第肆章
谷埔——景觀

撰文：王維仁、田夢曉、熊雨辰｜編輯：蘇子茗

作為沙頭角海南岸的系列海灣河谷沖積平原之一，谷埔的河谷沖積扇三面被山嶺包圍，面海的窪地平原向內延伸為山谷間的狹長谷地。百年來沖積扇平原歷經泥灘、築堤、稻田與海水入侵的不同階段，發展成為目前大面積的紅樹林與蘆葦濕地，加上臨海的長堤和兩端的海岬和石灘，形成了谷埔特有的自然景觀。谷埔最主要的溪流沿著山谷自南面高地注入濕地平原，配合老圍及田心周邊的溪谷，將山嶺豐沛的溪水帶入濕地中央，同時在山坡前的緩衝地，形成濕草地和零散的沼澤地，以及休耕的農地和灌木林。面積不大的谷埔擁有濕地、林地、河溪等多元類型的景觀，包括鹹淡水沼澤、蘆葦床、次生林、風水林等，具有重要的生態價值。就文化地景的角度看，谷埔的幾組聚落建築無論環繞濕地或沿溪谷延展，都展現出與自然生態環境的互動和協調。

堤岸阻隔海水形成鹽淡水交匯的谷埔中央濕地

一｜谷埔景觀的演變

1950年代的谷埔景觀（來源：何瑞庭）

谷埔與南涌、鹿頸、鳳坑類似，是沙頭角海南岸的系列河谷沖積平原之一[1]。谷埔的地理範圍雖然不大，但是景觀豐富宜人，擁有濕地、林地、河溪等多種生態環境，包含鹹淡水沼澤、樹林、蘆葦床、次生林、風水林等多樣的景觀資源，是船灣郊野公園自然系統的一部份，具有重要的生態價值[2]。同時，就景觀歷史的角度看，谷埔的幾組聚落建築，不論是環繞在濕地周邊或是沿著溪谷延展，都展現了背山面水與林地環繞的風水格局與文化地景。

谷埔今日獨特的景觀和生態多樣性，是客家居民遷居於此後的幾百年間，人與自然的互動所共同塑造，同時也見證了人類活動與自然環境間此消彼長的關係。谷埔的景觀演變過程可以分為四個階段來觀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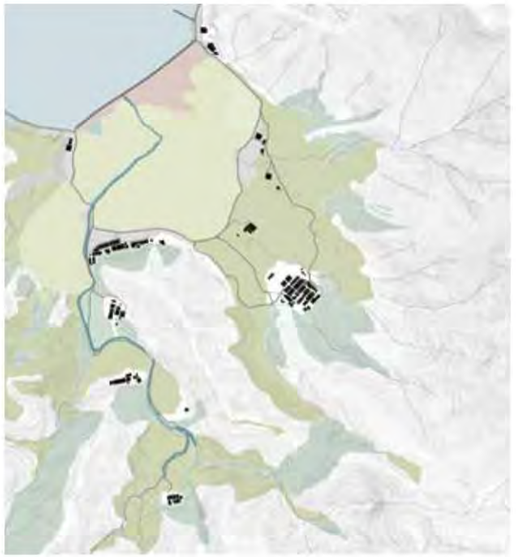
泥沙灘塗（-1900）

1890 - E. G. Young 中尉繪製的香港對面的內地地圖（來源：hkmap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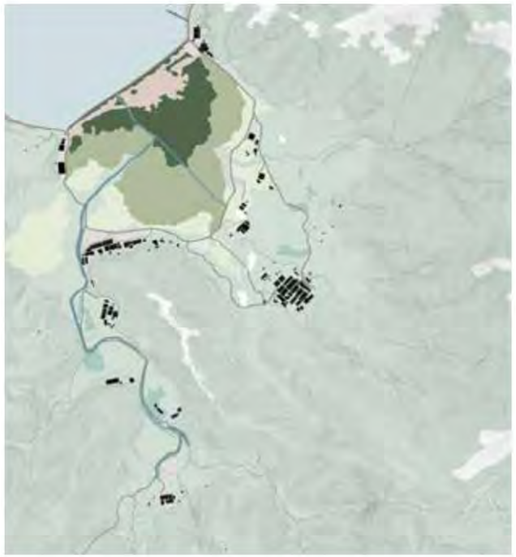
谷埔景觀格局演化的第一個階段，是泥沙淤積及灘塗生長的過程。這一過程前期非常漫長且緩慢，幾乎從海灣形成一直持續到谷埔的客家移民定居，但在後期的人工圍墾和促淤活動中急劇加速。

谷埔灣是沙頭角海南側序列海灣岬角的內灣之一。作為突入海中的陸地部份，岬角周圍的潮汐漲落相對較大，泥沙運動劇烈；而被岬角環抱的內灣海水相對平靜，是一個相對封閉的水體環境，水流速度慢，更容易發生泥沙淤積。谷埔灣內的低窪沖積平原，是長久以來潮水帶來的泥沙自然沉積發育的結果。泥沙淤積之地即為灘塗，是一種在沿海大潮的高潮位與低潮位之間的潮浸地帶，也是一種處於水陸動態變化的中間狀態。早期客家移民抵達谷埔，基於數百年來珠三角地區累積的經驗，通過人工的圍墾、引淡洗鹽等措施，逐漸地在谷埔形成可耕種的土地。

在自然淤積的初期，潮水中的泥沙沉積於海灣回流處，形成可以被人工圍墾的淺灘。這個階段的淺灘一般水深二至三米，利於魚群活動，故民間稱為圍墾活動的「魚遊階段」。經過一段時間的持續淤積後，灘塗田坦在漲潮時仍然沉於水中，但低潮時已經可以露出水面。此時的淺灘狀態更接近我們現在看到的濕地沼澤，非常適合彈塗魚等濕地生物活動，也因此吸引鶴、鷺等飛來覓食，稱為「鶴立階段」[3]。可以看出，灘塗田坦不僅是重要的土地資源和空間資源，也蘊藏著豐富的生物和海洋資源價值。歷史時期的居民均會綜合利用灘塗田坦資源，谷埔的客家先民想必也不例外，除了直接捕撈灘塗中的蝦蟹魚類等生物資源外，還可以通過人工活動使自然淤積加速，讓灘塗地早日成為可以種植的耕地。當田坦逐漸露出水面，由於淺水層的降低，田坦表面得以通氣，開始了氧化和脫鹽的過程，並隨著有機質的增加，潮濕的灘塗表面逐漸



沙頭角及南岸景觀型態演變：1960年代
（來源：香港大學建築學院園境建築學部Ivan Valin團隊）



沙頭角及南岸景觀型態演變：2024年
（來源：香港大學建築學院園境建築學部Ivan Valin團隊）

潮間帶泥灘　紅樹林　蘆葦沼澤　季節性濕地
魚塘　灌溉農田　休耕農地　密林
菜地/硬地　礁石/沙灘　溪流/溝渠　道路/堤壩

變成暗灰色[4]。此時，一些濕地植物，如秋茄、老鼠簕等，可以在上面生長，故稱為「草坡階段」。同時，居民也可以在田坦上人工種植鹹草而加速泥沙的淤積，促進土壤的形成。經過種草3至5年後，泥土日益堅實，鹽鹼性日漸降低，居民便可以開始嘗試種植鹹水稻了 。

在十九世紀中後期的歷史地圖中，谷埔灣的海岸線已經從接近半圓的弧形，拉直成了微曲的月牙形。可以推測，此時谷埔灣內的灘塗田坦，已經在自然和人工的作用下快速淤積，至少達到了鶴立階段或是草坡階段。因此，與其他地區的圍墾活動一樣，谷埔大約在這個時期開始拍圍——建堤墾田抵抗潮汐的侵蝕，以保護即將形成的耕地。

建堤墾田 (1900 - 1950)

1904- W J Newland 編製的首份九龍新界綜合地圖沙頭角區域
來源：hkmap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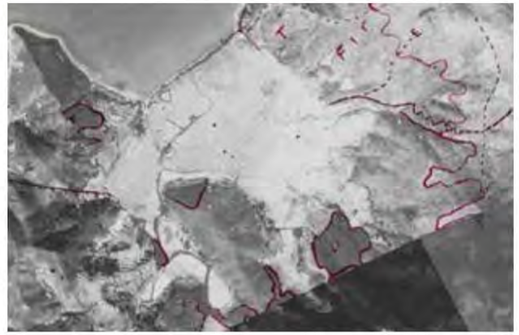
1929 - 以皇家空軍在1924/5年拍攝的空中照片為底圖繪製
來源：hkmaps

谷埔景觀演變的第二階段從修建谷埔海堤開始，是通過圍墾農田以及梯田開發而擴大農業生產的一個過程，大約從二十世紀初持續到二十世紀中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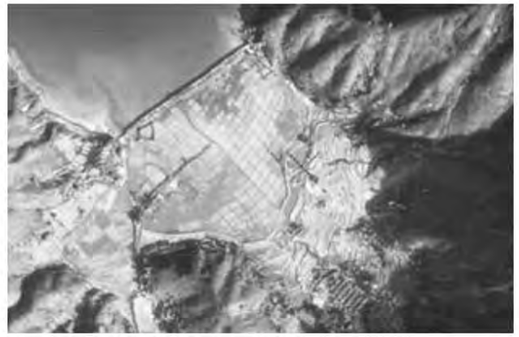
堤壩及內灣

在1904年的地圖上，第一次明確地標識出了谷埔海堤的存在，說明此時的海堤已經修建完成[5]。谷埔和南涌、鹿頸一樣，都是沙頭角海南側的低窪地帶，大潮或颱風季節時，村落經常被淹沒。堤壩修築的目的之一便是防治潮汐，雖然不能完全避免聚落和山谷內耕地被浸泡的問題，但也大大降低了鹹潮倒灌的頻率。而築堤的另一個重要作用，便是完成圍墾的最後一步——以土石為基礎，建造堤防將即將成熟的灘塗田坦圈起來，圍海造田、開墾耕地。同時在堤壩兩側設置水閘，漲潮時，水閘放下，海水不至於灌入基圍內。肚溪的淡水自西側注入基圍，為鹹田洗鹽並補充淡水，若是堤內水位高於堤外，可以打開圍堤水閘以便溪水流出。

十九世紀末的谷埔的築堤建壩，大幅影響了二十世紀谷埔的產業結構[6]。十八世紀末十九世紀初，正是沙頭



1924 - 以 HMS Pegasus 航母為基地的飛機在 12,000 英呎高度飛行時拍攝的影像，成為 1928 年地圖的基礎，GSGS 3868
（來源：hkmaps）



1948 - 聯合空中偵察情報中心 (JARIC) 檔案中 1948 年 1 月 20 日第 81/RAF/0212 架次從 25,000 英呎高空拍攝的圖片（來源：hkmaps）

角地區人口快速增長的時期。當時的谷埔已經發展成僅次於沙頭角墟的第二大村落，人口達到五百多人。而除了谷埔灣的大片窪地，谷埔聚落所在的丘陵谷地中，可耕種田地其實相當狹窄。可以推斷，谷埔的先人在這個時期耗費大量的人力和資金修建了堤圍，不僅僅是因為當時灘塗田坦的自然狀態已經到了需要拍圍的階段，更因為只有建堤墾田，才可以增加可耕作面積，保證農業生產以緩解日益龐大的人口帶來的糧食需求。到了1920年代，谷埔堤圍內已經基本圍墾成鹹田，可以種植稻米和粗糧，然後逐漸發展到1960年代稻米到生產高峰[7]。

梯田及溪谷

圍墾鹹田並不是增加農業生產的唯一方法，在山體緩坡開墾梯田也是重要的途徑。客家移民在遷徙定居的初始，平原良田大多已被開墾佔據，為了避免糾紛及防禦盜匪，他們大多會選擇偏遠山區相對較為安全的地帶。在山地開墾梯田、在河谷擇平地耕種，以農業為主，養殖及捕魚為輔，是沙頭角地區的客家居民歷史時期的主要生活生產方式。谷埔也不例外。

在1924年的航拍圖上，清晰地展現出老圍東西兩側，兩條狹長谷地中已被開發成了梯田。在新圍西側與啟

谷埔梯田（來源：何瑞庭）

才小學之間分佈了大片平坦的水稻田，而小學西面白梨山的東側，整個山坡地則完全被開發成為梯田。除此之外，沿著溪谷分佈的二、三、四、五肚的村前及臨近的坡地，也都被開墾為稻田。在1948年的歷史高空航拍圖中可以看出，梯田的面積進一步的擴大。老圍與圍墾鹹田之間的緩坡，已經被全部開發成耕地，而田心村的幾棟大宅則散落在耕地之中。到了1950年代，可以說谷埔村內的緩坡和山谷，幾乎已經佈滿了梯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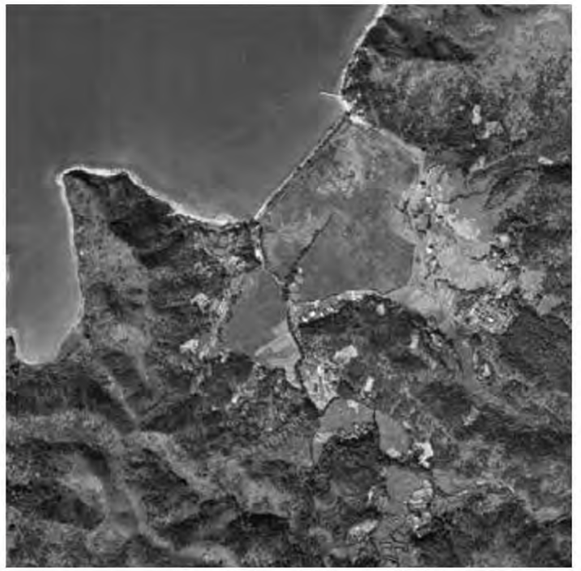
水田的大範圍開發需要依賴於淡水灌溉，而谷埔的天然溪谷無疑地提供了絕佳的供水保障。沙頭角的客家居民在開墾山地、利用山溪灌溉水田的過程中，也發展出諸如攔截山溪的小壩、或用於蓄水的陂堰等水利設施，引導水流進入田地作為灌溉之用，或以水閘控制排放以防水源流失[8]。如果順著谷埔肚溪溯溪而上，至今仍然可以見到這些小型水利設施的存在。例如村民在三肚和四肚之間修建的小壩，讓河道呈現出台階的形式。這些小壩既保證了水深，方便附近居民的日常使用，又保障了壩下溪水的流速，防止泥沙在河道中的淤積。又比如村民在四肚與五肚之間的肚溪上游修建的陂堰，既解決了幾條山溪交匯處的水流導向問題，又滿足了溪流上游的蓄水需求。

休耕還林(1950-197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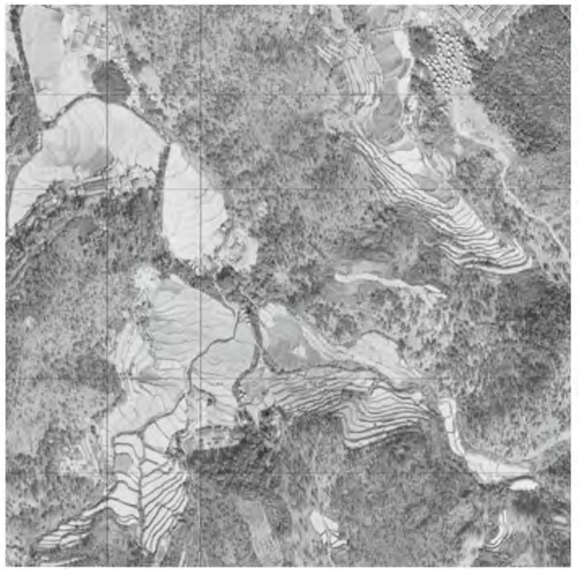
從二十世紀中葉至1970年代中期，是谷埔景觀演變的第三個階段。這段期間谷埔的灌溉農田規模開始縮小，耕地逐漸荒廢。1962年強颱風溫黛襲港，強烈的風暴潮使大埔、沙田及沙頭角地區大量農田受災。谷埔也不例外，灣內圍墾的農田再一次地被鹹水淹沒。在1963年的歷史航拍圖上可以看出，谷埔灣北側的灌溉農田肌理已經變得模糊，海水和鹹潮的浸入，讓北側農田幾乎二分之一的地方呈現出了沼澤的狀態。這個時期雖然谷埔灣內的水田開始呈現減少的趨勢，但山地梯田的開墾範圍仍在擴大，達到近百年來的開墾高峰。其中，不但田心村後的梯田一直沿著山谷向南開墾，二、三、四、五肚周邊的梯田也繼續地向山坡擴展，而老圍周圍的梯田發展，更進一步地與風水林連在一起，將老圍完全地包圍。

這種梯田擴大的趨勢終止於1968年。1968年，船灣淡水湖落成，同年，港英政府頒佈新界居民的移民英國的政策。船灣附近的引水道造成了大量的水土流失，影響了谷埔農田的淡水的灌溉水源，村民難以耕作。加上港英政府的移民政策，引發了1960年代後，谷埔村民大量的移民海外或進城打工。農業勞動力的不足，讓農業種植不再是谷埔主要的生產生活方式。

到了1970年代，谷埔堤壩內側的水閘附近，由於頻繁的潮汐作用而發展出潮間帶泥灘地，包括田心何氏大宅的西北側的鹹田，都逐漸地變為濕地沼澤。在1974年航拍圖上可以清晰展現出，從1964到1974的十年間谷埔灌溉農田的退化情況。谷埔灣內依靠建堤圍墾的灌溉農田，到了1974年基本已經大部分部廢棄，成為濕地沼澤，僅有南側的四分之一保持草地的狀態。同時，新圍西側與啟才小學之間的耕地範圍，水稻田也已經縮減到原本面積的一半。同一個時期，谷埔的梯田也開始退化，尤其在田心後側的山坡上，退耕的範圍最廣的區域，更僅剩下十幾階的梯田而已。1970年代中後期，谷埔村民基本完全放棄種植稻米，僅存保留的山地梯田，則多半改為果園，種植年桔、鳳梨等經濟作物。



1974-谷埔航拍（來源：hkmap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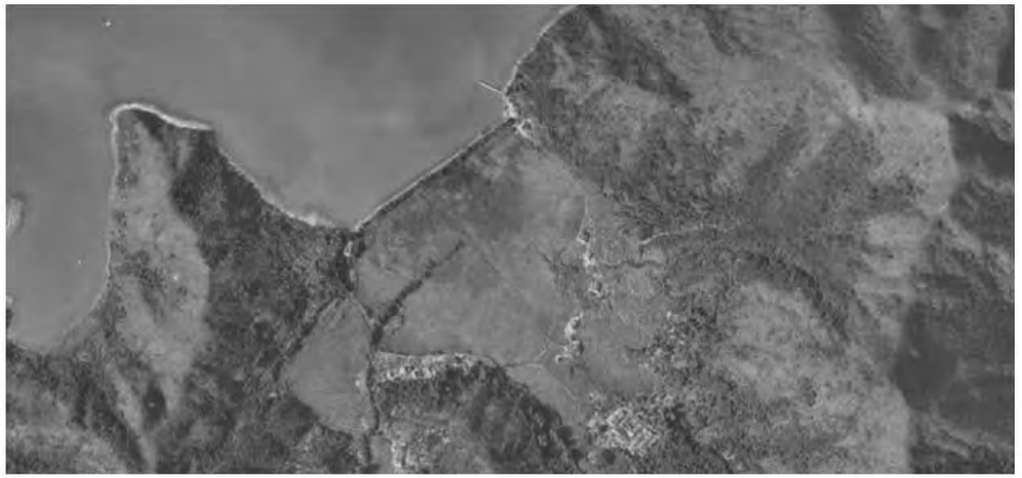
1969- 谷埔梯田（來源：hkmaps）

濕地演替(1975 -)

自1970年代中期至今，是谷埔景觀形態形成的第四個階段。至1975年，谷埔灣中的低窪地的大部份區域已經演化為濕地沼澤。新圍西側的灌溉農田已經完全消失而演變成季節性濕草地。大量農田已經休耕，仍然保留的農耕用地主要集中在田心與後山的緩坡上，並在之後的幾年中持續退化。到1982年，谷埔基本已經完全休耕廢棄，坡地上開始生長新的植被，逐漸融入林地之中。在1980年之後的三十餘年間，谷埔休耕農田持續野化，聚落附近的開闊平地，例如三肚村落前的休耕地以及新圍西側原本的水田，大多演化成了草地和季節性濕地。聚落周邊的坡地梯田，也因為退耕還林，而重新恢復為灌木和喬木等植被的生長地。谷埔濕地演替出鹹水沼澤、蘆葦叢和較為稀疏的紅樹林等多樣的景觀。比較有趣的是，紅樹林在最初階段的生長，依然沿著原本農田的田埂延展，因而在濕地中劃分出了農田肌理般的方格網，見證了由農田轉為濕地的地景痕跡。

今天谷埔灣較為穩定的地貌景觀：谷埔海灣和海堤，圍合出了中心扇形的谷埔濕地，緊鄰堤壩的一片區域由於頻繁的鹹淡水交換而形成適宜紅樹生長的灘塗環境，再逐漸地轉變為茂密的紅樹林，而由山谷肚溪流入濕地的小徑周圍，也有比較茂密的紅樹林生長。紅樹林周圍為大片的蘆葦床，周邊被以鹵蕨組成的灌木林和季節性濕草地所包圍，灌木叢和季節性濕草地一直延伸至新圍西側的空地。內灣這一大塊區域一年中大部份時間均為濕地，也最容易被海水漫浸。田心後面的山坡草地，大量的灌喬木已經開始生長，而老圍周邊曾經被開墾為梯田的谷坡地，也已經完成了次生演替，由梯田變為草地，並逐漸地重新生長林木而轉為林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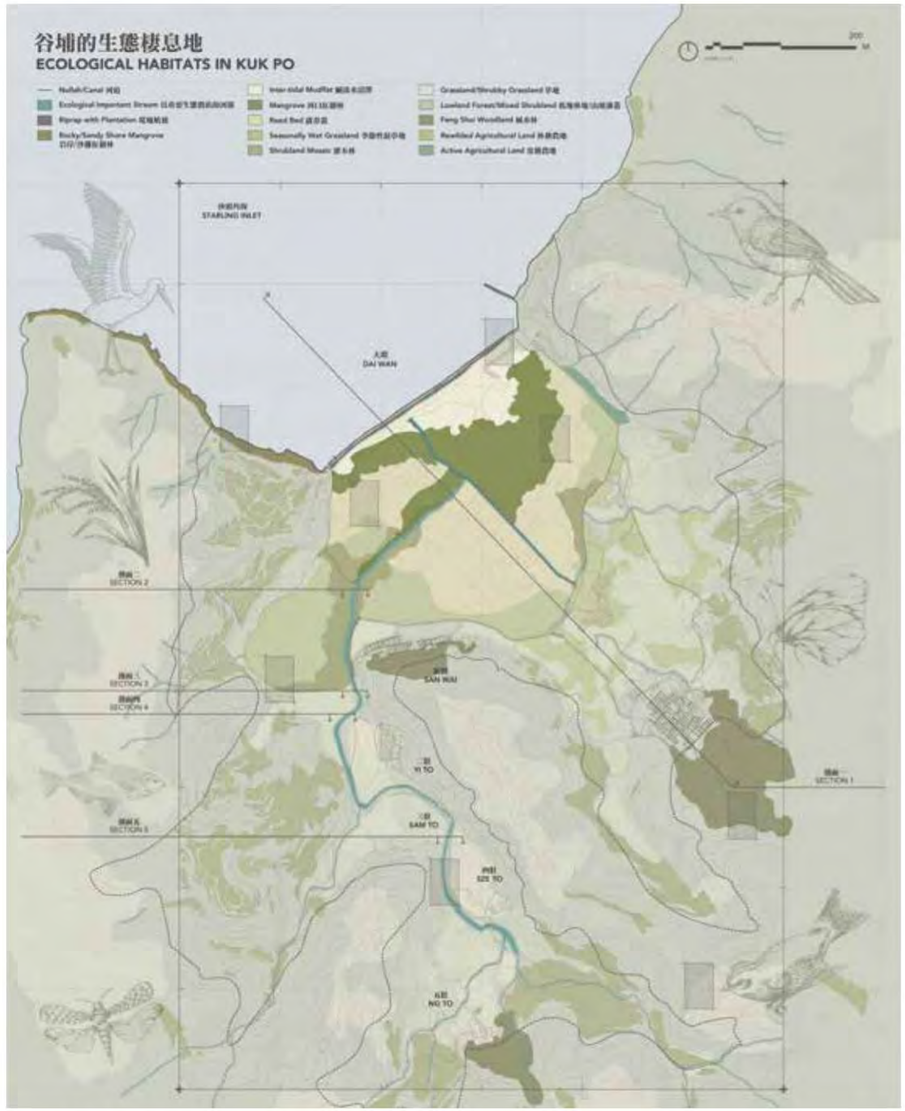
在谷埔築堤前後的這兩百年裡，客家居民從定居到改造自然環境，經歷了自給自足，以及人丁興旺與農業發展的歷程，又在近代香港商貿經濟的大環境下，離開農業而逐漸移民海外。谷埔灣在海岸自然淤積的基礎上，經歷了建堤墾田、農田退化和休耕農田重新野化的過程；同時，也見證了自然林木被人為的農業改造後，再而荒廢還林而次生演替，重新復育成為自然林地的過程。



1982 - 谷埔航拍（來源：hkmaps）

1993 - 谷埔航拍（來源：hkmaps）

谷埔中央濕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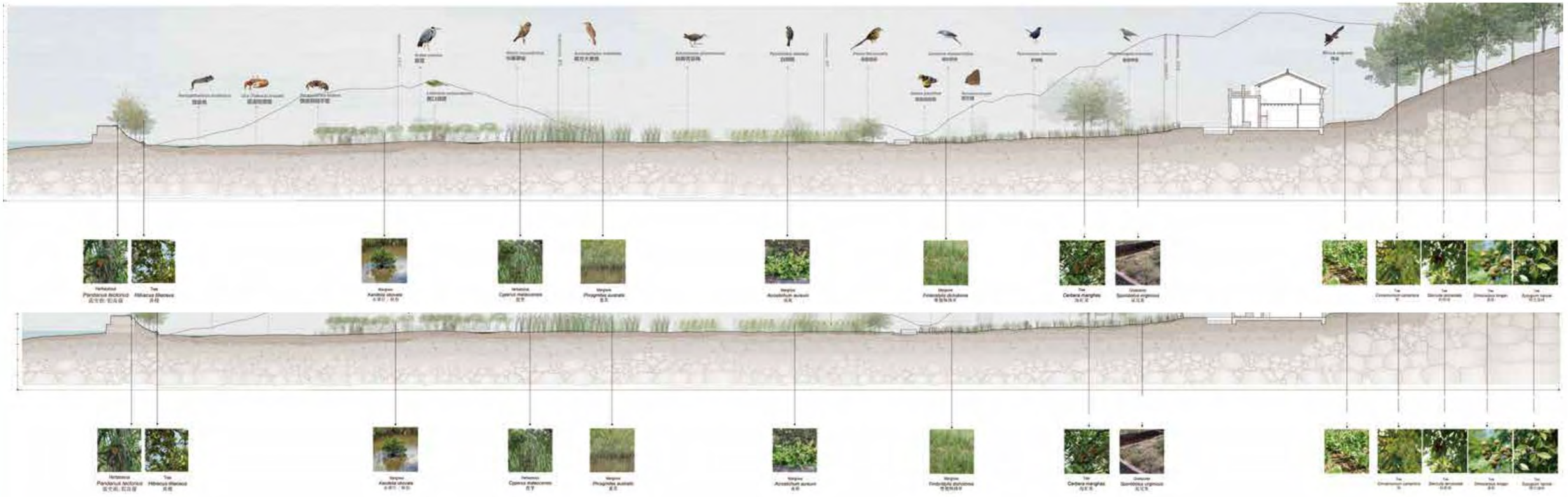
谷埔的生態棲息地

二｜濕地生態景觀

谷埔中央濕地航拍

生態環境，是指物種或者物種群賴以生存的整體環境。谷埔山谷環繞的海灣地理環境，經過多年來的景觀演替，包含了濕地、紅樹林、天然河溪等多樣的生態類型，孕育著許多具有保育價值的動植物物種。中心濕地生長著包括水蕨及尖瓣花等濕地植物，與周邊的天然林地一同成為各類動物的理想棲息地。環繞谷埔聚落的林地與船灣郊野公園在生態上緊密相連，樹木種類豐富，生長狀況良好。據嘉道理農場早期調查，在谷埔共記錄到了200餘種植物物種，其中9種具有保育價值[9]。這些都展現出谷埔所具有的景觀價值與生態多樣性。

谷埔的濕地主要集中在沿岸窪地，也就是早期的圍墾區域，並可以細分為紅樹林、鹹淡水沼澤、季節性濕草地和蘆葦床等幾種生態系統，交互影響提供了不同物種多元的棲息地。



谷埔濕地剖面及動植物

紅樹林

紅樹林通常生長在海岸邊緣受周期性潮水浸淹和淡水河流沖刷同時影響的灘塗、軟灘，是從海洋向陸地環境過渡的獨特生態系統，具有重要的生態價值及社會經濟價值[10]。谷埔紅樹林屬於漁護署所列出的63片紅樹林之一，主要分佈於中心的濕地臨近堤壩的潮間帶泥灘處[11]。從鹿頸前往谷埔的海岸邊緣也有大片連續的分佈。

紅樹林作為一種生態系統，它不僅包含有紅樹植物，也包含多豐富的草本、藤本、木本植物。紅樹植物則又可以分為真紅樹和類紅樹。一般來說，真紅樹生長在經常被潮水淹沒的潮間帶，而類紅樹則通常生長在真紅樹種群後部的後灘位置，較少被潮水淹沒。在漁護署所列出的全港八種真紅樹品種中，谷埔紅樹林中至少可以觀察到六種，包括水筆仔、木欖、白骨壤、蠟燭果、鹵蕨等[12]。臨近谷埔堤壩的地方以及臨海灘地上多為真紅樹品種，以水筆仔為最多，鹵蕨則分佈在中心濕地中。黃槿、海杧果是谷埔最常見的類紅樹，多分佈在從鹿頸前往谷埔的小徑邊和近山坡處。沿著海岸步道，可以見到黃槿盛開的大花朵和心形的葉子，以及海杧果零星分佈的紅色葉子和果實。

類紅樹

谷埔最常見的類紅樹為黃槿，主要分佈在瀕海地區，具有強健的生長特性、迅速的生長速度以及對風和潮濕環境的耐受能力，成為海岸地區防風的優質樹種。在適宜的環境條件下黃槿可以全年開花，大而醒目的黃色花朵也是識別的關鍵特徵。花朵壽命很短，在一兩天內可以從黃色逐漸轉變為橙黃色，有時在變色之前就已經飄落到地面。

另一種海岸常見的類紅樹是海杧果，是一種分佈在沿海沙地或近海河流兩岸的常綠小喬木。雖然其葉片和果實外觀與芒果相似因而得名，但海芒果含有白色的有毒乳液，種子的毒性尤為強烈也被稱為「自殺樹」（Suicide tree）。白花海杧果的花朵為白色，核果呈圓形在成熟時變為紅色，果皮光滑內部含有木質纖維層，使得果實在海中能夠保存一段時間，更能夠通過海流傳播種子。

海岸紅樹林

真紅樹

相較於類紅樹，真紅樹對環境的適應能力更為卓越，也更能代表鹹淡水交匯處獨特的生態環境。谷埔中央濕地中真紅樹的特徵及其獨特的生存環境，自然成為沙頭角地區紅樹林生態保育重要的一個環節。

由於紅樹的生長環境面臨有氧或無氧的交替狀態、以及鹽度的變化和不穩定的水土轉換，因此逐漸演化出了多種特殊的構造，從繁殖方式、葉片、根系等多方面發展，配合適應特殊的海岸生態環境[13]。

繁殖方式是形成紅樹林發展的關鍵。面對海岸生長的環境的不穩定，普通植物的種子容易被海風刮落，種子成熟後落入海中還將面對潮汐漲落，難以生根發芽。紅樹植物的繁殖具有「胎生」現象。種子在紅樹母體就開始生長發芽，形成掛在樹枝上的筆狀胚軸。胚軸成熟後落入潮濕的泥土中，即可加速成長成為樹苗，大大增加了紅樹的生存機會[14]。谷埔最常見的秋茄和木欖就是典型的顯胎生紅樹植物。其中木欖的胎生苗通常較為粗短呈深綠色，而秋茄的黃綠色幼苗細長如鉛筆狀懸掛在母體樹枝上，俗稱「水筆仔」。

葉片鹽腺是紅樹林植物的主要特徵。為了在高鹽度的環境下調節體內的鹽份以更好的生長，一些紅樹品種的葉片長有鹽腺，通過鹽腺將體內多餘的鹽分排出葉面。一般在具有鹽腺的泌鹽紅樹植物的葉片表面，都可以看見白色的鹽晶體，而谷埔濕地的蠟燭果和白骨壤都具有這種奇特的葉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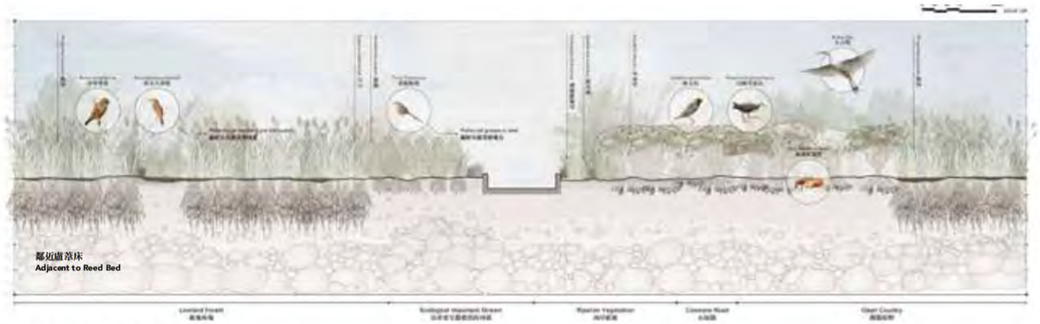
根系發展是紅樹林生存的關鍵。紅樹生長的土壤通常鬆軟基層不堅實，為了可以穩固生長而不至於被潮水沖走，紅樹植物的根系必須非常發達。秋茄的樹幹可以生長分化出「支柱根」，讓扎根範圍更為廣泛，常呈現拱形隆起突出；而白骨壤的「纜狀根」在土壤中橫向伸展，以擴大對泥土的固著能力。由於生長在經常被海水浸沒而缺少氧氣的區域，一些紅樹植物還分化出不同形態的氣根或者呼吸根，以便在浸滿水的灘塗和泥土中進行氣體交換[15]，例如白骨壤的主幹四周有細長的指狀呼吸根，可以突出地面幾十公分方便氣體流通。

因為紅樹植物的特殊的構造和機制，讓海岸紅樹林成為潮間帶中的重要生態系統，提供眾多動物棲息和繁殖地，紅樹林植物的落葉和枯枝，更為這些生物提供了源源不斷的食物來源[16]。谷埔的紅樹林吸引了彈塗魚、大彈塗魚、招潮蟹、相手蟹等魚蟹生物在此棲息，因為這些豐富的魚蟹物種，又吸引了衆多白鷺

谷埔海岸的紅樹苗

鷺等鳥類，以及蛇類、蛙類等前來覓食，逐漸形成了相對完整的食物鏈。除了棲息濕地的大小白鷺，沿著堤岸草地常見的還有蒼鷺、牛背鷺等各種鷺鳥。從鹿頸前往谷埔的小徑邊，和谷埔中央濕地中的類紅樹林，更棲息著衆多的昆蟲類生物。由於谷埔植物種類繁多且陽光充足，為多種蝴蝶和蜘蛛創造了理想的環境，包括顏色鮮艷花紋別致的玉帶鳳蝶，報喜斑粉蝶等，以及大型蜘蛛如人面蛛。這些昆蟲同時也為鳥類、蛇蛙提供了更多的的食物選擇，在谷埔形成了相對完整的生態食物鏈。

沼澤及蘆葦床



谷埔蘆葦床剖面示意圖

與紅樹林類似，沼澤也是濕地從水生環境向陸地環境過渡的特殊生態系統，通常出現在水體邊緣，例如河口、海灣和潮間帶區域，具有豐富的生物多樣性，是眾多野生動植物理想的棲息場所[17]。谷埔的沼澤可以分為淡水和含鹽的半海水兩類。三肚等村落邊的低地中，零星散落著少數小片的低地淡水沼澤，是在灌溉水田廢耕後演變而形成的。如果附近沒有穩定的水源，這些沼澤很大可能會逐漸被陸生雜草所佔據，慢慢變成陸地或者季節性濕草地。淡水沼澤中生長著豐富的水生植物，也吸引著各種不同的鷺鳥，在谷埔的淡水沼澤附近，最常可以看見的是喜歡與牛群相伴的牛背鷺。

谷埔最主要的大片沼澤分佈在谷埔灣內的濕地中，屬於鹹淡水交界處的沼澤，由谷埔肚溪注入濕地的淡水以及鹽度較高的海水混合而成，產生了獨特的水文環境。鹹淡水交界處的沼澤通常與潮間帶泥灘、紅樹林等連接在一起，植被相對單一。谷埔的鹹淡水濕地以蘆葦為主，形成了香港少數的面積較大的蘆葦床生態環境。蘆葦沼澤茂密的枝葉，不但為各種鷺鳥提供了隱蔽繁殖場所，同樣亦是蝴蝶和蜻蜓理想的棲居地，例如珍貴的斑灰蜻和寬鍔弄蝶。

季節性濕草地

谷埔濕地內部大範圍存在著季節性濕草地，特點在於土壤狀態會隨著季節和氣候的變化進行轉換，交替出現沼澤地和草地。季節性濕草地的生態系統呈現著一種動態的變化，並在一年中的不同時期呈現不同的景觀。當水位上升時，部份區域會暫時性被水淹沒，形成沼澤狀的景象；而在其他時候，則與一般的草地無異。

谷埔季節性濕草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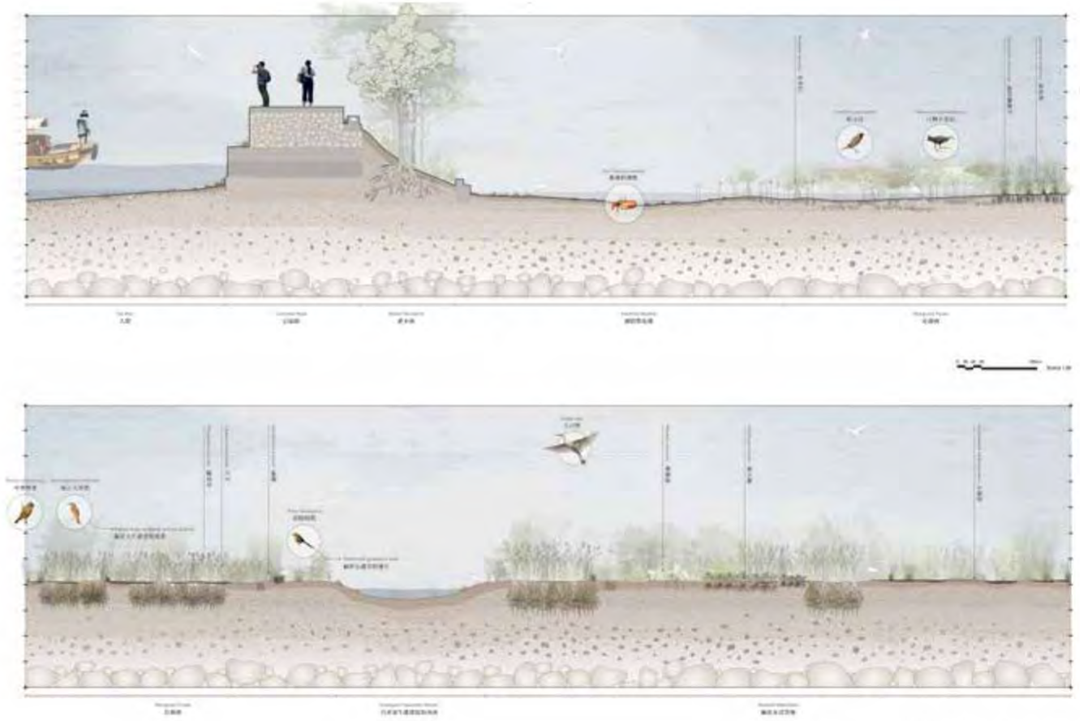
在季節性濕草地中，主要的植物包括鹵蕨、假菠蘿、以及黃槿。鹵蕨是這一種生態環境的優勢植物，耐鹽性使其能夠在高鹽份的土壤中茁壯生長。假菠蘿和黃槿等類紅樹物種在濕草地也能生長，它們對含鹽的環境也有較好的適應性，但不能長時間浸泡在鹽水中。

整體來說，季節性濕草地的植被低矮，空間開闊，光照良好，吸引了眾多生物在此停留或棲息，包括了眾多昆蟲類、鳥類以及兩棲爬行類等小型生物。濕草地常見的昆蟲類包括了黃蜻、斑灰蜻、寬鍔弄蝶、珀灰蝶，鳥類則有中華攀雀、中白鷺和牛背鷺，此外還有兩棲爬行類的沼蛙、虎皮蛙、橫紋後棱蛇等物種。在二肚和新圍行至田心的小徑兩旁，是蛙類的棲息地，由於蛇、蛙的棲息條件相似，因而此處蛇也多。除此以外，濕草地上偶爾也會有黃牛群在這裡停留，讓物種更為多樣同時也保持了生態的穩定自足。

潮間帶泥灘

堤壩附近的潮間帶泥灘

谷埔濕地生境中的潮間帶泥灘，是在海洋和陸地交接處的以泥沙或者泥粘土等為基質的灘塗。泥灘是濕地中最容易受到潮汐影響的區域，隨著潮漲潮落被海水淹沒或者外露。谷埔的潮間帶泥灘緊靠與堤壩的水閘附近，因此也可以通過控制水閘的開合而控制潮水的進入和排出，從而調整泥灘內的水位高低。除了普通潮間帶泥灘常見的蟹類、藻類、貝類等生物外，谷埔的泥灘生境中還可以觀測到罕見的圓尾鬆活動。鬆又被稱為馬蹄蟹，已存在數億年，有「活化石」之稱。儘管成年的馬蹄蟹在海底生活，但卻會在泥灘上交配、產卵，幼年期的馬蹄蟹也在泥灘上生活[18]。谷埔的潮間帶泥灘正為馬蹄蟹提供了合適的生存環境。在陰涼潮濕的天氣，泥灘上的各種螃蟹更爲活躍且密集，也吸引了更多鷺鳥在此逗留。



潮間帶泥灘剖面示意圖

谷埔中央濕地生態系統主要有紅樹林、潮間帶泥灘、沼澤及蘆葦床以及季節性濕草地。

濕地生態系統

上述谷埔濕地中所涵蓋的這四種生態系統，在現實中不是分隔獨立，而是動態有機消長的整體，共同構成一個複雜多樣的生態網絡，呈現中央濕地豐富而複雜的動態生態景觀。在谷埔的這片大規模濕地中，植物的多樣性以及其有機的排列結合，為大量植物和動物創造了生存的空間，其總體分佈亦呈現著一個明顯的進程，由裡至外（從老圍新圍田心至堤防海岸），從季節性濕草地逐漸過渡到茂密的蘆葦沼澤，再經由紅樹林和潮間帶泥灘的轉變，最後延伸至海岸的紅樹林區域。主要的植物演替由抗鹽性的鹵蕨過渡到蘆葦，最終演變為適應濕潤環境的水筆仔。

這些生態系統的變化與它們距離海岸的距離密切相關。從濕地的最裡端靠近新圍老圍和田心到最外端靠近海岸，地勢逐漸下降水量逐漸增加，土壤中的鹽份含量也逐漸上升。因此，在同一片濕地中形成了三種不同的生態環境，為各種生物提供了適應不同環境的條件和機會。

從季節性濕草地到蘆葦沼澤，再到紅樹林區域，這幾個生態系統的邊界並不清晰固定，而是此消彼長，隨著環境的變化逐漸交替侵蝕。這種過渡空間的消長可能由多種因素導致，包括水位變化、土壤鹽份含量、氣候變化等。例如，隨著雨季的來臨，水量增加，季節性濕草地可能會逐漸轉變為蘆葦沼澤，因為蘆葦對濕潤環境更具適應性。同樣地，潮間帶的濕潤環境有利於紅樹植物的生長，因此紅樹林的擴展必然配合了潮汐變化的區位消長。季節變化、氣候波動以及人類活動的干預都可能導致生態系統的調整和轉變。例如，海堤的缺口導致更多的潮汐海水進入，帶動內灣紅樹林的發展；而氣候變暖也改變了植物的生長季節，進而影響生態系統過渡的空間與時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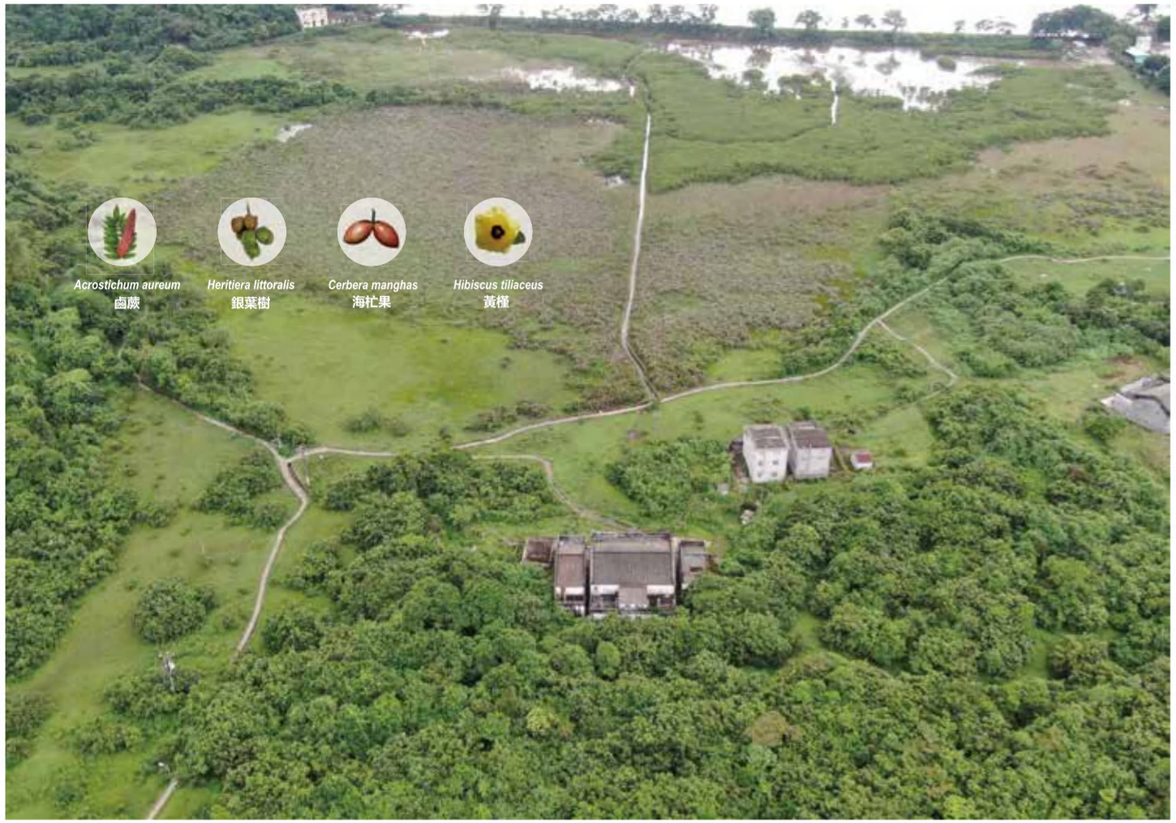
人類的工程干預、土地使用變化也可能對濕地生態造成影響，改變生態系統的動態平衡。譬如，谷埔中央濕地的邊界，嚴格而明確地由人工建造的混凝土人行道路界定。混凝土的路基就像一個長條的水壩，改變了道路兩旁的土壤與水份的正常流通，形成道路兩側不同的地下水位，也阻擋了濕地進一步向田心和新圍蔓延的可能性。

海岸紅樹林中的植物主要有類紅樹海杧果等，真紅樹水筆仔等。

海岸紅樹林中的生物主要有彈塗魚、小白鷺、黑口濱螺等。

蘆葦沼澤中的植物主要有蘆葦、莞芷、燈芯草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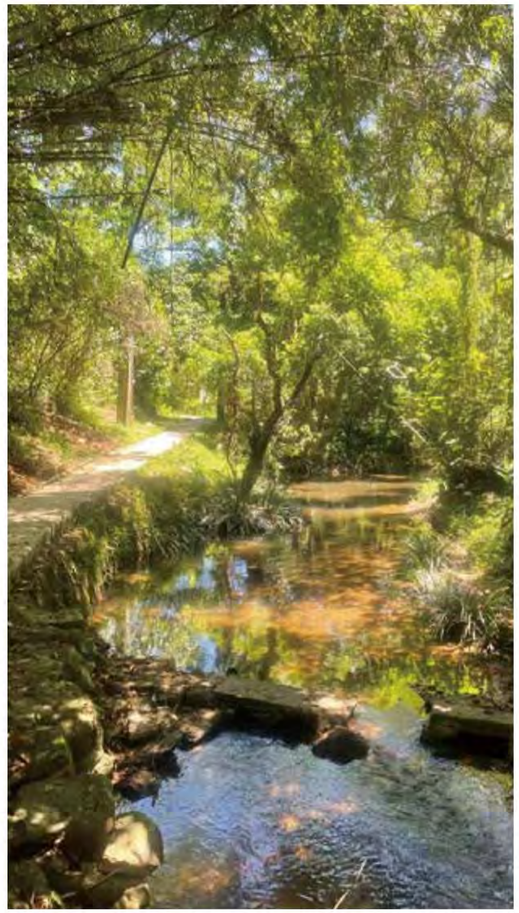
蘆葦沼澤中的生物主要有中華攀雀、牛背鷺、玉帶蜻等。



季節性濕草地中的植物主要有鹵蕨、銀葉樹、海杧果、黃槿等。

季節性濕草地主要有中白鷺、小白鷺、牛背鷺、中華攀雀等。

三｜河溪景觀



自然溪流

除了內灣的大片濕地，谷埔景觀的另一個重要類型是由南側的河溪景觀，也是谷埔海灣淤積發展成為濕地源頭。谷埔南側山區帶來的山水，經由河溪在上游、中游形成不同的谷地景觀，流入海灣成為沖積扇平原濕地。谷埔的自然河溪包括了西南面新圍後面最主要的肚溪，也包括了老圍和田心旁邊的小溪流。同時，谷埔的自然河溪在流入內灣的濕地平原後，中央濕地的自然和人工水道，也以不同的方式對濕地內部和周邊的生態景觀產生不同的影響。

谷埔的重要生態溪流（資料來源：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漁農自然護理署）

自然河溪

二肚與三肚間的溪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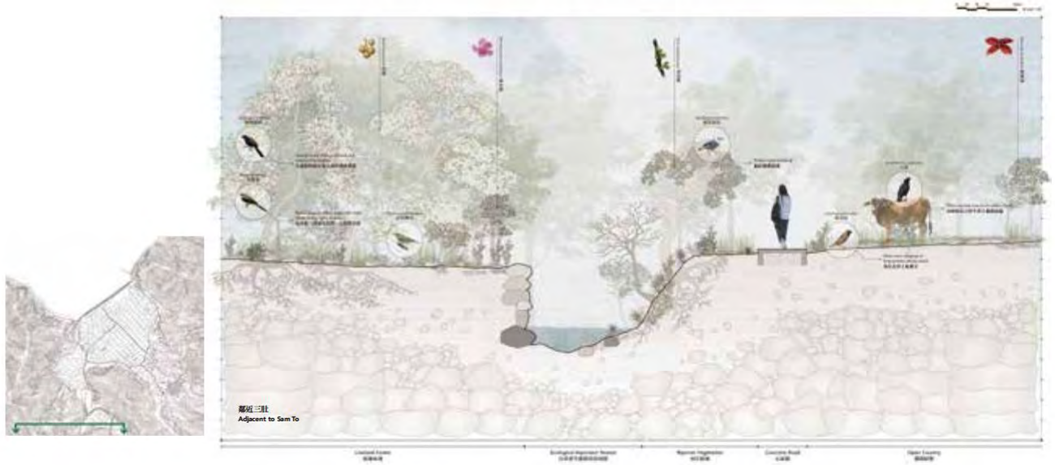
谷埔最大最長的河溪，由五肚流經三肚二肚，最後由新圍進入谷埔濕地。河溪其中約一公里長的河段，曾被漁農署鑒定為「具重要生態價值的河溪（EIS）」[19]。這個天然河溪沒有特定的命名，因為流經沿著溪谷的二、三肚和四、五肚等聚落，本文以肚溪稱之。除了肚溪的自然生態景觀之外，谷埔居民在長時間利用溪流資源的過程中，也構築了各種小尺度的水利設施，反映了人類與自然的長期互動

肚溪生態景觀

肚溪由五肚後山進入谷埔地區，由多條溪流匯聚而成，主要淡水源頭來自烏蛟騰山。肚溪的整段天然河溪在谷埔大致可以分為上游、中下游和下游三段，寬度由上游的一米逐漸增加為下游的三、四米左右，各有不同的生態環境特徵。

河溪上游位於五肚及其上段的溪谷，河溪地勢較為陡峭，河道狹窄，淺流區水流湍急。河溪底層的主要物質為石塊、卵石或粗砂礫等，水質清澈，但一般較少生物棲息。河溪在經過五肚平坦地後速度開始放緩，在四肚前和東側溪流交匯，進入位於三肚和四肚一帶的中游河溪。肚溪與支流交匯後河水流量增加，加上經過四肚後地勢開始平穩，河道變得廣闊而蜿蜒，水流的速度進一步放緩，生物多樣性較上游豐富。肚溪經過二肚之後進入下游，位於下游的肚溪地勢轉為平穩，水流變得淺而緩慢，一直到進入中央濕地。下游的河溪底層物質主要為細沙或泥，亦可見石塊卵石。由於水流比較緩慢，幼細的泥土物質開始小規模的積聚，讓河岸兩旁植物得以生長。由於水質清澈水流穩

肚溪剖面示意圖



肚溪剖面示意圖

定，因此在河溪下游可以找到不同品種的動植物，肚溪下游寶貴的生態資源孕育了多種具有保育價值的蜻蜓和淡水魚，包括香港鬥魚、弓背青鱂等[20]。

樹蔭和水氣帶來的特殊微氣候，調節了肚溪周邊的環境溫度和濕度。讓沿著肚溪河谷兩側的樹林，成為了昆蟲、爬蟲和鳥類理想的避暑棲息地，其中包括蜻蜓、蝴蝶、樹蛙和蜥蜴。沿著小徑可以觀測到多種珍貴的物種，包括玉帶蜻、梨花遷粉蝶、白頭鵯，花狹口蛙，成為谷埔另一個獨特而寶貴的生態環境。

三肚至四肚中間的水流階梯

位於五肚的瀑布

河溪水利設施

為躲避海盜，谷埔村民沿著肚溪一路內遷徙，並在該地形成了五個聚落，這些聚落共用同一水源，並共同保育和治理。五肚的選址位於肚溪兩個重要水源的中間。肚溪的上游源頭之一沿著五肚的東側，形成小瀑布後與另一條溪水交匯。肚溪的另一個上游源頭，則迂迴繞經五肚西側，在靠近四肚的位置與東側的溪流匯合。村民在兩溪交匯處修建了第一個堤壩和蓄水池，確保水流平穩匯合，並形成寬闊且緩和的水道。隨後，在四肚和三肚之間，村民進一步設置了一小段水流階梯，以確保河流暢通。肚溪進入中段河段，在三肚和二肚之間再次匯集了一條西側流入的小溪，最終形成寬約3至4米的平

二肚到新圍肚溪的步道

緩河道。村民在三肚和二肚溪水匯合後，再次設置了一個小壩對溪水進行最後的調控，使肚溪順利流經新圍，最終注入谷埔的中央濕地。

肚溪作為谷埔地理區域最大的溪流，也是與居民深度互動的河溪。構築小型的壩堰除了調節水量分配水資源，更可以減緩洪水的衝擊。當溪水的水位上升時，水壩可以減緩水流減少洪峰的壓力，平日村民更可以通過小水壩蓄積和調節水量，確保足夠的日常用水和農業灌溉。除了築壩，河道也還可以見到其他的人為痕跡。在上游靠近步道，水流沖刷容易引發崩塌的地方，常會見到河道邊人為鋪設的石塊，減少土石的侵蝕和坍崩。同時，居民也會搬開阻礙溪水的大石，保持水流的順暢，或者鋪設石塊引導水流防止積水，保持河道的通暢。當然，水壩或其他人為水利設施的干預，都會讓河溪原本的生態環境發生改變，水壩的水池或下游的河溪也會形成不同的棲息地，調整了自然的生態系統。

谷埔河道分佈圖

其他溪流

谷埔的河溪除了主要的肚溪，能形成具規模的谷地景觀與生態之外，其他的河溪都是小尺度的山溪，或是山坡地表逕流形成的小山溝。除了肚溪外，谷埔稍具規模的小溪，包括了老圍南北兩側的兩條小溪，以及田心何家大屋與李家大屋之間的溪流。溪流一個重要的源頭是降雨時的山水，一部份直接流入河溪，而更多的會滲透進入地下儲存在地下水層，乾旱的時候補充山溪的水源。谷埔這三條小溪除了未能形成具有規模的溪谷外，溪流的水量也隨著季節與天氣的差異而產生極大的不同。在夏季颱風或暴雨過後，水流洶湧的溪流，可以在旱季變為幾乎察覺不到的涓涓細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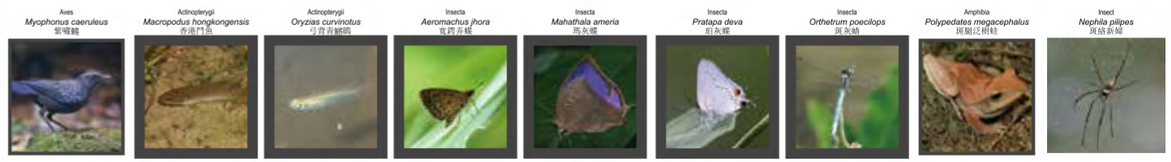
老圍當年選址必然考慮了風水地理條件，包括淡水資源的充足性。老圍兩側分別有溪流經過，與兩條溪水圍繞的五肚情況類似。然而，這兩條小溪流今天除了雨季時可以感受到充沛的水流，其他季節只留下一米寬的乾涸河床。老圍兩側兩條溪流的走向，第一條是位於老圍南側的小溪，上游穿越風水林邊灌溉南側的田地，之後蜿蜒斷續地經過公廁邊，部份流入水泥路邊的排水溝，連接接到濕地外圍水渠，最終與濕地融合。另一條小溪在老圍東北面，溪水從山上下來灌溉狹長的田地，經過一口水井後，繼續向前最終由田心楊宅附近匯入水渠進入濕地。第三條小溪穿過田心的何、李兩家間，經過老圍北側的步道，深入濕地東側的梯田山谷。在溪水流入中央濕地的前後，山溪引入的淡水分別讓田心草坡和濕地入口附近，發展了小規模的沖積泥沙和樹冠良好的植被，包括黃槿等類紅樹小型喬木。

在靠近老圍的溪流兩側，村民鋪設的石頭仍然清晰地顯示了早期人為的痕跡。位於老圍東北側的水井，表明此處的地下水層相對豐沛，乾涸的溪水在這裡又重新有了流動的水域。然而相比於從前，河道的流向已經發生了變化。橋下的河道幾乎乾涸而水流直接從旁邊的步道上跨過，在交匯處出現了一片大藻。河道的流向因自然條件的變化而發生改變，也暗示了老圍的水道現在缺乏足夠的監管保護。同時，這些乾涸的河道也凸顯了穩定且體量較大的淡水來源，對村莊的持續發展至關重要。老圍兩側的溪流水量較小且源頭較為單一，相比之下肚溪具有更為複雜的水系和多源頭的優勢，即使其中一條源頭乾涸仍然可以依靠其他水源繼續供水。

除了生態價值，谷埔的河溪是居民的日常生活重要的一部份。河溪的淡水資源在過去保障了谷埔居民的水稻生產，同時也依賴溪水資源，滿足飲用和洗滌等生活需要。前文提到村民在三、四肚間修建的小壩台階，調控水深和流速防止淤積，同時方便居民日常使用。而村民在四、五肚間修建的陂堰，除了蓄水外也同時調控山溪交匯的水流導向。而今時仍有村民定期組織清理河道，移除堵塞保持河道的清潔與暢通。這些都反映出村民生活與肚溪的緊密聯繫，成為谷埔生態環境獨特的人文景觀。

谷埔中央濕地內的水道包括了自然河溪與人工灌溉渠道。從空照圖上可以清楚的看到流經山谷的肚溪進入濕地後，在兩側留下的地景痕跡，也可以看到自中央將濕地一分為二的混凝土人工水道。這兩種水道分別以不同的方式，對周圍的濕地生境帶來了不同程度的改變：自然水道從濕地邊緣沿著水道釋放淡水稀釋鹹水，提供河道兩側類紅樹植物的生長環境；人工水道則將淡水一直帶到海提附近，而影響海提內側的潮間帶泥灘與植被棲息地。

天然河溪中的植物主要有鴨腳木、毛蕨、野牡丹等。



天然河溪中的生物主要有闊褶蛙、朱背啄花鳥、暗灰鵙鵯等。

濕地水道

中央濕地自然水道

中央濕地人工水道

濕地自然水道

肚溪從五肚流到二肚後，於新圍西側注入谷埔中央濕地，往東北方向形成一條約自然水道，為濕地注入了關鍵的淡水資源，也為周圍的淡水植被提供了清水。這條約500米長的自然水道兩側的樹冠突出濕地，成為濕地中植被最茂盛的一段。由中央濕地植物分佈圖可以看出，水道在初入濕地的階段，沿著溪邊兩側的區域逐漸發展為線形等集中樹林，由黃槿樹、露兜樹等類紅樹物種，逐漸過渡為大片的蘆葦與水筆仔（常見的真紅樹物種）。由於河溪為中央濕地帶來清淨的淡水，中和了周圍一定範圍內的鹹水含量，其河道所形成的幼細泥土積聚範圍也擴展變大，提供適合淡水含量高的幾種類紅樹，適宜生長的小天地。谷埔濕地的潮汐鹹水提供水筆仔及蘆葦等適應力強的物種大片的生存領域，也在濕地中創造了一個獨立於周遭的小型生態環境，讓這一小塊的淡水土壤上爭先恐後的加入了其他物種。雖然相對於整個濕地而言，河溪帶來的物種改變範圍很小，但物種也沒有放過任何發展的機會，給大片濕地帶來生態的多樣性。

濕地人工水道

在谷埔濕地的中間，橫貫著一條由田心楊家至海堤中央的人工水渠。這條水渠由混凝土建造而成，收集了老圍、田心背後山谷和坡地的山水，經由環繞濕地的水泥道和溝渠的引導，在內灣盡頭靠近田心楊家附近的路邊匯合注入濕地。這條人工水渠始建於1920年代谷埔築壩

中央濕地人工水道

完成後，在圍海造田的時期，為了輸送水源給稻田建立的灌溉渠道，方便在這一大片新圍出的田地上進行農作物的種植。最初僅有臨近堤壩的一段，連接濕地的自然河道。相對於天然水道對周圍生態環境所產生的物種變化，人工水道的引入方式呈現出相當不同的景觀模式。

1960年代後谷埔居民逐漸遷離，農田逐漸演變成了現在的濕地。保留下來的這條人工水道，因為混凝土隔絕了水道內部的水和周遭等濕地環境，它所帶來的淡水並沒有直接地滲入其周邊的泥土和水生態，也沒有像天然水道那樣對周圍的植被環境產生明顯的影響。從航照圖上看到，儘管人工水道將兩側的紅樹林分隔開來但植被基本上是連續的，因為水道兩側的鹽、水含量相似，維持了相似的植物組成。然而仔細觀察，又可以看到水流在人工水道中央，向東側以半弧形伸展出另一條自然水道，蜿蜒流向海堤邊的灘塗水塘。這條分支的自然水道，或許是人工水道中間的水閘或裂口，也或許是田心何、李兩家之間的溪流注入濕地後自然水道的分支，遇到混凝土的阻擋而平行人工水道往下流出。這些自然與人工水道帶來的淡水，最後注入濕地底端潮間帶的灘塗水塘，也把泥沙帶到堤壩的內側，沿壩發展成線形的小規模的類紅樹植物，成為堤壩上成排大樟樹的下沿植被。

人為水道凸顯了人類活動對生態系統的影響，以及由人工回歸自然景觀的過程中，某些結構的持續存在是自然與人居環境相互作用，人類的歷史遺存影響生態景觀的痕跡。

人工水道匯入潮間帶泥灘

人工水道與自然水道

周邊水道與步道

灌溉水道

除了像中央濕地的人工混凝土水道，在谷埔還留存著一些小範圍的灌溉水道。這些灌溉水道多半在農田邊，由人工在土壤上挖掘出一條二十餘釐米寬的小溝渠，引導水從農地流往中央濕地。例如田心邊的兩條小水道自山上流下，和小部份農田短暫交匯後，順著農地挖的水渠進入濕地。新圍有一條人工挖掘的溝渠專門由農田導向濕地，作為農田排水系統的一部份。在乾旱季節，這些水渠能從附近的水源引水到農田，用來引導分配有限的水資源。在多雨水季節，這些水道將過多的水份引出農田，確保農作物生長土壤的濕度適宜，最後到達濕地，成為谷埔整體生態系統的一部份。

然而面對未來極端氣候海平面上升的持續威脅，這些人工挖鑿的水渠在暴雨期間，也可能助長濕地的鹹水倒灌。颱風暴雨時海水水位的提高，會導致海水倒灌到濕地周邊的排水系統，進一步引發後續排水系統的堵塞或水流緩慢，增加洪水的蔓延。海水倒灌與水浸引起的地下水位上升，增加了土壤中的水份含量，進一步降低排水系統的排水能力，導致較長時期的積水並損壞排水管道、泵站等設施。這些都是濕地可持續保育，需要長期管理監控的問題。

人工步道

圍繞谷埔濕地周圍一圈的環狀步道，以及抵達老圍和肚溪河谷的小徑，都是1980年代後香港政府在新界鄉村興建的基礎設施。這些步道設施以混凝土澆築，工程質量良好，步道路基也有標準的沙石配給。然而一米寬的混凝土步道加路基，也像一條上百米的連續堤壩一樣，將淺層的地表土壤和飽和的水位一分為二。道路外圍的山坡帶來的地表逕流，碰到數十公分高的混凝土路面和半米深的路基，大半被阻擋在濕地外側的草地上，讓雨季或暴雨後的草地成為季節性的濕草地。當然，這條混凝土環道除了提供舒適安全的步道，也界定了濕地的範圍邊界，把鹹水和紅樹林的生長控制在步道的內圈。小徑可以清楚地看到兩側的土壤高層和水位的差異，以及步道兩側植被生態，以及棲息物種的不同。谷埔這個數百米長的步道，控制區分了濕地內圈與外圈的植被、水位與水質的生態差異，勢將影響谷埔未來數十年生態環境與景觀的面貌，這恐怕也是興建基建設施的工程計劃之初，沒有預期的結果。

谷埔肚溪攔水小壩

混凝土的人工水道和人工步道的存在，顯示了人為設施對生態景觀的影響，以及人為活動在地景留下的印記。

中央濕地水道及周邊步道

四｜林地與作物草地

谷埔主要的景觀生態類型除了濕地與河溪，還有由風水林和次生林組成的林地，以及休耕草地和小規模的農作物。在「休耕還林」的大趨勢下， 風水林和次生林逐漸融合，次生林和休耕草地的邊界也隨之改變。而小規模的農作物，也成為谷埔多元生態景觀的一部份。

谷埔林地

林地與風水林

風水林與林地觀念

谷埔村後山坡前的林地，稱之為「風水林」，經過多年的自然演替而形成了具有穩定結構的地帶性植被群落[21]。除了與傳統的風水信仰相關而給村民帶來心理上的安全感之外，也具有充份的實用功能及生態價值，是客家文化對於自然地景與環境資源合理利用的體現[22]。這些位於村後山腳下的風水樹林，不但起到了鞏固水土、擋抵風沙、涵養水源的功效，更可以作為村落後方的天然屏障，在山泥傾瀉時阻擋自山坡沖下的水石泥沙，保護宅基地與建築安全[23]。除此之外，風水林中人工栽植各類經濟植物，例如龍眼、荔枝和蒲桃等果樹，可供村民食用、藥用。或者作為建築材料，例如土沉香和羅傘樹，具有實際的經濟效益。同樣重要的是，風水林可以阻擋寒風、降低夏季的氣溫，改善區域內的微氣候，調節周邊自然環境中風與水的流動，因而改善聚落的居住環境[24]。

谷埔林地草地剖面

谷埔的林木曾經是村民重要的經濟作物與日常生活重要的燃料來源。每年秋季入冬之時，村民會開始砍伐柴木持續到年底，準備足夠一整年使用的柴火[25]。村民一般選用5至6米高的松樹作為柴枝，因為松木較重且含松香能讓燃燒持久穩定。為了保護森林資源，對於直徑超過三寸的松樹，每十年砍伐一次；直徑小於三寸的，則留待下一個十年周期再行砍伐[26]。

為了環境保護和防災，谷埔實行嚴格的保育措施：風水林不得砍伐，以預防山泥傾瀉、防火和降溫。靠近河流的樹木同樣不被砍伐，以防止河岸乾涸和泥沙侵入河流[27]。

風水林的結構

風水林中的群落具有垂直成層的結構特徵，林中大致有三至四層不同高度的植物。風水林內部的各種樹木層次結構複雜，從喬木到灌木涵蓋了幾種不同高度的林木，包括茂密的樹冠、亞冠層、灌木、地被，層疊交錯覆蓋，加上百年樹齡的大樹，高聳突出遮天蔽日[28]。喬木是風水林的骨架，根據香港漁護署的研究，香港的風水林植物區系主要以大戟科、桑科和樟科喬木為主，灌木和草本植物大多屬於茜草科和蝶形花科[29]。

谷埔老圍、新圍、二肚後面都保留了較好的風水林，樹冠濃密層次分明，包括了黃桐、樟樹、潤楠、細葉榕等超過20米的高大的喬木。谷埔最突出的是新圍風水林的喬木，從濕地遠處就可以看見村屋背後高聳凸出的樹冠。由於高大喬木遮擋光線，在其下生長的，有假蘋婆類耐陰的小喬木，和周邊夾雜的龍眼、蒲桃等果樹。喬木層下是灌木層，谷埔風水林的灌木層常有羅傘樹、牛矢果，也有更為珍貴的嘉陵花。而最底層則為草本層和地被層，生長著多種多樣的蕨類和草本植物，諸如腎蕨、半邊旗、烏毛蕨等。這些植物根據自身的特性，在有限的資源與空間下生長，最終形成了風水林不同植物結構的競爭格局。而植被物種的多樣性，也為動物提供棲所與食物資源，創造了良好的生態環境。

風水林作為人類對自然環境的回應與策略，展現了人與生態環境之間既各取所需，又相互依存的微妙關係，是人與自然和諧共存的範例。經歷過山火洗禮與土地開墾後留存的風水林，提供了一個寶貴的窗口，瞭解研究香港鄉村的原生態與培育林木，共同組構的自然景觀。

次生林

除了風水林以外，次生林是谷埔林地的重要組成部份。次生林一般是指在原生植被在經過砍伐、火災或其他人為或自然的干擾之後，重新從草地、灌木叢到喬木而逐漸生長出的林地。在香港一般的環境下，由草地發展為灌木林大約要10年，再經過40年就可以發展為次生林。谷埔歷史在屯墾時期由坡地開墾為梯田，經過近半個世紀的休耕後，已經完成次生演替的歷程形成了次生林。次生林在發展過程中逐步提升了物種的多樣性，逐漸與原有的風水林融為一體。通過觀察對比不同時期的歷史航拍圖，二十世紀初，靠近谷埔村莊周圍已幾乎沒有原生的森林，只有農田和草地，風水林的邊界顯得格外明顯。然而，隨著1960年代以後的退耕還林行動，谷埔的森林逐漸完成了自然演替，發展成為較為複雜且具有原生特徵的次生林。如今谷埔的風水林與次生林的界限模糊，已經逐漸融為一體。

谷埔的次生林裡除了有黃桐、榕樹、樸樹、魚骨樹等喬木，也有五月茶、九節等灌木。林地中也生長著具有重要保育價值的植物品種，例如土沉香、白桂木、常綠臭椿等。分佈在香港和深圳地區的本地珍貴物種港油麻藤也依附喬木樹幹生長。在自然演替的過程中，生態系統等級逐漸提升，伴隨更高的生物多樣性。谷埔風水林和次生林地生態物種的豐富性，也是蜥蜴和鼠類的棲息地，包括樹蜥、針貓鼠、赤腹松鼠等，也或有小靈貓、野豬、豪豬等中型哺乳類動物的出沒。林地也是雀鳥和昆蟲的理想棲息地。谷埔是香港蝴蝶重要的棲息地，可觀測的各色蝴蝶品種超過100個[30]，包括珀灰蝶，瑪灰蝶，玉帶鳳蝶，鈕灰蝶等。不同於濕地中以捕魚為生的鷺鳥，林地中棲息著更多鶯科，鴉科，鷹科等鳥類包括了黑鳶，八哥，黃腹鷦鶯，棕頸鉤嘴鸝等。林地的雀鳥大多體型小巧，以昆蟲以及果實為食，植物密集的風水林是理想的棲居地。

風水林的主要植物有木荷、桃金娘、白蘭、白桂木等。

林地中的生物主要有八哥、黑鳶、褐翅鴉鵑等。

農作物草地

休耕草地

谷埔地區的農田在歷史變遷中呈現出不斷收縮的趨勢。1920年代谷埔擁有大片農地，但隨著時間的推移，這些農田逐漸發展為濕地、林地和草地。圍海造田的農地已經荒廢成為中央濕地，平坦地區的農田也逐漸轉變為草地，山坡上的梯田被次生林所替代，與風水林融為一體。今天谷埔種植有農作物的區域僅零星分佈在部份聚落的周邊。

在1924年的航拍圖中，可以清晰分辨出谷埔昔日的農作物區域。除了圍海造田的內灣變成大片農地，在西南側新圍西側至啟才小學之間也有水田，小學西側白梨山東坡上是層層梯田。南側肚溪谷沿線和老圍周邊，在二、三、四、五肚村，以及老圍東西兩側的狹長谷地，也都是當時的農田耕地。東側的田心一帶，緩坡和山谷都被開墾成梯田，成為大量的水稻種植區域。

新圍附近草地上的黃牛與白鷺

谷埔內灣的水稻田早已演變為濕地，而田心一帶，即中央濕地的東側，原本的耕地都轉換為草地或濕草地。混凝土路基隔絕了道路兩側的水系流通，阻止了濕地的持續蔓延，並在另一側形成了草地。其他聚落周邊也分佈著局部的休耕草地，其中面積較大的是新圍前面和西側的草地與濕草地。除此之外，還有二肚和三肚，以及四肚和五肚前的休耕草地成為聚落景觀的重要構成。

休耕演替轉化的草地經過了半個世紀，成為谷埔整體生態景觀一個主要的環節。鼠尾粟、雙穗飄拂草等需良好光線的物種是這一區域的主導植物，此外該區域也成叢聚集著一些野牡丹為主的小型灌木叢。除了山坡梯田的草地，平坦區域的休耕草地由於曾經是水稻田，雨季期間局部也容易積水而呈現淡水濕草地的特徵，與中央濕地周邊的濕草地不同的是沒有鹹水的成份。

農作物、牛群與生態

雖然谷埔大規模的農作生產已然式微，但仍有少數區域保持着農作物的生產活動，如田心、新圍大屋周邊的空地，老圍和五肚村落，耕種了一些經濟作物包括香蕉、檸檬等果樹，以及各類蔬菜供村民自家食用。

這些草地和小範圍的農地也是多樣生物的棲息地和食源之地，包括谷埔草地上最明顯的大型哺乳類：野生黃牛。上世紀谷埔的水稻田耕作，黃牛是生產環節裡的重要一環，客家人將牛視為幫助耕田的夥伴，不可獵殺。但也隨著農田萎縮消失、村民遷出而無人餵養，轉而成為了流浪的「野」牛。牛群持續自由繁衍發展，經過半個世紀已經發展為幾個大小牛群，是谷埔獨特的「原住民」。牠們主要聚集出沒在田心、新圍、三肚與四肚的草地周邊以及海灘，成為谷埔重要的文化生態景觀也是谷埔水稻農耕生產的最佳見證。

牛群的排泄糞便、啃噬的草類植物、踩踏翻新過的泥地，成為昆蟲、爬蟲與微生物的棲居地。牛群與田間草地上棲息的多種昆蟲和小型動物，如蚱蜢、蜻蜓、螞蟻、蜜蜂、珀灰蝶、鈕灰蝶等昆蟲，以及沼蛙、變色樹蜥等兩棲類和針毛鼠等小型哺乳類，構成了一個小型的生態系統。農地和草地所提供的良好環境也吸引了鳥類，除了樹麻雀、原鴿，也包括大小白鷺鷥、蒼鷺、牛背鷺和外來捕食者如猛禽黑鳶，幫助控制了農田中害蟲的數量，更起到一定的生態平衡作用。

農作物與草地之間的相互轉化反映了不同階段的環境

田心草地

小白鷺

變化，影響著植被分佈、動植物群落以及生態功能。這種生態變化不僅與自然密切相關，還受到人類活動的影響，展示了谷埔生態系統的適應能力和自然的長遠的平衡能力。

谷埔濕地生態景觀的的分佈模式，通過植物對不同水文土壤環境的適應，呈現出多樣而變化消長的生物景觀。谷埔區域的地理水文的特點，與植物演替和聚落作物的關聯性，提供了香港一個生態和景觀學上的豐富案例。除了見證自然界的植物和棲息物種，如何適應細微的環境變化，谷埔的文化和自然景觀的交替消長與互動，更凸顯了我們保育這片濕地生態系統的重要性。

註

1 谷埔、鳳坑及榕樹凹分區計劃大綱核准圖編號S/NE-KP/2。
2 北區區議會地區小型工程及環境改善委員會，谷埔、鳳坑及榕樹凹分區計劃大綱核准圖編號S/NE-KP/B，檔第52/2015號，2015.09.14。
3 譚棣華：《清代珠江三角洲的沙田》，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1993：7。
4 廣東省城鄉規劃設計研究院有限責任公司自然資源部陸表系統與人地關係重點實驗室：《自然畫像1：滄海如何變桑田？——築圍聚沙》。
5 除了1904年地圖顯示的堤壩，根據與宋煌貴村長與村民的訪談，堤壩約於1890年代末開始興建，由谷埔、鹽田、鹿頸、鳳坑村民合資興建，完成鹽田等外村人也分得部份田地，之後陸續由谷埔宋氏收購。
6 根據訪談，谷埔在建壩前除了農業與漁業外，也產鹽、石灰及酒。宋煌貴村長的祖父宋輝林生於1865年，擁有一艘鹽船載運谷埔的鹽、石灰等產品到沙頭角及大埔等地轉售。建堤壩之後鹽業結束，石灰於1930年代後式微，漁業則延續到1960年代。
7 根據村民訪談，谷埔的水稻田耕種在建壩後的二十世紀中期達到高峰。1970年代後因為水稻耕種人力不足，逐漸轉向果樹等經濟價值作物。1968年港英政府的移民方案，導致許多谷埔村民移居英國，農業進一步式微。
8 阮志：《禁區：夾縫中的沙頭角》，香港：三聯書店(香港)有限公司，2021。
9 Kadoorie farm & Botanic Garden（嘉道理農場既植物園），“A Pilot Biodiversity Study of the Eastern Frontier Closed Area and North East New Territories”, Hong Kong, June-December 2003:16-19。
10 蕭國健：《 簡明香港近代史（增訂版）》，香港：三聯書店（香港）有限公司，2013：155。
11 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漁農自然護理署，https://www.afcd.gov.hk/tc_chi/conservation/con_wet/con_wet_man/con_wet_man_dis/images/mangomap.jpg。
12 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漁農自然護理署：〈本地紅樹的種類〉，https://www.afcd.gov.hk/tc_chi/conservation/con_wet/con_wet_man/con_wet_man_local/con_wet_man_local.html。
13 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漁農自然護理：〈什麼是紅樹林？〉，https://www.afcd.gov.hk/tc_chi/conservation/con_wet/con_wet_man/con_wet_man_what/con_wet_man_what.html。
14 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漁農自然護理署：〈紅樹的適應力〉，https://www.afcd.gov.hk/tc_chi/conservation/con_wet/con_wet_man/con_wet_man_ada/con_wet_man_ada.html。
15 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漁農自然護理署：〈紅樹的適應力〉，https://www.afcd.gov.hk/tc_chi/conservation/con_wet/con_wet_man/con_wet_man_ada/con_wet_man_ada.html。
16 香港生物多樣性資訊站，https://bih.gov.hk/sc/habitats/index-id-4.html。
17 香港生物多樣性資訊站，https://bih.gov.hk/sc/habitats/index-id-6.html。
18 香港海洋公園保育基金，https://www.opcf.org.hk/tc/species/horseshoe-crab。
19 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漁農自然護理署：“Ecologically Important Streams”，https://www.afcd.gov.hk/tc_chi/conservation/con_wet/streams_rivers_hk/Con_NSR/Ecologically_Important_Streams.html
20 北區區議會地區小型工程及環境改善委員會：〈谷埔、鳳坑及榕樹凹分區計劃大綱核准圖〉編號S/NE-KP/B，檔第52/2015號，2015.09.14：3
21 代曉康：〈中國風水林的研究進展〉，《中國農學通報》，2011.27(19):1-4。
22 鄒桂昌、馬路華、魏遠娥：〈香港風水林土壤研究的意義〉，鐘文典、劉義章：《香港客家》，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7：245-254。
23 https://www.herbarium.gov.hk/tc/special-topics/fung-shui-woods/functions-of-fung-shui-woods/index.html.
24 古德泉、古炎坤：〈梅州客家村落民居、風水林及其文化〉，《廣東林業科技》，2009.25(05): 59-62。
25 《谷報：新谷埔人》。
26 宋煌貴訪談與口述歷史回憶。
27 宋煌貴訪談與口述歷史回憶。
28 鄒桂昌、馬路華、魏遠娥，同註22。
29 葉國樑、魏遠娥、葉彥、廖家業、黎存志：（漁農自然護理署 – 植物工作小組）：《風水林》，郊野公園之友會 / 漁農自然護理署 / 天地圖書有限公司，2004。
30 同註20。

第伍章
谷埔——社區

撰文：王維仁、蘇子茗、謝維｜編輯：蘇子茗

數百年來谷埔吸引了不同姓氏的客家移民先後遷入，形成了多元姓氏組合成的客家宗族聚落。多年來谷埔建立了地緣與血緣結合的社區認同，居民透過家族與地方環境和生產的互動協調共處，社區的設施與社群因此不斷的發展壯大。清末到民初時期，谷埔不僅有通往對岸東和墟的碼頭，還有自己的堤壩和現代的學校，成為沙頭角地區最具影響力的大村之一。三百年後的今天，作為谷埔客家人的後代，儘管大多數村民居住在外地或海外，但透過互聯網通訊的有效聯繫，仍然能迅速協調決策社區的大小事務，每年重要節日也都有大批回鄉祭祖的村民，維繫谷埔社區與家族的聯繫。

2024年立春谷埔客廳開幕

一｜社區歷史發展

產業、市集與堤壩（　　-1930）

明末清初進入沙頭角谷埔屯墾的早期移民，經過清初的禁海遷界，到十七世紀後期才開始了大規模的移民。十八世紀歷經楊、宋、李、何等幾個家族的陸續遷入，谷埔經過上百年客家族群的開發拓展，由老圍到新圍，五肚到二肚，在十九世紀的清中葉已經形成穩定的聚落[1]。十九世紀的谷埔經濟，除了稻米耕種和近海捕魚，也發展了具規模的鹽業、石灰、釀酒、林木等產業[2]。清道光1830年沙頭角建立了東和墟，谷埔憑藉沙頭角內海南側碼頭的渡船交通，成為當時沙頭角區域的交通樞紐，進一步推動了谷埔的經濟發展[3]。

東和墟期定於農曆每月一、四、七開市，沙頭角海南側的南涌、鹿頸、榕樹澳及荔枝窩等附近村民都會前往交易。當時村民們主要通過媽騰古道、荔谷古道和犁三古道前往谷埔碼頭坐船，其中以用石頭鋪成的媽騰古道最為繁忙[4]。沙頭角區域的村落產業以務農為主，各村種植的稻米和蔬菜等都會放到東和墟售賣。清中葉後的東和墟，已經成為沙頭角和香港地區最重要的貿易市集之一，讓谷埔的經濟農業貿易都得到了很大的發展，成為沙頭角內海南岸不同村莊的中樞紐帶。到了清末，谷埔的人口超過五百，已經發展為人丁興旺經濟發達的村落，成為相對自主於沙頭角十約之外有實力的大村。

臨近隔海的鹽田港，谷埔曾有零星的製鹽營生。同時也生產石灰、釀酒。宋煌貴村長的祖父宋輝林在十九世紀末就曾擁有一艘鹽船，在沙頭角、鹽田區收鹽和轉售鹽，也運載石灰及建築材料[5]。二十世紀初堤壩完成後，谷埔的鹽業完全結束，內灣的濕地逐漸改為稻米耕種。谷埔的石灰生產大概延續至1935年左右停止，漁業自1960年起逐漸式微，而釀酒則一直持續至1980年左右。

二十世紀初谷埔另一個重要的建設發展是堤壩的興建。谷埔海灣經過多年灘塗泥沙與魚蝦鹽田的人工圍墾，逐漸形成可以種水稻的土壤條件。十九世紀末由谷埔、鹿頸、鳳坑和鹽田村民合資興建的堤壩，於二十世紀初完成後，為谷埔村提供了大面積平坦的水稻田和灌溉水道。堤壩的完成除了大幅提高了谷埔的水稻產量，同時提供了便利穩固的海岸交通步道，也改變了谷埔的海岸風貌[6]。

谷埔大事年表
Kuk Po Timeline

1800 大清歲月 繁忙的農村墟市

1636 - 1912
村民中有宋、楊、李、吳、鄭、張、何、曾、邱等姓，最先是楊姓人在明末清初時搬入；繼為宋氏十八世紀中葉，何氏及其他各姓相繼入居。

1825 - 1835
沙頭角墟建立，墟期定一、四、七。南涌、鹿頸、榕樹澳、荔枝窩在此交易。未有沙頭角鐵路之前，需要由山徑經烏蛟騰到新娘潭，再乘街渡到大埔墟或經打鼓嶺到深圳墟。

1898
《展拓香港界址專條》英國人租借新界，沙頭角部份村落劃歸中方以沙頭角河分界，劃分為香港邊境禁區，當中河尾一段成為中英街。

1900 英治初期 從村落過渡城市

1907
沙頭角鐵路落成，車種為蒸汽機車。新界理民府成立，由理民官處理新界事務，下細分為北約及南約兩個管轄新界，北約助理田土官改稱「北約助理理民官」，谷埔為「上約汾打」之沙頭角地區，歸屬北約管理。

1930 日佔時期 亂世中保衛家園

1932
啟才學校建成，取代原來老圍的舊式校舍，學校由村民和海外華僑募款建成，服務谷埔一帶社區，包括谷埔、鳳坑、鹿頸、亞婆窩等村。

1933
田心村何氏大宅落成，期後陸續在華僑村民資助下，李氏、楊氏大宅相繼落成，形成建築古蹟群。

1934
丁丑颱風，吹倒谷埔部份堤壩，據聞谷埔村一幢房屋中有八名村躲避不及而淹死，由於風暴潮在深夜來襲，且事前並沒有預警，故此在香港造成特別嚴重的傷亡。

1938
1938 年 10 月，日軍登陸大亞灣，24小時後，日軍佔領了惠陽鎮淡水。

1942
一月成立港九大隊，1943 年 12 月，廣東人民抗日游擊隊華命成立東江縱隊，把港九大隊納入其中。

1940 戰後小陽春 短暫的農業繁盛

1949
香港保安理由，將沙頭角劃為禁區。

1951
喜逢現農業輔助會成立，村民領取豬苗，雞苗補助。
頒布《1951 告禮界封鎖區命令》將沙頭角劃入封區，阻礙沙頭角與香港市區的聯絡，沙頭角成為封閉的社區。

1956
1 月政府宣佈新界民政署及大埔民政署撤銷義德谷埔。

1960 工業下的轉變 城市化與移民潮

1961
鹿頸來回元朗巴士線 18A 號通車，即鹿頸路開通，谷埔交通樞紐的角色下降。

1962
溫黛颱港，堤壩崩決及堤壩斷裂，沙頭角稻田成災，打滿樓屋被吹倒，在大埔、沙田及沙頭角地區約 3,500 公頃稻田遭受海水淹沒，夏末的雄芒，尤其是瓜藤品種幾乎顆粒無收，約 700 公頃的菜田被海水淹沒。

1964
啟才學校新校舍建成，三肚歇式大屋落成。

1965
約 1965 年開始提供電力，從禾草、木柴燃燒燃料，過渡到現代化的生活。

1968
船灣淡水湖落成，附近鋪設引水道，將水引至水塘，導致水土流失，農田逐漸失去水源，村民難以耕作，加上地區偏遠交通不便，村民紛陸續移民或搬走。

1970s
70 年代後期，村民放棄種植稻米，梯田山坡改為果園，主要種植年桔，少量種植梅子、淮山等經濟作物。

1973
自 60 年代，村民移民海外，村民可隨經為留村村民接駁電視訊號，一年後村落亦接通電話。

1974
電話接駁成功。
大埔火車站來回鹿頸的 85 號巴士線開通，即新娘潭全通。

1979
村內最後一次舉行搶冬，為楊村長結婚的宴禮。
6 月 2 日村民請願要求興建公路，成立促進公路小組。

1980 凋零及末落 人才流失的村莊

1982
村落的稻田已經被廢棄。

1993
啟才學校剩下兩位學生，學校停辦，只保留給天宮作參拜。

1998
街渡結束，居民來回市區和谷埔不方便，令更少人留在村內。

2000 重啟與復興 轉營中的村莊

2000
松記士多開幕，標誌谷埔轉型，吸引遊客來消費，補足村內的運作。

2005
谷埔遊生農莊開放。

2016
啟才學校新校舍建成，三肚歇式大屋落成。

2017
分區計劃大綱草圖通過，劃離地劃為保育地帶，居民強烈反對，有 109 名村民反對申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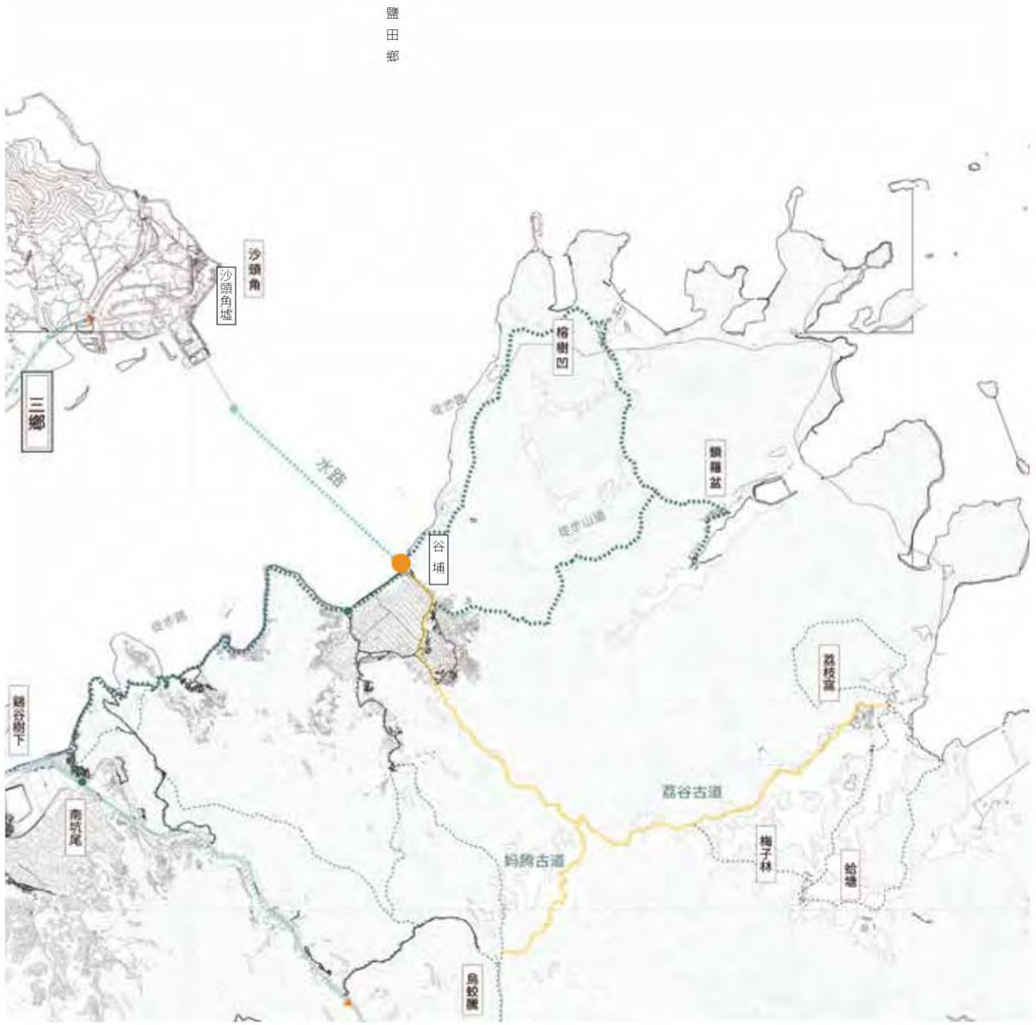
2020 谷埔敍聚 重逢與盼望

2022
疫情下，不少海外村民無法回港，期望一天再會，而港大與理大的團隊跟年青人，與村民一起努力復興村落。

谷埔作為沙頭角南岸各個村落去東和墟市必經的碼頭，有商業頭腦的谷埔村民把握機會，也在碼頭旁發展出小型的海邊市集，讓鎖羅盆、梅子林和烏蛟騰的村民也可以在谷埔的海邊市集出售他們的產品，再乘船前往對岸。1930年代至1950年代位於碼頭的海下都有小型商店街，分別有合興、發記和公安三間雜貨店，販賣日常用品[7]。烏蛟騰村民與谷埔關係密切，除了經營公安雜貨店，更有兩艘大船長年停泊在碼頭。豐富肥沃的自然資源和繁榮的經濟貿易，使得谷埔發展成為一個內外聯繫緊密的社區，絡繹不絕的訪客讓谷埔社區人聲鼎沸，呈現出繁榮興旺的景象。

1950的谷埔灣（來源：何瑞庭）

1898年香港新界租借予英國。二十世紀初，谷埔的人口達到了歷史的頂峰，也是清王朝結束建立民國的變動年代。在大英帝國的管治下，距廣州不遠的沙頭角，面對中國政治經濟與文化的巨變，對於谷埔社區而言，既是家園的發展，也是與外部新思想開始接觸的時期。在社會環境的變遷下，外界的新思想和文化也如潮水般湧入，激發著谷埔村民們的應變和求新求知的能力。



谷埔灣的重要地理位置

教育與啟才學校（1930-1950）

啟才學校及廣場（來源：何瑞庭）

啟才學校的課堂生活（來源：何瑞庭）

在社會政治快速變遷的背景下，啟才學校的設立不僅是一棟簡單的教育建築，它還結合了協天宮關帝廟的宗教功能，成為谷埔一個現代的社區與文化中心。為村民們特別是青少年，提供了教育、宗教和休閒場所，更承擔了部份的防禦任務[8]。啟才學校成立於1932年，由村民及谷埔海外僑胞籌集資金，在協天宮原址由第一任校長宋青督導建造，担水坑村人溫壽高負責建築圖則[9]。啟才學校早期辦學設小學一至六年級，針對谷埔及鄰村鳳坑學童，高峰時期學生人數達到120人。1960年代後由於村民陸續外移，學生人數逐年減少，直至1993年關閉。

啟才學校第一任校長宋青（宋妙安），除了推動學校的規劃、建造與拓展，更是這一段時期推動谷埔發展的關鍵人物。宋青原籍廣東五華縣，是黃埔軍校的早期畢業生。由於他左傾的進步思想無法見容於的政治環境，被國民政府追捕而無法回到家鄉五華。1928年宋青與曾任廣東省副省長的古大存避難到沙頭角地區，得知對岸谷埔有宋氏宗祠因而前往尋求同族的庇蔭支持。當時谷埔村長宋雲龍在沙頭角地區德高望重，同是宋氏祖先宋孫彥後裔的他與宋青一見如故，欣賞宋青的文武雙全，邀請宋青到谷埔成為老圍到私塾教師。宋雲龍極力保護

宋青舊相（來源：宋煌貴）

啟才學校舊課本(來源：何瑞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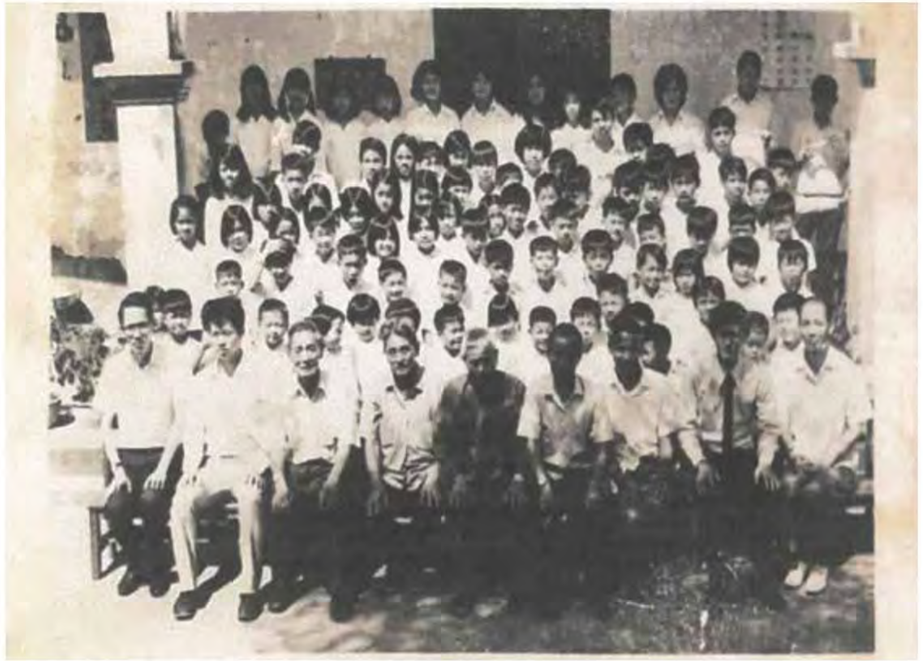
右面小屋是啟才學校建造前的私塾教室（來源：宋煌貴）

宋青安全，除了要求村民們嚴格保密老師的行蹤，更特意為他起名「妙安」，意為「奇妙的安排」[10]。

在谷埔的私塾任職一年後，宋青深感鄉村教育設施的薄弱，於是與宋雲龍及其他村長商量，公投籌集資金建立一所現代化的學校。由於資金不足，宋青更四處寫信向內地與國外的同輩籌款，在村民族人的共同努力下，終於在1932年完成啟才學校的建造。宋青為啟才學校寫了一副對聯「啟讀古今書依舊文明尊聖導，才求中外學維新教育握歐風」，對聯藏頭「啟才」二字。宋青的出現，讓谷埔的青少年率先接受了進步的中西思想和文化，在沙頭角村落中獨樹一幟，建立優質的學習環境和文化平台。

在谷埔任教期間，宋青注意到村落靠近海岸，經常面臨著來自海盜和敵人的攻擊危險。於是他利用自己的軍事背景，教授學生們集體操練、吹號、更使用村莊的少量步槍學習射擊，以及通過吹海螺殼來傳遞資訊的方法。宋青讓許多谷埔青年掌握了基本的軍事和防禦技能。幾年後許多村民受到他的鼓舞，親身力行參與抵抗日軍。當時約有25名村民加入了廣東人民抗日遊擊隊東江支隊，更有7人在與日軍的交鋒中犧牲[11]。

1930年代建造的啟才學校，經由宋青與他的時代的背景，開啟了谷埔人對宗族社區之外的國家社會與世界觀。在大環境的改變下，這一時期的谷埔開始適應著改朝換代與世界的變化。而在之後60年的殖民與後殖



1972年啓才學校門前畢業照（來源：何瑞庭）

民的時代變遷中，啟才學校始終是谷埔最重要的社區中心。1937至1962年間，啟才學校歷經多位校長，包括谷埔及鹿頸人士，貢獻教育作育英才。其中五任校長宋彬元曾為宋青校長的學生，學業有成後亦回校任教。1960年後的校長包括宋佩（1962-1971）、宋亞強（1972-1986）及何文緒（1986-1993）。宋彬元校長為學校寫下對聯「啟言經改歲，才智盡維新」，和宋佩校長寫的「巍峨山下，谷埔莊前，沙頭角區，渺眺海邊」，分別說明了學校的特色與環境。

谷埔的輝煌歲月（1950-1970）

谷埔農忙時節（來源：何瑞庭）

1950年代新圍兩邊農田（來源：何瑞庭）

許多谷埔的村民都認為1950年代到1970年代是這個社區最輝煌的時期，今天大多數村民的回憶也多半是那個時期的故事。1920年代沙頭角鐵路和公路的先後開通，以及1928東和墟的颱風損毀[12]，改變了沙頭角地區的產業經濟。1951年的邊境封閉令沙頭角成為禁區，往來居民需要申請禁區通行證，沙頭角和中英街發展成為冷戰年代的特殊經濟模式。然而在1960年代初，沙頭角仍然是一個繁榮的地區交通和經濟中心。

谷埔堤壩完成後圍墾形成的水稻田，土壤經過了半個世紀的去鹼和優化，無論稻米的產量和質量，都在1950年代後達到高峰。香港戰後的工業發展和經濟起飛，讓部份村民開始尋求機會前往市區或海外工作。雖然谷埔的整體人口因此開始下降，但長時期穩定的社會經濟環境與衛生醫療條件，也讓谷埔這個時期學齡的少年人口達到了巔峰。啟才學校的檔案記錄顯示，1960年代在校學生人數超過120人，促使了附屬建築E課室的修建。這個時期低年級的學生在E課室上課，而三年級及以上的學生才移到隔壁二層的啟才學校上課。當時的學生都憧憬著能盡早晉升到五年級，因為只有高年級學生才能在學校二樓上課，可以透過陽台俯瞰谷埔的稻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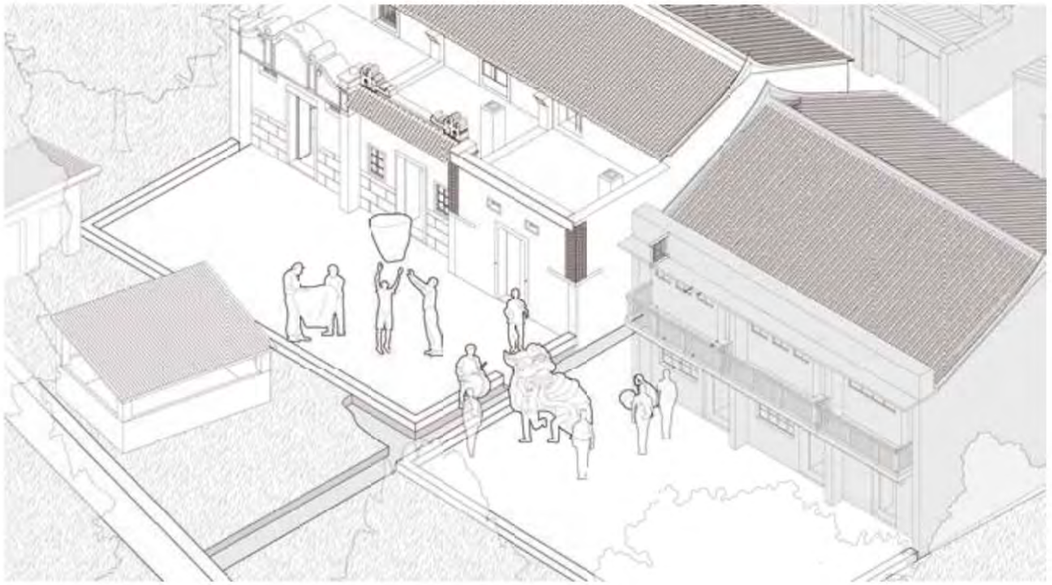
二十世紀五、六十年代，谷埔的碼頭和啟才學校是谷

1970年老圍青少年（來源：何瑞庭）

谷埔宴會籌備場景（來源：何瑞庭）

埔社區的兩個重要節點。碼頭是交通樞紐，也是沙頭角海南岸重要的貿易節點，來往的訪客多少帶動了谷埔純樸生活的節奏變化。隨著生活水準在不斷提高，商販和小販經常進入谷埔的村莊銷售商品，從日常用品如雞蛋和魚產，到奢侈品如人參和其他傳統藥材。對於從周圍村落前往谷埔的人來說，老圍、田心是抵達谷埔後首先遇到的聚落。據村民回憶當時村裡如果有訪客，村民多會主動熱情接待，向路過谷埔的旅人提供茶水[13]。而學校則是谷埔的教育、娛樂和年輕人活動的社區中心。對於谷埔的孩子們來說，啟才學校前的空地是他們的遊戲場所，而旁邊的空地球場，就是他們踢足球、拔河和跳繩的運動場地。

直到1970年代谷埔仍然有很多節慶聚會和夜生活，在村裡的戶外空間放映電影和舉行各種表演，包括武術、麒麟舞和魚燈舞。這些聚會增加了聚落間的聯繫，也增進了村民之間的交流。每年逢重要節日，外地表演者從一個村莊到另一個村莊進行表演，包括雜技演員、魔術師、走鋼絲者和各種武術家。他們通常在表演的間隙，會同時出售草藥，如藥膏、膏藥和藥丸。老圍作為居民最多的聚落，是舉辦這些活動的場所。無論是夜市還是放映電影，村民都會選擇在老圍前排宋亞強、李源發家宅前的空地廣場，坐在四周圍繞的石凳或自備木凳上觀看。谷埔老圍大型的活動往往能吸引上百位村民，包括新圍，田心，二、三、四、五肚的村民都會前往老圍，是當時谷埔社區最受



谷埔老圍前廣場活動意象

歡迎的戶外社區空間。

谷埔的全盛時期在1970年代中期逐漸結束，沙頭角地區的人口與經濟活動也日漸式微。隨著香港經濟的快速發展，許多村民陸續離開谷埔到繁忙的市區工作居住，其他人則離開香港前往海外，從事包括餐飲、船員和其他行業。年輕人抓住機會到英美等地接受教育，或尋求在香港市區的就業或創業機會。居民的大量外遷導致谷埔的產業逐漸陷入停滯，人口減少導致農田和建築的逐漸荒廢，谷埔風貌的改變越發明顯。村民一再描述1970年代之後的谷埔「逐漸變得越來越安靜」。

2022年《谷埔願景》展覽開幕舞麒麟表演

日益寂靜的村莊生活（來源：何瑞庭）

社區的衰落、復興及反思（1970-2020）

谷埔的衰落和村民離鄉外出，和沙頭角地區與香港大環境的變化密不可分。首先是移民海外的誘因：當時的英國收入遠遠超出香港，二戰結束後英國面臨勞動力短缺，開放了殖民屬地的公民到英國找工作的機會，促使許多谷埔村民移民英國[14]。其次是交通不便的現實：沙頭角禁區的建立影響了谷埔地區的交通建設，有限的渡船交通讓村民無法依賴沙頭角的市場，而鹿頸的公路也不連接谷埔，居民無法依賴陸路交通方便到達上水。更重要的是，戰後的香港工業生產起飛，帶來市區大量的工作機會，能賺取遠比傳統漁農業更高的收入。在市區找到工作的谷埔村民，因為每天通勤的不便而搬離谷埔社，或到市區創業尋求新的發展。隨著青壯勞力的離開，少數留在谷埔的村民不足以支撐勞動力密集型農業活動。村民只能從事一些裝配塑膠花之類的工作，從工廠將材料帶回谷埔，完成後再運送出去。

香港政府開闢的新交通路線，包括1961年開通的18A公交車和1974年開闢的新娘潭路，都讓谷埔過去交通樞紐的地位進一步地受損。1968年落成的船灣水庫也對谷埔的農業產生了災難性影響。水庫改變了山水的流向，讓補給谷埔肥沃土地的淡水被重新定向而影響土壤的品質，導致農作物數量的減少和質量的下降。面對這些變化，谷埔居民只能消極的逐步放棄他們的農業生活方式。1970年代末，大多數谷埔的稻田都被廢棄了，梯田逐漸被改成果樹園，經濟價值較高的同時也降低管理的人力成本。1982年谷埔的稻田農業完全停止，谷埔社區的水稻景觀已成為居民的歷史記憶。

二十世紀末的谷埔變得越來越安靜，傳統慶典活動也逐漸式微。1979年現任村長楊玉峰在谷埔舉辦了最後一場村莊婚禮，1993年啟才學校僅有兩名學生入學，並於同年被香港政府關閉。1990年代谷埔長大的最後一批青年離鄉前往城市工作，隨著越來越多谷埔的老村民的離世，谷埔幾乎剩不到幾個常住人口了。

由於谷埔堤壩門閘的年久失修，海水逐漸侵入廢耕的水稻田，在潮汐和溪水的交替作用下，數十年後的谷埔稻田演化成為茂密的紅樹林濕地景觀。2013年城規會的土地分區計劃大綱，谷埔、鳳坑和榕樹凹的紅樹林濕地被劃入自然保育區的範圍。這當然是香港進步環境保育理念的一大推進，但缺乏事先的諮詢溝通，

復修前的谷埔客廳 - 2022年

法令的公佈忽視了村民百年的農地權益，也成為日後谷埔社區與政府相關部門之間溝通的障礙與遺憾。從村民的角度看，他們世代相傳的耕作農地一夕之間失去了使用的權利；從保育的角度看，劃為自然保育地的紅樹林濕地又缺乏配套的研究監測及保育措施。除了溪水泥沙堵塞造成的水流改道與水文變化長年缺乏管理，隨著全球暖化與海水上升，颱風過後日益嚴重的水患更迫切地需要長期而可持續的保育策略。

1990年代末啟才學校關閉數年之後，開始有離鄉多年的谷埔村民，重新回到谷埔關注家鄉事務。2010年代後，更有一批居民在閒暇週末，陸續回來老家清理和修復舊宅。2014年村民何瑞庭建立谷埔WhatsApp群組，讓互聯網平台成為谷埔居民社區聯繫的新模式。通過互聯網的聯繫溝通，越來越多海外的村民都加入到群組中，重新建立了谷埔的社區關係。2015年，村民為整建年久失修啟才學校籌集資金，完工典禮時，

老圍多處房屋屋頂塌陷 - 2022年

超過一百名的谷埔居民回到村裡慶祝學校的修復。啟才學校不僅僅是谷埔最具文化價值的建築，也是谷埔社區的精神象徵，學校建築的修復從某種意義上看，也是村民們在修復谷埔這個社區。

隨著社會對生態保育意識的覺醒，和行山休閒與文化旅遊的成長，2020年代的谷埔社區又開啟了新的契機。松記餐廳、宋伯山水豆腐花和季食士多都會在週末和假期營業，成為谷埔社區新的人流聚集點。逢年過節村民們都會返回谷埔掃墓祭祖。而鄉郊辦資助的保育項目，陸續完成啟才學校E課室啟才客廳、老圍的廢墟花園、田心的李家大屋與五肚的楊家大屋，讓越來越多的公眾認識了谷埔的建築與景觀資源。村民們也因為保育的項目與活動，開始帶著自己的親朋好友重返谷埔。目前大約有數十位村民時常回到谷埔，長期關注谷埔的未來與可持續發展。

二｜谷埔的習俗

傳統信仰與儀式

谷埔村主要的傳統信仰包括村口協天宮的關帝信仰、大王和伯公的土地信仰，以及各個家族祠堂的祖先祭祀。每年重要的傳統節慶和儀式除了冬至和春節，就是在清明節和重陽節前後舉行的春秋祭祖。冬至和春節的慶典在協天宮前地舉行，祭祖則分別在各個宗族的祠堂和祖先墓前進行。協天宮位於啟才學校一側，供奉關聖帝君，村民逢正月十六均集會於關帝公前參拜。每逢春節與喜慶事，村民闔家也必到協天宮燒香祈拜。協天宮入口有「仲昭日月，義壯山河」對聯一幅，以及關帝誕辰的題字：聖誕宏開逢五月，帝辰永慶祝千秋。

節慶生活場景（來源：何瑞庭）

除了祠堂祭祖和協天宮關帝君，谷埔另一個重要的傳統信仰儀式是大王爺和伯公的「做社」。做社是村民向「社稷」和其他的土地守護神表達感恩的儀式，同時祈求來年的平安和豐收。做社活動每年舉行兩次，分別在春季和秋季擇吉日舉行，由村長組織大家共同出資。老圍村口殺豬起灶，燜豬肉之後分食的儀式，是村民每年重要的聚會，而老圍大王爺廟神龕附近的炊事灶，就是供做社殺豬祭祀使用[15]。每年大王爺伯公廟的做社活動，村民首先在神龕旁的空地上殺一頭豬，以沸水去除毛髮後將豬切成數塊放置在木板上，供奉在各個神龕和祭壇前。谷埔村的每個聚落都會派選代表獻上香火，以未煮熟的豬肉進行祭拜，是客家村稱為「拜生豬」的習俗。完成祭拜儀式後，豬肉會重新端回灶台上燉煮，最後將炆豬肉放入大盆中，供村民們享用[16]。谷埔村民都懷念當年做社的各種活動，特別是炆豬肉。近三十年因為谷埔農業活動停滯，做社失去了豐收的意義而逐漸減少，最終銷聲匿跡。

節慶繁忙的巷弄（來源：何瑞庭）

谷埔宴會備餐場景（來源：何瑞庭）

谷埔客家菜名廚，常主理各類宴席。（來源：何瑞庭）

除了在大型祭祀場合進行「拜生豬」之外，在宗祠或家中祭拜祖先獻上生肉是不允許的。谷埔村民會使用煮熟的肉類進行祭祀，包括一塊豬肉、一整隻雞和一整條魚，稱之為「三牲」，同時獻上煮熟內臟，確保祭品盡可能完整。另一個重要的宗教習俗是「還神」。海外回鄉人士經常會通過這個儀式慶祝平安歸來，向神靈和祖先表達對他們保佑的感恩。返鄉的人除了在宗祠中向祖先致敬，向天地祭拜，之後更會在谷埔舉辦一場宴會。回鄉人士通常將部份海外賺取的財富回饋鄉里，因此在「還神」活動上花費一年收入都很常見。

舞麒麟、武術與民俗表演

作為沙頭角的大村落，谷埔保有客家文化的舞麒麟傳統。谷埔村的麒麟隊從1980年代中期到1990年代中都非常活躍。這段時間，村裡請舞麒麟師傅張煌來谷埔教導青少年這項技藝，維繫著這個傳統的民俗活動。大年初一的麒麟巡遊是谷埔村最熱鬧的大事，麒麟隊每逢過年前都會開始加緊練習準備，醞釀村民期待過年的氣氛。到了初一那天，村民們特別是小孩都會聚集著，隨同麒麟隊沿著谷埔的田心、新圍、老圍等聚落遊行，逐家逐戶去拜年。過年舞麒麟收到的紅包款項多用於修碼頭、補路、渡船津貼等公益事業上[17]。1993至1994年的大年初一，是谷埔麒麟隊的最後一次巡遊，許多在外地的村民親友都特別回鄉參與，懷念這段珍貴的記憶。

1980年代谷埔的節慶裡還有武術表演，定期聚會演練武術、其他村落的武術家也會被邀請參與。武術表演經常結合慶典和其他的民俗活動，包括舞麒麟和魚燈舞，以及巡迴各地的雜技和魔術師，增進了村民之間以及和鄰村的交流。外村經常來谷埔表演的民俗技藝，包括禾坑村的武術隊的舞麒麟和魚燈舞，以及沙頭角沙欄下村的魚燈舞等。而谷埔的長輩也會準備紅包利市給鄰村領隊，慰勞他們的表演成員。

村中傳統慶典場景（來源：何瑞庭）

1990年代春節麒麟賀歲（來源：何瑞庭）

1950年代末有位武術師傅陳添來到谷埔教授武術課程，給村裡帶來習武強身的傳統。當年陳添從內地越境到達香港，到老圍尋找穩定的地方生活，經過多次協商在海下附近造一座木屋安定下來成家立業。陳添為村民舉辦免費的武術課程，在老圍李府前的一間草屋授課，推廣武術練習強身健體。課程多在晚飯後進行，參與的村民從幼童到成人都有，成為當時村裡一個重要的活動[18]。

客家食物

返鄉村民重啟茶果製作（來源：季食士多）

返鄉村民重啟茶果製作（來源：季食士多）

谷埔作為一個土地富饒的海灣谷地，農漁兼具食物自給自足。村民們靠山靠海，都以本地種植的農作物和魚蝦為主要食品。稻米是田地主要種植的產物，既是主食，同時也衍生出了許多客家糕點。蘿蔔粄、米通、雞屎藤、紅粄等，都是客家媳婦們擅長製作的傳統美食。紅粄由糯米製成，再將食物染成紅色，會在過年及正月十五拿來祭拜祖先。蘿蔔同樣是村民廣泛種植的食物，蘿蔔粄也因此成為谷埔客家傳統的糕點美食之一，蘿蔔粄內是蘿蔔餡，然後外層包糯米及粘米，之後再蒸熟，而多餘的蘿蔔也會被曬乾做成蘿蔔條。

客家人生活簡樸，谷埔日常的傳統客家菜包括醃鹹菜、酸蘿蔔、蘿蔔乾、魚仔乾。逢年過節，谷埔村民最常做的菜是客家豬肉缽。這是一道傳統的客家菜，製作需要將豬肉蒸多次，以增加口味的鮮嫩感。蒸完後在豬肉表面撒上豆豉、果皮碎和蒜蓉碎，將豆豉的香味充份的滲透到肥肉中，使其口感肥而不膩。豬肉缽也與客家農村簡樸的習俗有關。過去豬肉是昂貴的

客家手粉，谷埔村民通常叫格餅。（來源：季食士多）

返鄉村民的客家粽子（來源：季食士多）

食材，每逢節日出嫁的女兒回娘家，家人經常蒸豬肉作為招待，逐漸發展形成精緻的口味。

逢年過節谷埔居民會依循傳統，精心製作具有節慶意義的客家糕點。農曆新年製作的客家年糕，是迎接新年的重頭戲。谷埔年糕主要是以米漿和蘿蔔製作的蘿蔔糕，尺寸遠超普通年糕，有些足足50cm×50cm。客家年糕的製作過程複雜，需要全家齊心協力完成，只是柴火蒸煮至熟透這一工序就需幾乎一日時間[19]。客家米通也是新年必不可少的美食，米通也是以米為主要原料，配以粘米、糯米、花生、芝麻與各類糖，包括黃糖、片糖及麥芽糖。在製作過程中，糯米和粘米連同谷殼一起在鐵鍋中進行爆炒。和年糕一樣，米通的製作活動，不僅是技術密集型的，而且需要家庭成員之間的協作與支持[20]。

清明與中元節，谷埔盛行製作苧葉粄，又叫粗葉粄。苧麻葉經處理後，與糯米混合，包裹肉餡蒸是谷埔客

家人的傳統美味[21]。端午節期間，谷埔的家家戶戶都會製作灰水粽。製作灰水需要先將布荊樹燒成灰，再將灰裝入紗布中，置於水中煮沸，經過沉澱和過濾，得到淡黃色的天然鹼水。這種鹼水是製作灰水粽的關鍵。每逢農曆五月，客家媳婦們要頂著高溫天氣堅持外出砍伐重達數十斤的布荊樹，耗費半天只為燒製幾斤草木灰。至今村民們依然懷念童年時期的灰水粽，認為它在色澤和風味上均超越傳統粽子[22]。

客家糯米酒同樣是飯桌上不可缺的傳統菜式，是客家人心中養生的必備食品，逢年過節往往會做一大壜，然後一整年享用。客家婦女生產之後也會喝糯米酒，認為可以起到調理的效用。如今，谷埔的松記士多、季食士多和宋伯山水豆腐花還能體驗到地道的客家美食。其中宋伯山水豆腐花經營特色豆花、蘿蔔粄、糯米糍、雞屎藤糕等客家糕點，加上自製的洛神花茶、涼茶等特色飲品，深受遊客歡迎。而松記的名菜多半使用當地食材，除了是從沙頭角海域採購或捕捉的海鮮，更包括傳統的客家美食如走地雞、燜豬肉、醋鴨等。由新世代村民李雅婷與李木星村長夫婦共同經營的季食士多，除了體驗傳統客家菜酸菜炆豬肉、黃酒

客家黃酒雞（來源：季食士多）

煮雞，以及紅豆糕、椰汁糕等甜點，更可以參與客家茶果製作工作坊等傳統文化的體驗。

農作蔬果

村民自種洛神花種的洛神花，可製成洛神花茶。

村民種的辣椒

谷埔一直都是沙頭角農業經濟較發達的聚落，村民除了稻米耕種、斬柴割草，也飼養家禽，並近海捕捉魚和蝦蟹。1960年代及之前，沙頭角地區主要依賴來自谷埔等周邊鄉村提供的柴枝和蘆箕草作為燃料。那段時期，販賣柴枝也是谷埔居民的主要經濟來源之一。

除了稱作「谷埔絲苗」的谷埔水稻遠近聞名，一些家庭會種植少量玉米和土豆，以及不同種類的粟，如包粟、九尾粟和鴨腳粟。同時谷埔還會還種植花生和耐旱的紅蕃類番薯。除了耕作，許多谷埔居民也從事沿岸的捕魚。由於谷埔海岸的魚蟹生存環境較好，比起耕種，谷埔村民普遍認為捕魚的經濟效益更高[23]。1960年代後許多村民離家前往市區工作，逐漸將稻田改為少維護而經濟價值高的農作物，包括年桔丶梅子、木瓜、檸檬，或沙薑丶子薑、菠蘿等。

在谷埔的山間還有一些特色的野果。其中黃牙果是村民們日常最喜歡採摘的野果。這種樹的果實在成熟時由綠

村民自種農田（來源：季食士多）

色轉變為黃色，因食用後會導致牙齒變黃而得名，果期為每年的9至12月，常有村民帶客人到山上採摘[24]。谷埔的山間也可以採摘到油柑，源自印度傳入中國後隨客家人遷移到香港。油柑果實入口酸澀細嚼後回甘清新，客家語稱為「有甘」，久之便轉化為「油甘」。山坡上還可以找到味美甜美的山棯，是香港原生的常綠灌木，生命力旺盛生長速度也快。據說戰亂時百姓逃入深山，發現山中的這種果實而命名為「逃軍糧」，後人以諧音改稱之為「桃金娘」[25]。近年來，谷埔出現了一些小規模的農業復耕，大部份是村民們「回歸」後的成果。他們在自家的院子裡，種植各種蔬菜和水果，譬如松記旁的養蜂場和小菜地、田心李家的果園菜、田心何宅的花園、新圍前的宋家菜地以及老圍村種植的果樹。他們種植的果樹種類，包括了香蕉、木瓜、百香果樹、柚子、番石榴、天堂果、檸檬、提子、洛神花等。天堂果並非本土植物，因獨特口味和高茄紅素而成為受歡迎的引進水果。洛神花又稱玫瑰茄，至今仍是谷埔村民常備的飲品。每年十月下旬後村民會將採摘的洛神花放在門前晾曬。雖然被誤稱為花，食用的其實是果實萼片加工成蜜餞或花茶。常見的蔬菜的種類包括茄子、玉米、南瓜、辣椒、番茄、番薯、子薑等。這些「回歸」村民的自然耕種，除了是村民對家鄉土地的重新耕耘，更反映了當代都市人對自然有機種植和食物的嚮往，以及谷埔未來發展小型有機農耕的願景[26]。

三｜谷埔村民

根據1898年的人口統計，沙頭角55個村落的人口為8600人，其中沙頭角墟有700人谷埔村有500人[27]。半個世紀後1957年的香港人口統計，沙頭角地區的14,571人裡谷埔村僅佔530人。也就是說，因為耕地面積、產業和宅地的限制，谷埔的人口在二十世紀初就到達了頂峰。而之後的五十年，村人口的自然增長，和離鄉出國發展的人數基本上達到了平衡。戰後香港經濟起飛，城裡的工作提供村民留在香港發展的選擇。谷埔的可耕農地雖然達到了飽和，農耕加上市區的薪資收入，成為戰後維繫谷埔社區人口活力的經濟基礎。1980年代後谷埔村民陸續搬遷到上水、元朗等地定居，但多數村民依舊懷念家鄉，除了逢年過節返鄉祭祖，也不時返鄉探望親友。一直到1990年代末村裡的老人逐漸凋零，谷埔的長住人口幾乎不再。

目前我們說的谷埔村民，嚴格地說可以分為幾類。在上個世紀戰前出生的谷埔村民，多數年事已高少能舟車勞頓地返鄉了。在訪談中談到村裡許多著名的人多早已離世，包括推動啟才學校成立的宋雲龍村長，也包括宋亞強校長的父親宋彤林、田心楊氏家族的大家長亞婆，以及三肚的吳馬宋先生等[28]。谷埔最多的村民應該是戰後成長，之後外出求學工作而定居外地的谷埔人，包括曾經活躍香港政壇的谷埔名人宋湘如[29]，也包括啟才學校的歷任校長老師如宋亞強、何文緒、宋煌貴，以及校董鄭志強、校監何漢文等一代人[30]。接著的新世代是他們的子女一輩，在外地成長從小經常和父母返鄉探親的谷埔下一代。

2022年《谷埔願景》展覽開幕

谷埔聚落的人物故事

何文緒 啟才學校校長

啟才學校的末代校長。如今已在粉嶺經營打冷檔30年。他20歲時曾嘗試投考消防員但未成功，後來在餐飲業打工。因朋友建議他到谷埔村教書，最終他以中學畢業學歷成功應聘為「乙級教務員」，繼而開始在啟才學校教書。何文緒在谷埔村教書期間，還進修取得教師文憑，並於1985年升任為校長。在他的帶領下，村民自發性地上山鋪設水管，改善生活設施。何文緒不僅在教育方面貢獻良多，還積極參與村內的各種活動，深受村民信任與愛戴。他與村民的關係十分密切，被視為村中重要的一員。

宋必如及姐妹 新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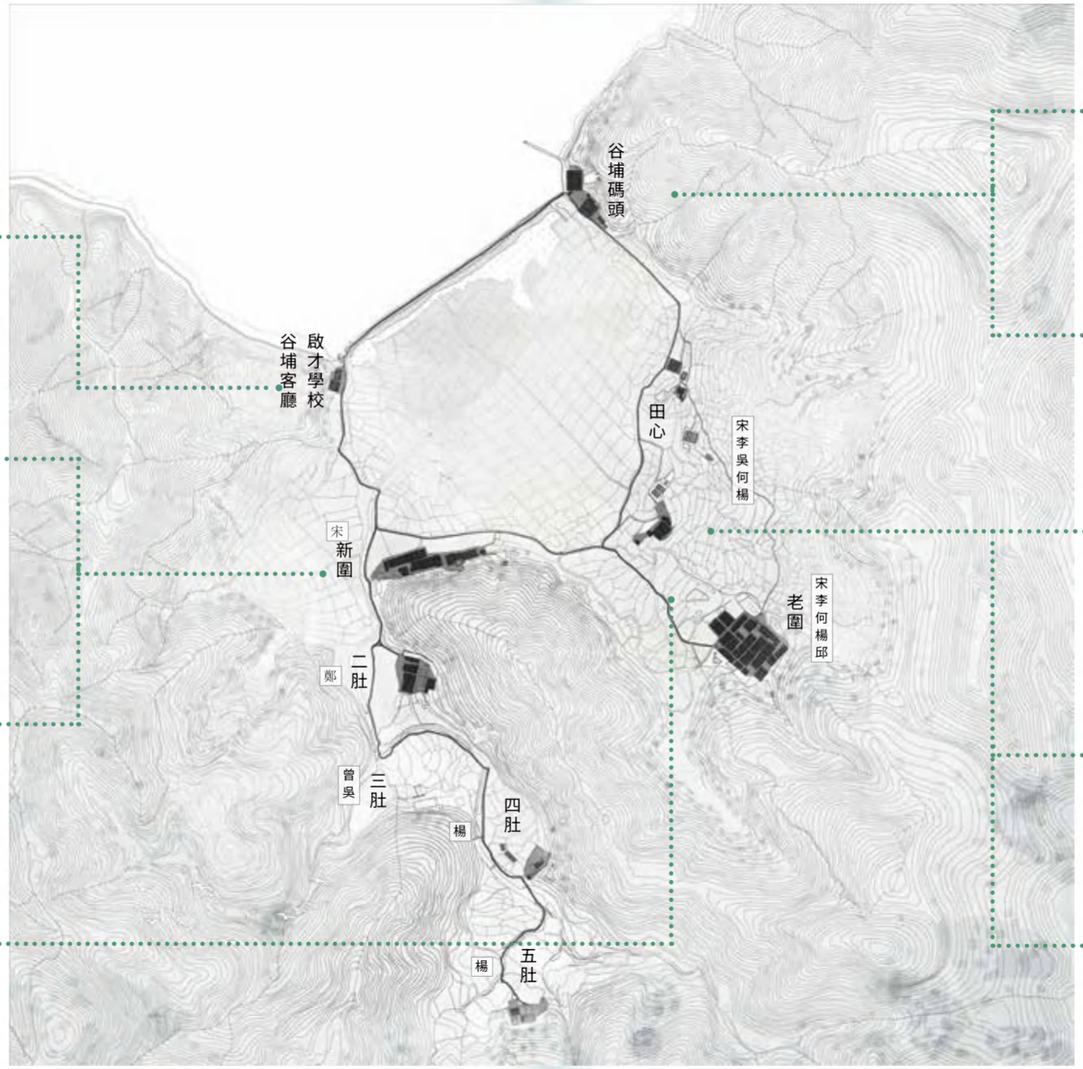
谷埔啟才學校旁宋家兒女合作主持的宋伯山水豆腐花，繼承父業已經重新營業了20餘年。1960年代宋伯宋樹元在新圍經營雜貨店，1970年代搬到啟才學校邊，直到1990年代才結業。宋伯共有8個子女，宋伯豆腐花店就由兒子宋必如夫婦和姐妹宋彩嫻、宋婉貞與宋碧麗共同經營。宋必如之前在銀行界工作，與姐妹們感情融洽，退休後週末回谷埔開店，姐弟妹定期團聚打理老家。宋伯山水豆腐花的特色豆花、蘿蔔粄、糯米糍、雞屎藤糕等客家糕點，加上自製的洛神花茶等特色飲品，深受遊客歡迎。

宋輝林 新圍

宋輝林，宋煌貴村長的祖父，是廣東宋氏開基祖-宋新恩祖的第二十四世孫。他曾經營鹽船/漁船，在沙田大水坑村前的海上和沙頭角亞公咀對開的海上都曾設置罾棚（海上的捕魚棚）。據回憶，因為宋輝林的船是一艘帆船，除了捕魚、採珊瑚、運鹽外，間中也幫村民運送建築材料和木材。他有時收購太多鹽，需要往返十天左右，運去汕尾的鹽洲出售。附近村民交來的鹽，宋輝林多數照收不拒，但所收購的鹽需要過農曆年前全數賣掉，否則春天天氣潮濕，鹽便會因天氣潮濕而變壞。

李木星村長 田心

李村長是谷埔村民最後幾個離開家鄉到城市工作的人之一。鍾情於村莊的生活的李村長，一直到1990年代才離開谷埔外出工作，比大多數村民都晚。擔任港式點心師傅多年的李村長，退休後帶著一手廚藝回到谷埔，除了在田心老宅種植水果蔬菜等有機作物，也客串掌廚自家的私房菜。李太李雪梅是嫁到谷埔的外鄉人，熱衷傳承谷埔的文化和生活方式，也擅長烹飪美味的客家菜肴。她與李村長和女兒一起經營「季食士多Season Food HK」，推廣傳統客家食品，也不時舉辦工作坊向公眾推廣谷埔的飲食文化。



宋煌貴村長 谷埔碼頭

宋煌貴前村長在英國學習工程，返回香港後任職珠海學院，擔任電腦中心主任。退休後擔任谷埔村長多年，熱心公益深受村民及族人信任尊敬。宋村長卸任後繼續擔任啟才學校司理，他的老家面向海鄰碼頭，與夫人彭靜芳感情和睦形影不離，經常一同搭船回谷埔老家，打理碼頭面海的宅邸。宋村長對谷埔的歷史掌故瞭若指掌，熟知啟才首位校長宋青的事蹟，和宋氏宗族的歷史。宋村長曾遠赴廣州及內地老家，訪談親友及收集資料，撰寫過多篇關於宋青、宗族及谷埔歷史的相關文章，為沙頭角的地方歷史提供了關鍵的寶貴知識。

松記楊丙生 谷埔碼頭

曾經擔任消防員的楊丙生是海下松記餐廳的創辦人，幾乎每天都可以在谷埔看到他的身影。松記餐廳位於靠碼頭的炮樓老宅外，是谷埔的著名餐廳也是最大的經濟體，為行山客提供新鮮美味的客家菜餚。來自五肚的楊丙生為人豪爽好客，許多前來谷埔的遊客都來光顧過松記，包括香港名人如周潤發。松記的名菜多半使用當地食材，包括走地雞、燜豬肉、特別是從沙頭角海域採購或捕捉的海鮮。

宋乙嬌 田心

宋乙嬌出生於谷埔老圍，嫁入青梅竹馬的田心李氏大宅。經歷二次大戰的她在丈夫過世後，肩負起家庭與農田的重擔。她一直耕作到1968年，是村內最後一批稻米農民。之後宋婆婆全力發展桔子種植，為李家帶來了經濟上的轉機。她的果園運營十多年，一直到大陸桔子進口才影響了銷路。宋婆婆如今住在新界馬鞍山，經常掛念谷埔的大宅，有機會就希望能返回老家清理打掃。

何瑞庭 田心

何瑞庭是田心「蘭桂騰芳」大宅的屋主。何先生雖然家住元朗，但幾乎每天都回到谷埔老家打理莊園。退休前從事機電工程業務的何瑞庭，1969年還是十幾歲的年輕人時，就替谷埔在山頂建立了第一個電視傳輸站，讓老圍、新圍和田心的村民都能夠接收電視信號。何瑞庭熱心公益，關心村裡大小公共事務，廣受村民尊敬。他還收藏了很多谷埔的老傢具和器皿，在大屋後方也是何氏家族的小房子裡，設置了一個私人博物館。何瑞庭等藏館內展示了包括農具、傢具、碗盤瓷器，還有啟才學校教科書，以及無數當年的傳單和文件。

何容嬌 田心

何容嬌是田心何家的大家姐。15歲就開始管理家業，下田、做飯，照顧弟妹。她擅長煮茶，經常為何氏大宅和村民提供野生茶菜。之後何容嬌和丈夫楊丁友遷居英國經營餐館。近年何容嬌偶爾歸訪故鄉，參與傳統文化的展覽活動，分享農村生活經驗及客家女性的角色。

楊家亞婆 田心

亞婆19歲時嫁入楊家，成為家中長媳。她的丈夫楊亞公有四個弟弟和兩位姐姐。亞公長年從事遠洋航海，亞婆在家中承擔了家庭管理者的角色，負責日常的經濟和家務。她通過出售柴火和草料等方式維持家庭生計，並且積極儲蓄資助家族的土地購置和房屋建設。亞婆重視教育，使得楊家後人們都接受了良好的教育。

楊孝林 田心

楊孝林童年時期與祖母、母親生活在谷埔，對鄉村生活有美好的記憶。他在1977年與家人移居英國，經歷了語言和文化的適應，完成了電子工程的學位。楊孝林畢業之後，多年來都在英國和香港的跨國公司擔任工程師，完成許多重要的工程項目。退休後，他計劃和家族的成員協調合作，花更多時間整理家鄉位於谷埔田心的祖屋。

鄭秀英 二肚

鄭秀英（阿蘭）出生於谷埔二肚村，家族耕耘經營超過60年歷史的果園。1970年代她離開家鄉到上水擔任收銀員。退休後阿蘭決定重振家族的果園，開始重新種植臺灣天桃、蓮霧等多種水果。她同時和丈夫一起管理二肚的祠堂，並積極參與村莊的其他活動，2015年啟才學校的重修慶典，阿蘭也積極參與聯絡村民回村。

鄭志強 二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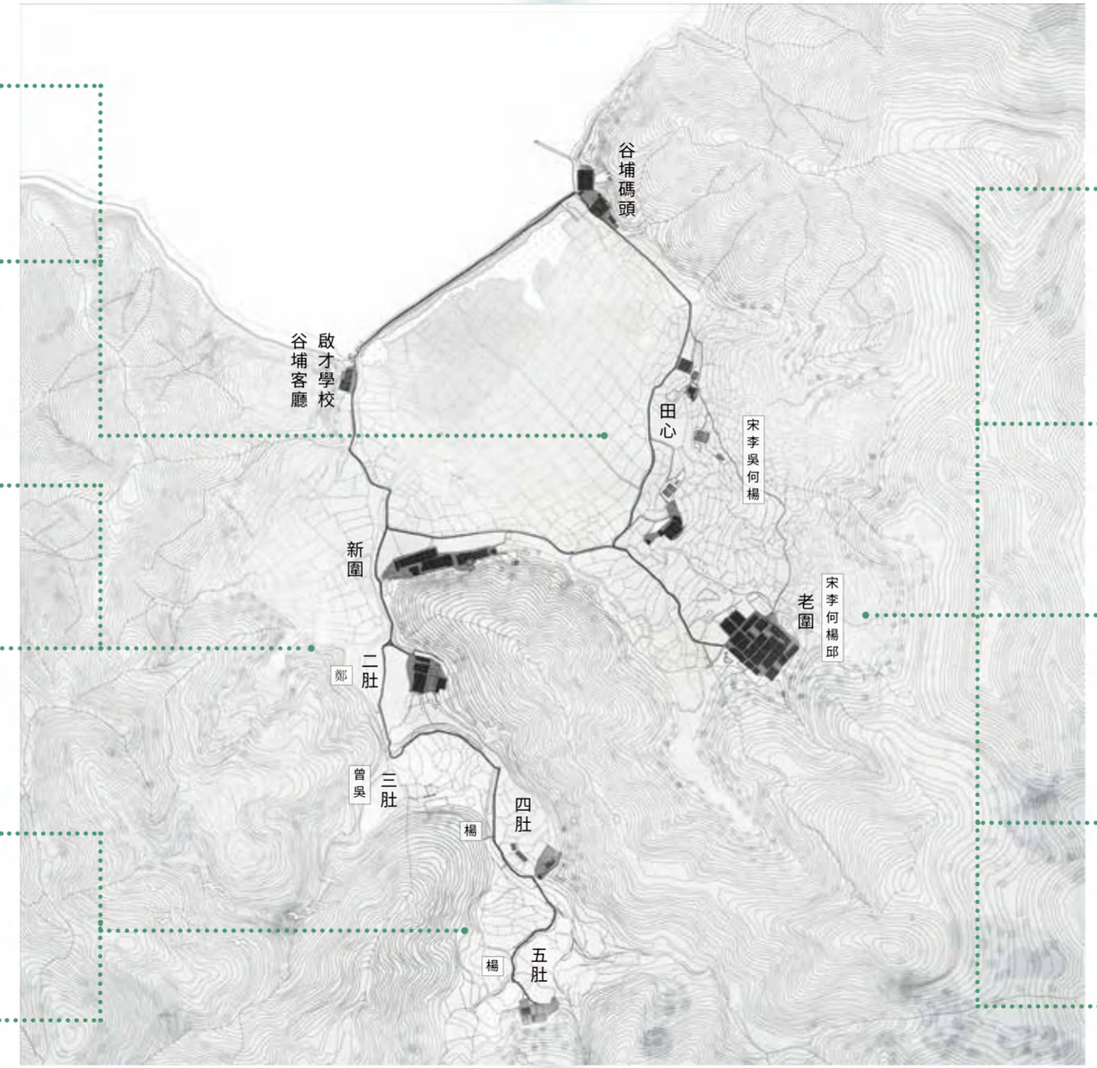
來自二肚的鄭志強是啟才學校最後一任校董，對谷埔的歷史、自然、農業和文化等方面都有深刻的瞭解。他小時候家境貧寒，靠耕田和售草為生，之後改作果園種植改善了家庭經濟狀況。退休前鄭志強決心復興家中荒廢的果園，2000年開始與姐妹一起清理荒地。經過多年努力，果園現已種植大樹菠蘿、天桃、生菜菠蘿、枇杷等多種農作物。

楊玉峰村長 五肚

家在五肚的楊玉峰村長，年輕時離開谷埔前往九龍工作。1970年代值香港工業發展的頂峰時期，楊村長先從事造紙業務，之後又轉向收入更為豐厚的起重機駕駛工作。1979年谷埔舉辦了最後一場傳統婚禮，主角正是楊村長及其夫人，這至今依然是谷埔社區的一段佳話。楊村長之後移民英國生活，退休回到香港後經常返回老家，擔任村長多年關心谷埔的未來發展。楊村長個性開朗笑容滿面，負責盡職照顧村裡日常事務，幾乎每天都能在谷埔看到他的身影。

楊偉彬 五肚

楊偉彬來自五肚外出工作多年定居上水，是經常活躍在谷埔的村民之一，幾乎每天都能在谷埔看到他的身影。退休後的他懷念谷埔的童年，也嚮往鄉村的自然環境與簡單的生活方式。除了照顧著谷埔的果樹林木，他還會主動進行肚溪水岸的維護工作。楊偉彬年輕時曾經獨自建造和種植梯田果園，退休後更親自動手搬沙運石，經營自己田心的一塊農地，以自然材料建造耕寮茶室。



宋玉錢 老圍

年輕即隨同親戚遠赴海外工作的宋玉錢在英國居住多年，對家鄉始終都有很深厚的情誼，每年歲末都返回香港居住到隔年春季才回去。長年居住海外的他，除了在英國致力推廣華裔後代的文化和語言教育，更積極地參與谷埔社區的公共議題。20年前啟才學校的修繕工程，他正是慷慨解囊的海外村民之一。宋玉錢的老圍舊宅加入了鄉郊基金的保育計劃，即將成為「廢墟花園」的文化空間，他的妹妹宋雪梅、宋木林以及姪女宋瑋倫、宋慧珍也都積極地參與老圍宋宅的復育活動。

宋湘如 老圍

宋湘如是谷埔村的傳奇人物。1983年，他成為首位獲得英國太平紳士稱謂的華人，當年在谷埔舉辦了宴席，邀請了當時的政要、鄉親以及眾多村民參加，場面盛大。宋湘如利用自己的影響力和廣泛的人脈，向港英政府爭取在谷埔村建設公路。儘管多次努力和政府會談，最終因資金和政策限制，計劃未能得到批准。他在移居英國後，仍然繼續為谷埔的發展做出很多貢獻。

宋錦揚 老圍

宋錦揚是目前每晚都住在老圍，唯一的長期居住村民。他多年在蘇格蘭生活工作，二十一世紀初回到香港在電視台工作一段時間後，決定搬回谷埔老家體驗鄉村的自然生活，在老圍附近種植蔬菜與果樹，從事小規模的有機農業，也從事紀錄片拍攝。他主張與自然生態密切共生，實踐一種在老圍自給自足的生活方式，也對自己的宅屋進行了改造，使他能夠在沒有空調和電力的情況下更加舒適地生活。

宋彤林 老圍

宋彤林，宋亞強的父親。他年少務農，之後擔任海員多年，輾轉前往美國紐約酒樓工作，將薪水悉數匯回家鄉用於建房和購買田地。宋彤林自學不輟，後任職紐約華人別墅管理階層，並召集在美親友集資在港購買樓宇長線投資。他積極宣導教育，支持助學活動，與村民合力捐贈，創建啟才學校。

宋亞強 老圍

宋亞強是啟才學校1976至1986年的校長，退休後在三藩市居住多年，之後回到香港定居在元朗郊區。宋家位於老圍前排的三開間傳統民居，代表了谷埔當時高水平的的營建技術。宋亞強對老家宅邸的維護修復非常關心，他父親宋彤林也是捐贈給啟才學校修復建設的第三大捐款者。宋亞強經常回憶在谷埔與朋友鄰居度過的童年時光，對谷埔的客家習俗與生活文化具有豐富的知識與深厚的感情。

戰後成長的一代

啟才學校關閉二十年後，2014年村民何瑞庭建立了谷埔村民互聯網群組，緊接著是啟才學校的修復籌集資金。2015年完工典禮後，許多離鄉的村民返鄉，重新喚起了對谷埔的關注，也是谷埔重建家鄉認同的關鍵。近十年來，不少村民都定期回來打理家園，甚至週末回谷埔從事農作，參與不同類型的社區事務，為谷埔社區的復育出錢出力。

這群谷埔村民多半是戰後出生，從小在谷埔長大成年，之後外出求學或工作因而定居外地。他們大多成長於谷埔的輝煌歲月，而且曾經在啟才學校上學，對於谷埔的環境與空間記憶，以及傳統習俗與日常生活，都有深厚的情感。這些村民的年紀多在五、六十歲以上，儘管大多數居住在香港市區或海外，但透過互聯網通訊的有效聯繫，仍然能迅速協調決策社區的大小事務，每年重要節日也都有定期回鄉祭祖，成為維繫谷埔社區與家族聯繫的基石。

目前經常返回谷埔老家的村民大約有十來餘人。他們大多已經過了退休年齡，在沒有經濟的包袱和工作的壓力下，或者每天、或週末假期就回到谷埔，打掃整理或從事菜園勞動。現在長住谷埔的村民，除了在老圍的李馬克，還有大半住在田心的李木星村長夫婦。在碼頭附近的松記餐廳，除了老闆楊丙生和週末幫忙的牛大力、楊偉明外，每天總能看到楊玉峰村長健朗的身影。在田心附近的濕地步道周邊，經常可以碰到踩著單車視察環境的何瑞庭，每天回來谷埔打理花園的楊偉斌，以及最近開始返鄉整理楊氏大屋的楊孝林。碼頭另一側的啟才學校附近，週末一定會見到經營宋伯山水豆腐花的宋家子女，也經常看到宋必如騎車來回於店舖與新圍的老家之間。除此之外，作為啟才學校的司理，前村長宋煌貴也經常和夫人一起回來，打理碼頭邊的老家和照顧校舍及協天宮的事務。

未來的谷埔村民

戰後出生的谷埔村民的下一代，因為父母與家鄉的聯繫，自幼假期或春節都會定期隨父母返鄉祭祖，探視祖父母或親友，或者年幼時曾經在谷埔住過。他們除了喜好谷埔的自然環境，也是谷埔各個宅屋的繼承人。這些下一代的谷埔村民年紀約略在30到50歲之間，多半處於事業的發展或頂峰時期，平日忙於市區的工作與家庭，對谷埔的事務相對的有心無力。第二代的谷埔村民，也有少數人由於工作性質或個人的興趣，回來的頻率較高，也願意花更多的時間關心家鄉的未來。這些新一代的谷埔村民，包括來自老圍從事水資源保育的Debby、田心有志投入客家生活文化推廣的李雅婷，以及田心楊家的Hau等。

我們思考和關心的是，這一代的谷埔人之中，是否有三、五個或者十來個，有興趣建立聯繫或定期聚會的平台，將谷埔的保育活化，發展為個人的志趣或事業？在這些新世代的谷埔村民當中，未來還有多少人願意和他們父母一樣定期的返鄉打理家園？或者是在他們退休之後，接手管理村裡的大小事務？我們除了擔心在谷埔收購宅邸的買家會不會帶來修豪宅炒地皮的新貴，也同時思考，面對風景優美但人口凋零的社區環境，谷埔會不會吸引，或能不能接納外來的新村民？在香港或灣區的千萬人口當中，是否有數十個能接受交通設施不便的自然主義者，願意遠離塵囂到谷埔尋找現代的田園烏托邦？如果谷埔能吸引一小部份尊重人文愛好自然的新村民來租屋置宅，投入老屋的修繕與環境的整理，與新老一代的原村民一樣珍惜谷埔的自然生態與地方文化，他們是否也能為谷埔的自然和文化保育帶入新的動力？

無論谷埔的未來是客家文化、生態旅遊、民宿發展、或教育研究基地，谷埔的保育都需要更多新一代村民的參與。無論未來的保育活化是社企基金的投入，或是谷埔村民由下而上的社區資本，或是成為都會之間城鄉田園居住的另類選擇，都需要更多下一代的谷埔人，共同投入這個維繫自然環境與地方文化的理想。

2024年立春啟才客廳開幕溫健安師團舞麒麟

註

1 嘉慶新安縣志記載的沙頭角32個村落包括了谷埔村。見第一章《沙頭角與谷埔》客家族群與聚落。
2 見第四章《景觀》，谷埔景觀的演變-建堤墾田，宋煌貴口述其祖父的鹽船貿易推斷當時的產業。
3 阮志：《禁區：夾縫中的沙頭角》，香港：三聯書店(香港)有限公司，2021。
4 阮志，同註3。
5 宋煌貴村長訪談與口述歷史回憶。
6 見第四章《景觀》，谷埔景觀的演變-泥沙灘塗及建堤墾田。
7 宋煌貴村長訪談與口述歷史回憶。
8 據宋煌貴村長描述，啟才學校校長宋青在學校前廊頂設計的槍洞兼具防禦性功能，與海灣另一側的碉樓相互配合以應對緊急情況。
9 見第參章《建築》-公共建築-啟才學校協天宮。
10 宋煌貴，《宋青、古大存與啟才學校之往蹟》。
11 宋煌貴村長訪談與口述歷史回憶。
12 阮志，同註3，頁162-165。
13 根據村民何瑞庭口述，他家門口經常擺出一個攤位，向媽騰古道前來谷埔的旅人提供茶水。
14 統計顯示1860年代谷埔移居海外的村民，移民英國的人數最多。
15 在新界圍村「社」又稱「大王」或「大王爺」管轄村裡土地。大王之下有「伯公」，看管村裡特別的地方，例如村口、路口、河口。大王與伯公都是地域性的神祇，一般都稱為土地公。
16 村民宋亞強訪談與口述回憶回憶。
17 宋煌貴村長訪談與口述歷史回憶。
18 宋亞強口述，他大約十歲左右和陳師傅習武，對師傅的教導印象深刻，至今仍記得當年學習的拳法套路。
19 宋亞強訪談與口述歷史回憶。
20 Rural Common 村裡故事， https://ruralcommon.hk/story/。
21 楊彬、楊孝林訪談與口述歷史回憶。
22 楊彬、楊孝林訪談與口述歷史回憶。
23 《谷報：新谷埔人》。
24 宋亞強訪談與口述歷史回憶。
25 宋亞強訪談與口述歷史回憶。
26 老圍村民李馬克在訪談時描述「老圍的土壤適合種植自然健康的作物。我的香蕉貴無法與大型食品公司競爭，但我知道我的農產品優點，也希望更多人了解自然種植的食物」。
27 《香港殖民地展拓界址》（*Report on the Extension of the Colony of Hong Kong*）。
28 《谷報》第五期：16-21。
29 《谷報》第五期：22-27。
30 《谷報》第一至第五期。

第陸章
谷埔——願景

撰文：王維仁｜編輯：蘇子茗

自2021年起，香港大學建築學院中國建築與城市研究中心，在鄉郊辦的資助下，開展對谷埔的研究、保育與活化。作為一種實踐針灸式規劃策略的倡導者，團隊期望透過對場地的研究與參與，找出需要保育再利用的文物建築與可以改造的公共空間，提升谷埔的景觀環境品質，重構社區共識與村落活力。研究以「谷埔願景」為期許，結合建築、景觀與社區，尊重谷埔的濕地溪谷與風水林木，以及客家聚落建築的類型與構造。三年下來，我們透過了啟才學校的展覽、谷埔客廳的修復、生態廁所與廢墟花園的設計，希望提升香港鄉村地區的公共設施，推廣可持續環境的鄉村建設模式。更重要的是，透過谷埔願景的平台，提升市民對客家聚落建築與社區文化的知識與尊重，以及對生態景觀以及整體環境保育的意識。

公眾及村民參與社區場所營造

一｜參與社區

從研究到展覽

通過對沙頭角海南岸幾個海灣村落的初步探勘，我們理解了谷埔和區域地理環境的關係。面對自然的生態景觀與獨特民居建築，我們彷彿回到了一個熟悉而又陌生的村落場所[1]，不假思索地，我們決定以建築測繪與聚落調查」做起步的工作策略。幾個月下來，穿梭在聚落巷道與田野之間，逐家逐戶的勘查與初步的建築測量，我們逐步建立了理解谷埔客家民居的框架，也開始熟悉谷埔的濕地、溪流、草地、山坡的地理。除了認識宋村長、楊村長、松記的楊老闆，我們也在村莊和田野，逐漸熟識了其他常回來打理家園的村民們。面對谷埔村內鮮明的空間形式、建構材質，卻孤寂空置的建築與聚落，我們開始思考，除了文獻族譜，我們應該如何進一步的理解谷埔建築空間的社會過程，如何與谷埔散居香港各地的村民溝通建立共識？

每次團隊由鹿頸沿著海岸線走到谷埔，都會經過大門緊閉的啟才學校與屋頂坍塌的課室E。我們和村長借了鑰匙打開學校大門，陽光照在塵封多年，整齊堆疊在課室中間的桌椅上，啟發了我們進行《谷埔願景》的展覽構想。我們一方面打掃清洗灰塵堆積多年的場地，開始策劃展覽的內容，著手準備圖紙、模型、照片。這個展覽，除了向村民公眾展示我們拍攝的谷埔濕地景觀，測繪的客家傳統建築，更成為我們和村民進一步的廣泛溝通的平台。展覽當天上百位村民回到村裡，除了協天宮上香和舞麒麟的傳統習俗，我們向村民介紹了展覽的建築、景觀、社區三個部份，以及我們對谷埔願景的想法。看到塵封多年的啟才學校再度開啟，牆面和課桌椅上展示的，熟悉又新奇的圖紙、模型與紅樹林的空照圖，引發了村民們對谷埔過去的懷念，以及對《谷埔願景》的期望。

2022年《谷埔願景》展覽開幕

《谷埔願景》展覽

香港大學中國建築與城市中心以谷埔為起點展開對沙頭角村落的保育活化研究。項目以啟才學校為基地舉行系列展覽與裝置，結合社區建築與景觀生態，作為谷埔活化行動的第一步。《谷埔願景》的展覽包括了地景、建築與社區三個部份：由門廳的谷埔四帖和圖片為導覽，依序展開側廳的景觀，以及二層側廳的建築和正廳的社區展覽。景觀展覽介紹谷埔的平原和溪谷，包括濕地、風水林和它們孕育的動植物生態。由水稻田轉化為濕地的谷埔盆地，利用堤防與水道調控潮汐溪流，成為紅樹林與

在啟才學校舉辦的《谷埔願景》展覽

蘆葦，鳥類、魚蟹與昆蟲的棲息地；上游河谷的溪水大樹更孕育了珀灰蝶、港油麻藤等珍貴物種。建築展覽介紹聚落建築類型，包括典型客家圍村的老圍和新圍，由三開間合院逐漸發展形成的排屋，和由硬山擱檩的土木構造逐步演變的混凝土磚造批盪的現代化過程。社區展覽介紹谷埔的人與事，包括了聚落姓氏與祠堂分佈，社群的集體記憶與期望。

《田園劇場》、《潮汐座觀》

與《谷埔願景》展覽平行展出的，是在啟才學校周邊田野的建築景觀裝置，包括沿著堤壩下和大樹邊的「田

園劇場-山水四幕」，與海邊沙灘的「潮汐座觀」兩部份，分別以木和土作為建構材料，以山水田野和海水潮汐作為場地，展開了兩組平行的對話。透過人的尺度調節我們對生態景觀的感知，觀察自然的變換：潮汐漲落、紅樹林木、候鳥遷徙、風水樹林，以及沙頭角海對岸的快速都市發展。透過重塑個體與景觀的關係，我們重新思考人與自然的相處，反思發展與保育的辯證關係。

《田園劇場-山水四幕》沿著海傍堤防道的四棵樟樹，發展四組構築與自然的對話。如同考古地質學家透過田野步行的身體手足與耳目感知，理解大地與人文的時間與空間，我們期待谷埔的行山旅人透過片刻的停頓，與裝置建構形成座、踏、臥、立的身體互動，帶動林木框景、遠眺濕地的自然探索。田園劇場的木構築進一步伸到堤防觀海，與啟才學校的前地廣場，開啟谷埔自然公共空間的序幕。

《潮汐觀座》沿著入村步道的沙灘展開，二十四個陶凳透過高低組合，在紅樹林與紅砂岩之間，隨著潮汐漲退成為海岸岩石的整體。多邊形的陶凳經由電腦控制的內部孔隙，透過機器人三維打印技術，提供潮間生物的棲息空間。有別於龍安寺石庭白沙之間的十五座大小苔石，黑褐和紅棕的高低陶凳隨著潮汐沉浮，或定座或變換方位，成為旅人步禪觀石或坐禪觀海的潮汐座凳。

3D打印潮汐座凳

田園劇場搭建現場

田園劇場裝置

潮汐坐觀

潮汐坐觀裝置航拍圖

從論壇到社區議題

延續《谷埔願景》展覽帶動的社區氛圍，我們緊接著安排了幾場以村民為主體的論壇，了解谷埔的重要議題與村民的期望。配合傳統農民耕作的二十四節氣，我們在立夏開幕後，舉辦了5月的小滿論壇，7月的小暑座談，以及11月配合建築雙年展在北角碼頭的谷埔論壇。透過這幾個論壇，我們逐漸清楚了村民對谷埔保育的看法，也釐清了目前社區關心的議題：交通、公廁、水文。

宋村長的分享

廁所論壇現場

村民的踴躍發言，讓我們感受到《谷埔願景》激起了大家對家園的關切與情懷，也進一步地理解了村民關心的迫切問題。

多年來作為邊境禁區的谷埔，除了缺乏道路交通與渡輪等基礎建設，二十年前在缺乏諮詢的狀況下，家鄉的田地一夕之間被劃為保育用地，更是村民們多年來的創傷。然而，這些長年累積下來對政策的挫折感與缺乏信任，並沒有讓村民失去對公共議題的關心，或與外界的社會體制產生對立。多年下來，村民們普遍接受了谷埔被劃為保育用地的現實，也因為家鄉保存的自然景觀而感到慶幸與驕傲。村民們尤其是年輕一代，都理解谷埔獨特的生態與文化資源的重要性，也願意積極配合香港社會與時俱進的生態保育理念。問題是，我們如何可以協助改善谷埔公共廁所不足、交通設施不便的基礎建設問題？更重要的是，什麼機制可以主導突破現有的行政管理限制，解決谷埔濕地日益嚴峻的水文問題？這些包括濕地堤壩的水門基座的破裂，導致颱風時大規模的海水倒灌，以及步道橋樑的施工不當，導致暴雨期間的河溪堵塞等問題。

這些迫切的水文問題，包括濕地堤壩的水門基座破裂，導致颱風時大規模的海水倒灌。同時也包括近年來河溪積沙後的淤塞，導致暴雨期間的堵塞積水，以及混凝土步道施工後的水流改變，導致淤塞後周邊濕地散佈，而中央的紅樹林濕地缺乏足夠的清水注入等生態問題。

廁所座談、北角座談：方向確立

面對谷埔交通、水文、公廁等公共設施的不足，經過了初步的研究與理解，我們意識到有的問題需要長期的政府單位協調，而有的問題可以在一兩年內做出短期的改善方案。對外的陸路交通，無論是現有沿岸步道的局部優化，或全面拓寬都牽涉更高層次的生態保育論證，也需要更長時間的協調。水陸交通方面公共渡輪需要的港口水深牽涉碼頭的延長工程，但如果透過補助現有的渡船，或許可以提供短期的解決方案。堤壩的水門修補以及濕地的排水改善，更需要配合濕地的生態研究，包括紅樹林以及水文變遷的科學研究，以及與政府水利單位的來回協調。倒是爭取多年無法解決的廁所問題，可以是我們建築團隊的著力點。

香港的鄉村公廁政策遵循一村一廁的原則，谷埔的幾個聚落從老圍到新圍、田心、五肚，即使幅員廣闊戶數眾多，也只能建造一個公共廁所。目前建造在老圍的谷埔唯一公廁，地點深入谷地，和遊人來往的水岸相距半公里以上，無法解決週末行山上千人次的訪客

UABB集籽種城雙年展展覽空間

需求。我們將接下來的小暑座談定義為「生態廁所、鄉村建設」，希望針對這個懸置多年的問題提出方案。

村落的公共廁所一直是鄉村建設的重要議題，無論是外形、功能，或排污系統的選擇。在沒有都市排污渠道的鄉村，化糞池簡單便宜但長遠看必然污染土壤水文破壞生態。應該選擇哪一種生態廁所系統，能符合低造價、觀感好而又容易維護的可持續原則？我們邀請了有經驗的建築師和不同的供應廠家，就外形功能、乾濕分離、通風乾燥、米糠攪拌等系統和村民分享。經過了一個下午的討論，我們理解了村民對生態廁所的接受程度，以及回收有機耕作肥料的可行性，當場承諾要配合啟才學校的課室修復，在谷埔建造一個生態廁所作的試點。

配合香港建築城市雙年展，我們在北角碼頭舉辦一場的座談，作為2022年谷埔系列展覽、論壇的延伸。在北角的雙年展論壇裡，我們邀請公衆和村民討論谷埔的復興策略，包括啓才學校的復修、老圍廢墟花園，也邀請谷埔年輕一代的村民介紹客家飲食推廣的計劃[2]。這個小型的論壇嘗試讓村民在其他的公共領域，分享谷埔的社區經驗，也希望《谷埔願景》能在雙年展裡，和香港其他社區建設共同討論，探索鄉村復育的不同方法。

工作坊與場所營造

團隊參與修復校名記憶

參與「冬至工作坊：想像場所營造——谷埔客廳到老圍花園」的義工

接下來的兩年，配合在谷埔的建造項目，包括谷埔客廳、生態廁所與廢墟花園，我們安排了一系列場所營造的工作坊、導覽、設計坊，期望帶動香港社區對場所營造以及保育的參與。谷埔的場所營造，源自於我們的設計團隊在谷埔客廳建造過程中，動手參與建造的經驗。由於啟才學校前廣場的施工牽涉許多非常規的設計，包括屋頂舊瓦的再利用、原有樹木與花池的保留、碎裂學校招牌的復原，需要設計者、工匠師傅、村民一起在施工現場討論，動手嘗試共同完成。這樣的手腦合作，讓設計、施工和社區，對物質空間的營建過程，以及完成後的場所環境產生特殊的共識與認同感。而這種經過較多迂迴折騰較慢施工過程的結果，產生一種更自然的建造有機性與材料的質感，為場所加入了一種建築工藝的靈光[3]。於是在接下來的項目裡，我們就將營建過程中非常規的工作，譬如廢墟花園的清理發掘、廁所花園的景觀鋪地，轉換為公開招募志願者，以及舉辦場所營造的工作坊。

谷埔 節氣歷

Kuk Po Vision's Community Engagement
谷埔願景的社區參與

田園劇場 7 May

立夏開幕 7 May

小滿座堆 7 May

立夏開幕 7 May

小暑論堆 7 May

潮汐座觀 7 May

北角座談 7 May

冬至營造 7 May

立春營造 7 May

立春游覽 7 May

鷲埜游覽 7 May

雨水開工 7 May

夏至研習 7 May

牌坊修復 7 May

立夏開幕 7 May

谷埔活動節慶日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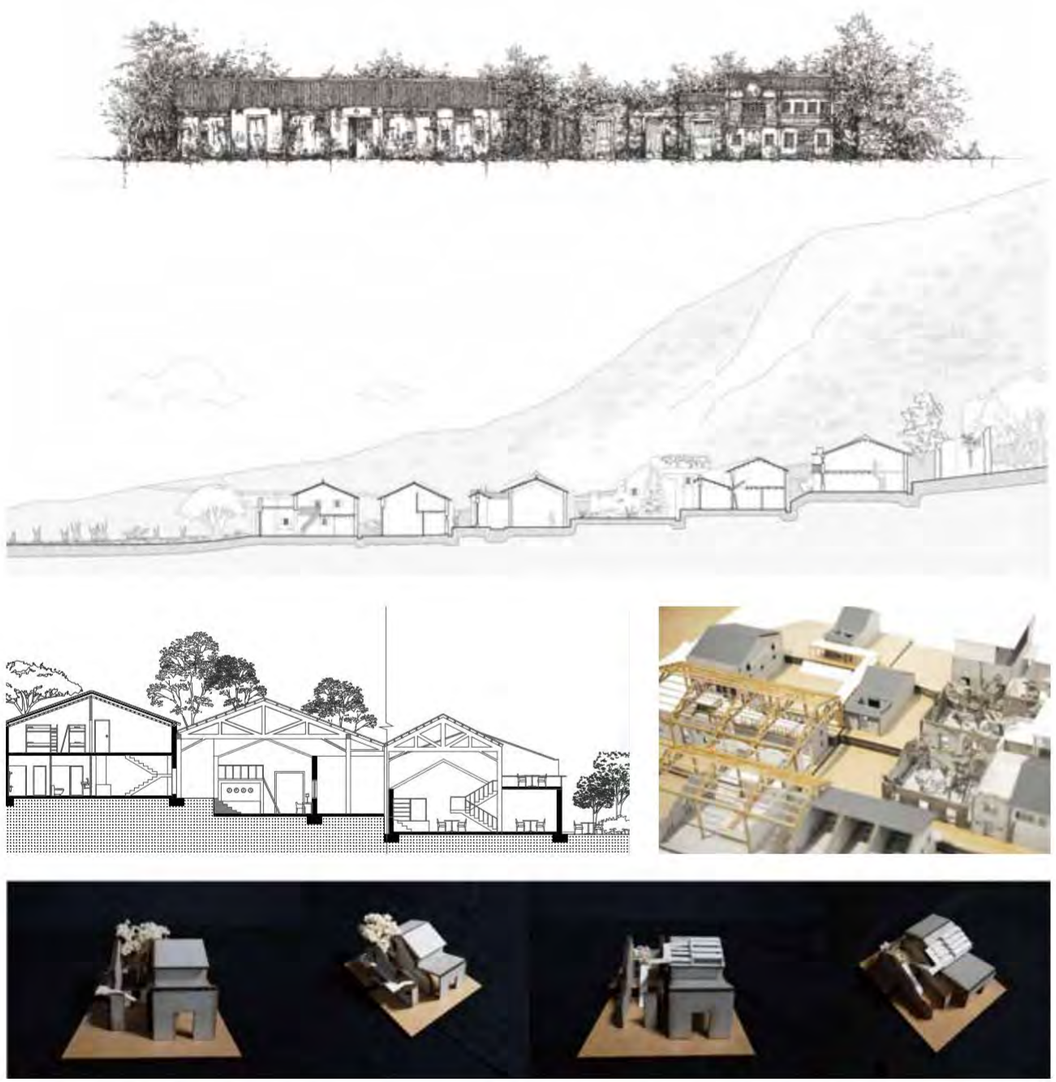
想像場所營造工作坊

廢墟花園、生態廁所

在廢墟花園的設計初期，我們安排了《想像場所營造》，以及《廢墟花園與老宅故事》等幾次工作坊。在初步清理了場地裡的樹木雜草後，面對宋家舊宅廢墟滿地廢棄的磚瓦，與埋沒在土丘與腐木之間的舊物傢具，我們邀請志願者和村民，參與廢墟花園施工前的整理與挖掘。這幾次的工作坊，參與者如同考古學家一樣在斷垣殘壁之間探索，在大樹參天的光影下從舊宅邸裡搬出一簍簍的磚瓦。返鄉的村民與參與者在院牆之間回憶討論建築的空間使用，更在磚瓦間找到不同年代古老的大小瓦罐、儲冰櫃、熱水瓶等家居用品。每次活動都配合了啟才學校廣場的茶點導覽，和田心李家的地道客家佳餚午餐。對市區上班族的志願者而言，這是難得的鄉村歷史體驗，對我們而言更是一步步地瞭解場地建築與空間歷史的過程。

生態廁所的設計是輕架構的模組裝配，我們更希望前面的廣場，成為多元參與動手建造、具有場所感的地方。針對當代鋪地過程中對混凝土和水泥的依賴，以谷埔啟才學校旁的生態廁所鋪地為始，我們希望借鑑傳統鋪地技巧，利用自然資源，如谷埔附近的砂岩礫石、蠔殼和貝殼，以及老屋遺留的青磚碎瓦和麻石，以自然的構造方式，營造讓土地能透水呼吸的鋪地。

在生態廁所完工前，我們計劃安排幾次《場所實驗：生態廁所景觀鋪地》的工作坊，包括第一階段的《取材》、第二階段的《拼湊》與第三階段的《調整》。從開始的取材備料，義工分批從谷埔的海邊撿拾石塊，從新圍和老圍收集廢棄的青磚和麻石。接著以麻石鋪樓梯，挖坑鋪設護土石。最後將收集的材料拼湊在廣場上，進行鬆土、放石、壓石等步驟[4]。這個活動不僅是一個集體設計與動手的實驗，也讓我們思考如何將地方和傳統材料運用到當代建築中，保留這種自然建築材料並與手工結合，讓它們在當代的建築空間中煥發場所與地方傳統的靈光。



《想像谷埔：聚落社區民宿》設計圖（香港大學建築系MDes Summer設計工作坊學生：傅閎宇、姜雨潤、凌子涵，教師：歐暉、平林美穗、王維仁）

想像谷埔：設計、作坊、導覽

在展開營造工作坊的同時，我們也和村民、藝術家，以及不同的專業學會合作，在啟才學校的谷埔客廳，舉辦糯米糍製作、認識谷埔建築環境、手工藝術等工作坊，更包括了多次的導覽活動，期待與更多的民眾與專業團體交流谷埔的保育與活化價值[5]。我們也和香港大學建築系的設計課程結合，讓谷埔的建築遺產與自然環境成為學生的設計練習，也讓學生的設計成為我們想像谷埔未來發展的平台。

2021及2023年的初夏，二十多名香港大學建築設計碩士學生展開了《「想像谷埔：聚落社區民宿」的設計坊》[6]。學生由村落留存的建造痕跡和周遭的自然開始思考：建築與牆體，石階與踏步、田間的步道、林木和溪流、設施與景觀，探索它們原來的功能與留存的價值。他們探究建築的材料性，同時思索這些留存物的價值，進而發展為建築與景觀設計，讓設計的創新成為一種和歷史連接集體的認同。學生在谷埔的老圍、新圍、二肚等聚落選擇場地，探討如何保育活化聚落的空間與建築，成為一個小型的聚落民宿。這個民宿除了住宿房間，同時是村民的社區空間，更能保留聚落的歷史肌理、鄰近的農業地景及周邊的風水林木和濕地生態。

設計的策略包括了三個重點：第一是保留村落建築的歷史與文化痕跡，透過當代建築技術進行修復和加固，將當代的建築空間以謙遜的方式與之結合，讓新與舊的建築空間既融合亦產生對話；第二是關注村民與訪客的互動，通過功能配置及空間設計，不單讓村民成為民宿的有效營運者，並且讓訪客近距離體會他們的日常生活；第三是通過空間動線設計，為訪客創造一個多角度的觀景旅程，充份體驗村落建築與大自然的渾然結合。

藝術谷埔：空間的觸媒

《藝術谷埔》預展（來源：胡康楠）

經過了兩年設計、建造與社區互動的探索，《藝術谷埔》是我們於2024年開始推展的社區藝術計劃，更讓改造完成後的谷埔客廳，發展為推展社區文化藝術的觸媒空間。面對剛完成的谷埔客廳與啟才學校的展覽空間，以及完工典禮時村民訪客的熱情，我們開始認真思考，除了建築、景觀、遺產保育的內容，我們還有什麼其他的展覽內容，可以讓這個建築空間持續的散發靈光？我們是否可以嘗試帶入外來的文化元素，為谷埔注入新能量，讓村民與香港社區對谷埔的未來產生一種新憧憬？我們想到日本鄉村復興，越後妻有大地藝術祭的著名案例，思考能不能邀請幾位藝術家來谷埔創作展覽呢？經過了幾次與村民和藝術家的試探溝通，我們和啟才學校的理事以及村長們承租了三年學校的空間，做了初步的展牆與燈光裝置，同時在谷埔客廳的開幕典禮上，正式宣佈了《藝術谷埔》的計劃。

《藝術谷埔》以啟才學校、谷埔客廳與前廣場為基地，每年配合春、夏、秋、冬四季節氣，邀請香港著名的藝術家駐村，以谷埔為創作主題，舉辦展覽、演講、工作坊、研討等活動，活化荒廢空間，建立鄉村社區與市民的互動平台。《藝術谷埔》除了透過藝術空間，讓建築與生態保育成為市民與村民的共識，更期望透過藝術作品，讓谷埔的景觀與人文成為香港社會的共享資源。

2024/2025的《藝術谷埔》，以《水墨谷埔》為主題，邀請沈君怡、管偉邦、蔡德怡、陳鈞樂四位香港現代水墨畫家，作為駐村藝術家以谷埔為主題進行創作，結合藝術與社區，發掘谷埔的自然與人文景觀。每一位個駐村藝術家在三、四個月的創作期間內，分別在

《藝術谷埔》論壇

啟才學校舉辦《預展》及《成果展》。《預展》向市民和村民介紹藝術家過去的作品，以及後續三個月的藝術谷埔計劃。駐村期間，藝術家在啟才客廳分別舉辦前後兩次論壇，包括藝術家與藝評家和村民的開幕對話，以及配合成果展的講座，成果展覽為期一個月。活動期間，藝術家將與主辦方和志願義工合作，舉辦工作坊、導賞，和市民與社區互動分享藝術的創作歷程。藝術谷埔2024年的首位駐村藝術家沈君怡，以「谷埔喺個島」為主題，在6月預展和9月的正式展，吸引了眾多村民、訪客與藝術家參加開幕導賞與座談。2025年秋季《水墨谷埔》的四位藝術家，將在中環的藝穗會舉辦《藝術谷埔》的聯展，與市民分享鄉村的藝術。

《藝術谷埔》展覽空間（來源：胡康楠）

啟才客廳設計示意

二｜建築：設計與建造

三年下來，谷埔願景的團隊以啟才學校為起點，展開系列的展覽、設計與營造，透過鄉郊保育資助計劃（CCFS）的資助，啟動由「點」到「線」，場所延展的保育活化策略。第一個正式設計改造項目，是學校E課室「谷埔客廳」的修復，也是谷埔建築保育與活化的觸媒項目。由谷埔客廳開始，帶動了學校前廣場的改造，以及生態廁所花園的修建。緊接著進行的第二個項目是老圍「廢墟花園」的設計，同時我們也配合藝術谷埔，引入學校展覽空間的改造。就這樣，我們將每個政府的資助項目，發展成為數個設計項目，讓影響擴大到項目周邊。這種模式讓我們一步步將谷埔村入口，延展成為一系列線形的公共空間。從村入口的大樹豆腐花，一路到谷埔客廳、啟才廣場、廁所花園，沿著步道到伯公廟，界定出更多的社區空間。

鄉村建設另一個重要的關鍵是，設計者更直接地參與建造過程，更能把握材料構造的質感與場所空間的尺度關係。在鄉郊基金的工作模式下，設計者負責協調施工單位完成建造，更能因應工地現場的狀況而調整設計，捏拿材料與構造的細部。設計團隊除了嘗試使用木材質感的竹鋼，更與工匠一起嘗試砌磚疊瓦的不同方式，再利用替換的屋頂瓦片，成為廣場的座椅圍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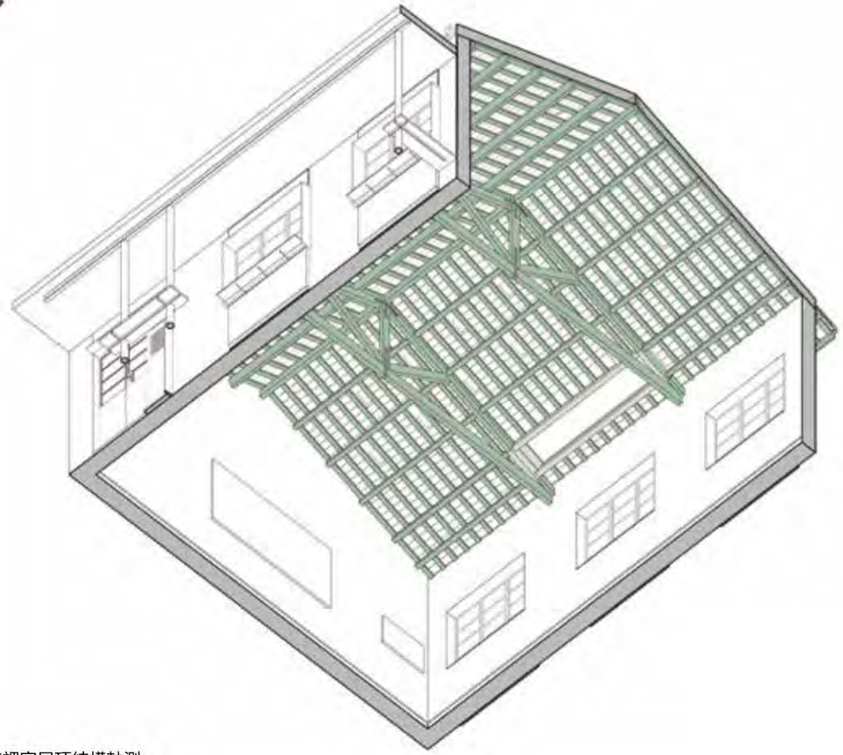
建築設計除了修復啟才學校的E課室，同時配合啟才學校前廣場的整體環境，結合圍欄座椅與原有花木，重構啟才學校招牌成為廣場的景觀裝置，建立谷埔的社區客廳和文化公共空間。設計利用建築的前廊與啟才廣場，在啟才學校南側設置生態廁所，配合花園廣場與社區有機耕作，啟動綠色谷埔的公共設施。在尊重環境減少干預的原則下，整體設計結合建築與景觀、文化與社區，讓谷埔客廳與啟才廣場成為有到達感、場所感的公共空間。

谷埔客廳：啟才學校側房修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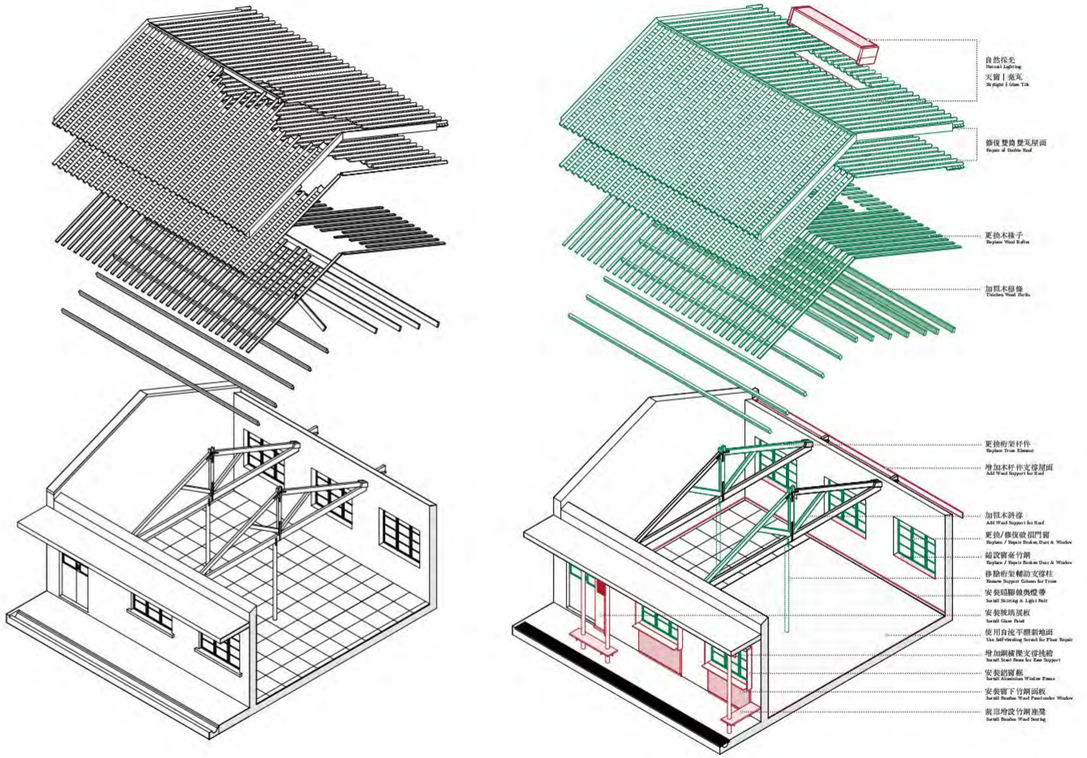
建於1963年的E課室，是戰後香港鄉村學校的典型樣式。這棟雙坡頂帶前廊的獨立建築，兩側為承重山牆，前後立面的牆體，配合混凝土鋼筋與楣樑，各有三組門窗通風採光。建築屋架以中間兩組木桁架，配合兩側山牆支撐木檁條、木椽與屋瓦。屋瓦採用香港獨特的雙筒雙瓦構造，增加隔熱與屋頂的防水效果。近十餘年課室年久失修，桁架結構承力不足，檁條屋瓦塌陷荒廢，啟才學校招牌在颱風後損毀跌落。香港大學團隊於2022年展開修復設計、2023年底修建完成，正逢啟才學校結業後30年。

作為谷埔村民與訪客中心，設計首先修復教室破損的屋頂結構，補強原有的木桁架、替換損毀的木檁條、屋瓦、門窗。設計同時在屋頂增加亮瓦與高窗，引入光線與大樹景觀，強化室內的自然採光以及與室外的空間互動。室內空間除了保留原有的黑板講台與局部的地磚，結合兩側開窗與前後牆體設置展示燈光。室內門窗更結合前廊立面，在兩側的窗台內外增加窗框，強化牆體門窗的空間深度。外牆立面設計結合前廊的結構補強，增加立柱延伸為座椅，加強室內外空間的互動與過渡。

修復後的啟才學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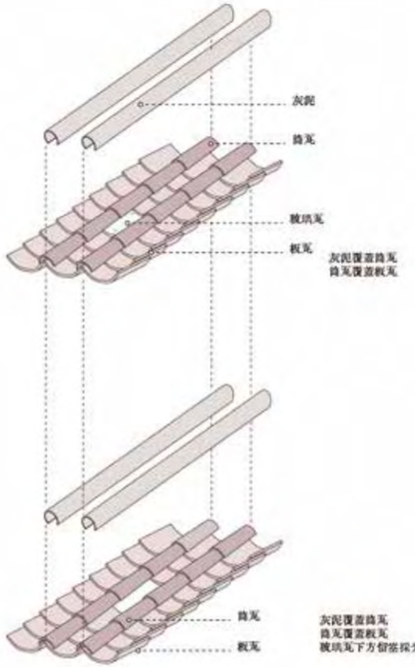
E課室屋頂結構軸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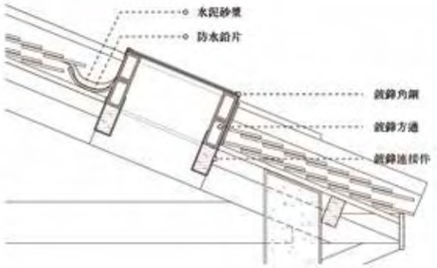
修復前後的屋頂結構軸測示意

谷埔客廳與校名記憶（來源：胡康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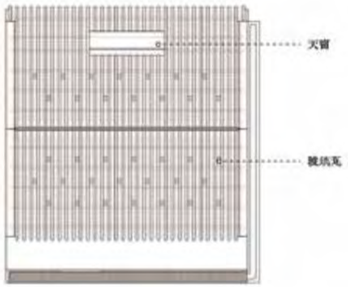
還原雙層瓦



採光天窗細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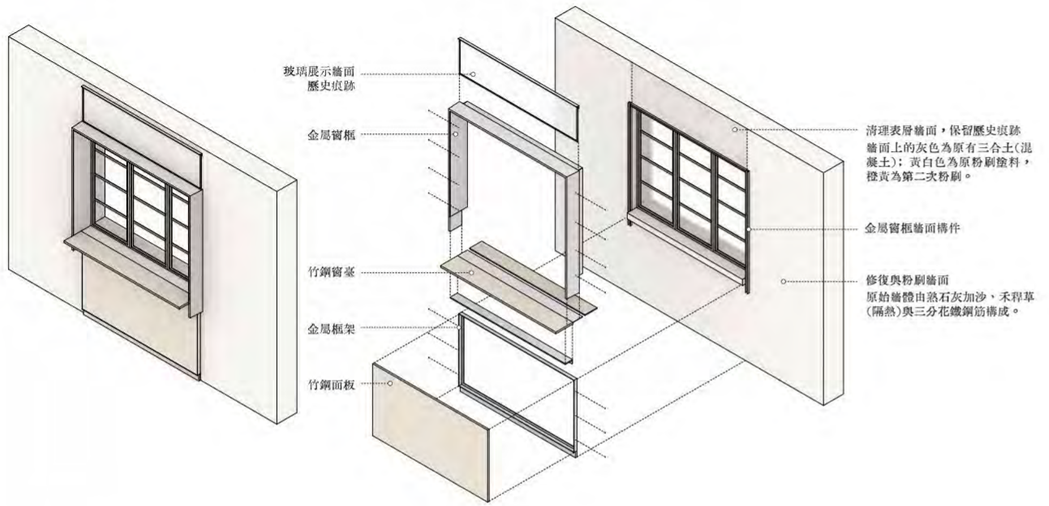
屋頂平面圖



屋頂結構設計研究

屋頂：屋架、鋪瓦、採光

課室屋頂的修復設計包括屋架、屋瓦，以及採光、天窗。屋瓦修復保留原有的雙筒雙瓦構造，利用更替舊瓦的機會加入玻璃亮瓦，改善室內的自然採光。屋架修復更換了木椽及部份的木檩條，保留了原有木構造桁架，重新進行結構計算後替換桁架杆件，並加大斜撐的構建尺寸。採光的設計帶入亮瓦，增加室內自然採光的均勻分佈，同時在後側屋面加設框景天窗，透過遮蔭大樹引入綠葉過濾的間接光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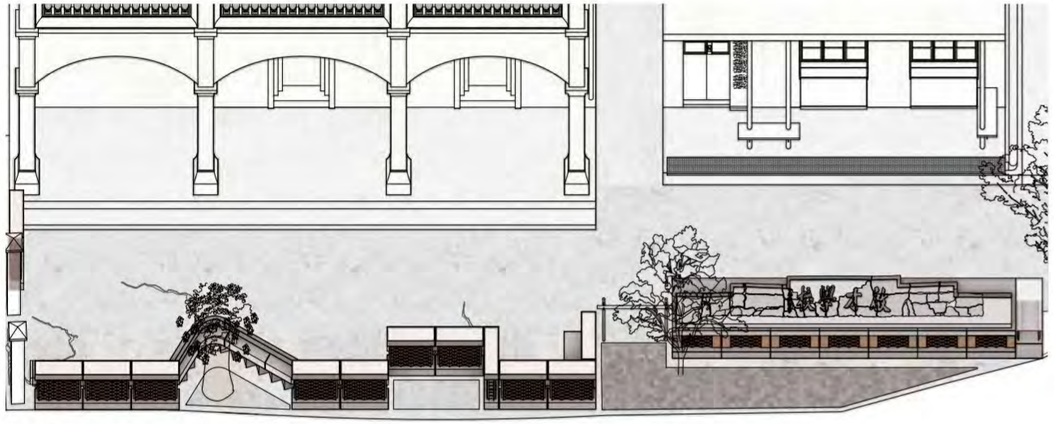
立面設計建構拆解

立面：前廊、窗台、門窗

外牆立面的保育設計，包括門窗與窗台、立面與前廊。立面修復原有鑄鐵門窗，以鋼構和鋁板加深窗框及牆體的厚實感，以竹木將窗台向室內外延伸，利用竹木溫潤的立面材質，鼓勵人體倚窗觀景，增加室內外空間互動。設計分別在入口大門右側與窗戶上緣，透過玻璃的文字說明，與玻璃保留修復前的牆體質地，強化立面的窗台比例，更闡釋建築的修復的歷史與物質性。設計同時利用前廊挑簷的結構補強，增加兩根鋼構立柱與橫樑，協調竹木窗台結合座椅，將室內活動經由廊道的過渡，與啟才學校前廣場的整體環境合為一體。

啟才客廳立面修復細節

啟才廣場： 景觀、記憶、願景



啟才廣場景觀方案

啟才廣場的設計彰顯谷埔的文化願景，逐步將谷埔村南側的步道入口由海傍往濕地，延伸為序列的公共空間。設計除了整合場地周邊的不同建築，包括啟才客廳、啟才學校，以及海傍榕樹、宋伯山水豆腐花的賣亭與儲存建築，更期望進一步帶動廣場與海灣濕地景觀的生態互動。廣場座椅圍欄的設置循環再利用屋瓦建材，同時明確牛群與社區公共空間的領域，廣場設計包括整合環境景觀、校名記憶，以及材料建造、牛群防護等問題。設計透過廣場將學校與谷埔客廳的建築前地連成一體，透過兩個建築空間以及協天宮的功能互補，彰顯谷埔的社區與文化願景。設計同時將「啟才學校」原有山牆題字原件拼復，作為學校廣場的主題展示，尊重歷史建築修復的本真性。更期望由啟才廣場帶動眺望濕地與觀鳥的景觀生態互動，喚醒村民對學校空間與谷埔田園的集體記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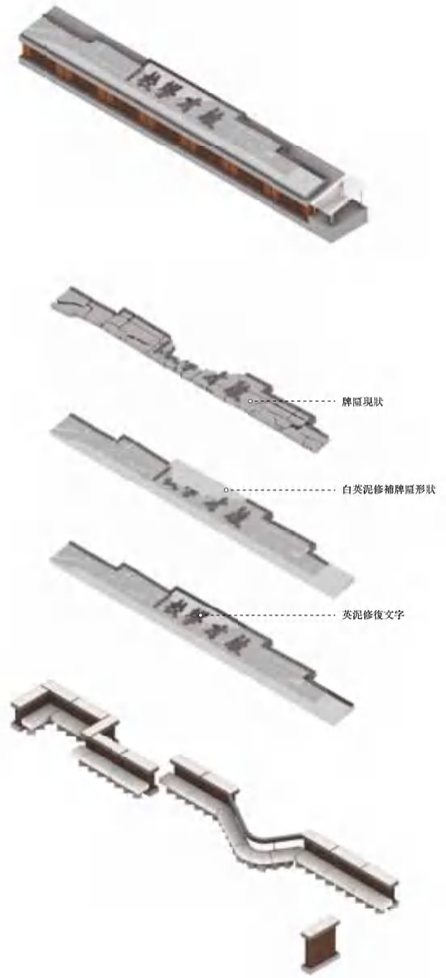
圍欄與校名記憶頂視

校名記憶建構細部

模組圍欄與場地互動

將啟才學校先後兩座建築的前地整合為一個廣場，設計首先面臨現有的鐵網的拆除與新圍欄的設計。由於谷埔的牛群經常經過學校來往沙灘與棲息草地間，圍欄的設置是防護牛群進入建築的必要設施。圍欄採用現場預製的模組化構造，除了避免混凝土基座的澆灌，也可以彈性地配合場地的既有花木挑整位置。圍欄高度與開口協調人群出入，內外配合座椅增加廣場內外的互動。圍欄轉化村裡的防牛鐵桿成為門閘，除了防護牛群、確立社區公共空間的領域，更結合E課室建築廢棄屋瓦建材的循環再利用，以模組化設計保持彈性調整的可持續原則。

啟才廣場軸測圖



原啟才學校E課室校名記憶修復及廣場圍欄設計方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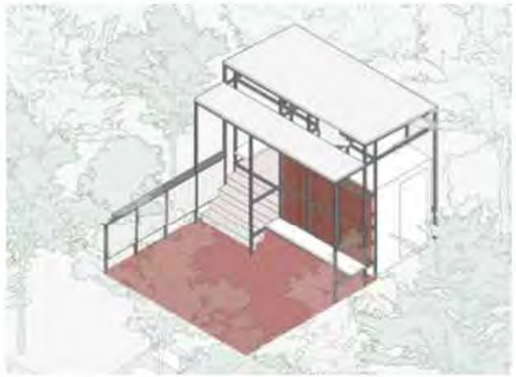
校名記憶與啟才客廳

校名記憶與谷埔願景

課室E立面上「啟才學校」原有的山牆題字，為紅磚砌批盪粉刷的牆體。多年前課室屋頂損毀後，山牆在颱風後坍塌碎裂。設計團隊在E課室建築整修時，先將屋頂找到的碎裂牆體在地面上初步拼湊，之後施工師傅們又在路前的邊坡找到了剩餘的碎塊。由於現有的出挑前廊鋼筋老舊，結構上無法再承受復原牆體的重量和帶來的風壓，我們瞭解了「啟才學校」碎片拼接後的山牆題字必須異地復原。考慮歷史建築修復的本真性，以及前廊的結構安全，設計將碎裂的山牆原件拼復，以淡綠的水泥色保留裂紋，設置於廣場前地設置基座平台上。配合圍欄的疊瓦與說明文字，我們讓校名的記憶與學校的歷史，成為啟才廣場的主題展示。谷埔客廳和啟才廣場的設計，除了維護修復年久失修損毀的課室，同時保育歷史歲月的痕跡，更期望帶入前瞻的文化活動，開啟谷埔的未來願景。

生態廁所：建造場所庭院

生態廁所平面設計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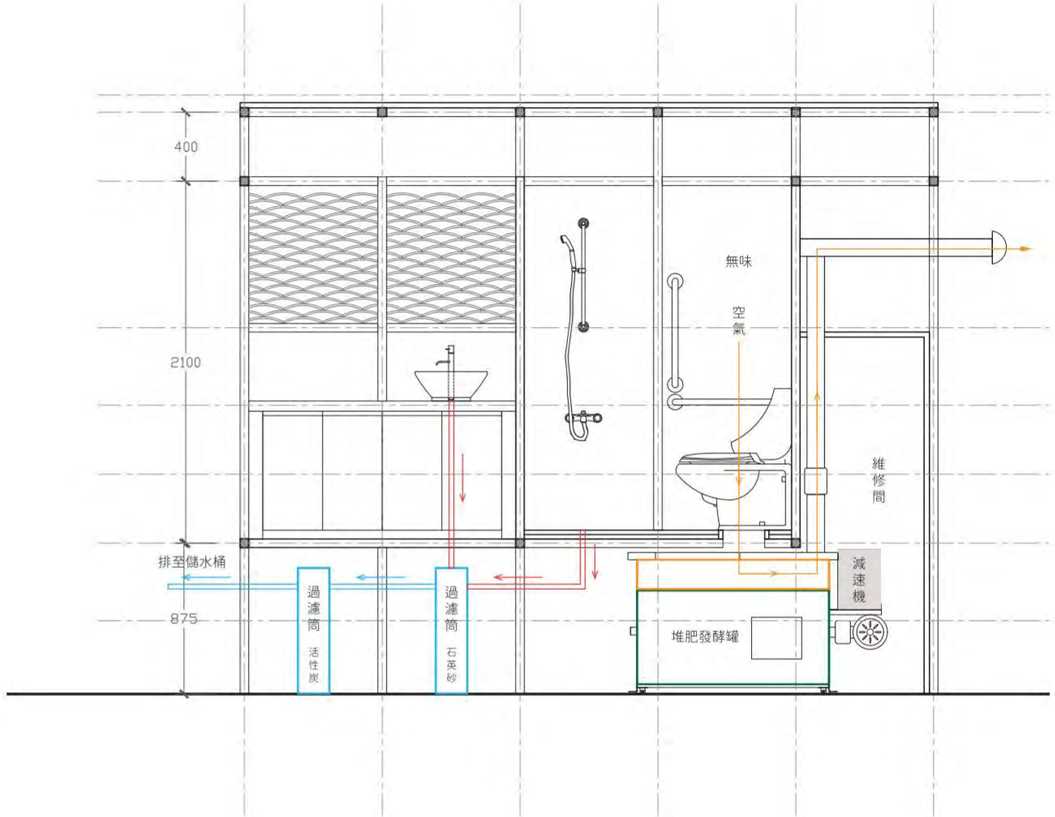
生態廁所設計方案

相地

在之前谷埔論壇的廁所座談中，設計團隊做出了建設生態廁所的承諾。接下來面臨的問題是位置和系統的選擇。原規劃生態廁所設於啟才客廳後側的巷道，因牽涉政府地權、擋土牆規範與協天宮風水等問題而擱淺。經過來回協調最後定案的廁所場地位於啟才學校南側[7]，將谷埔村入口的公共空間沿著村道推進，成為線形的序列發展。我們決定將廁所設置在場地的內側，將原本雜草叢生的荒地整理為庭院，讓廁所與前地成為一個口袋形的小庭院。三面林木環繞的廁所結合庭院廣場，面對濕地強化了沿著步道入村的空間體驗。

預製與模組

經過幾個生態廁所的系統評估，我們最後選擇的木糠式系統除了通風難易與維護繁簡，方便村民回收



生態廁所運行策略

廢墟花園場所營造工作坊

有機肥料，更考慮使用者視覺與心理感官的愉悅[8]。配合生態廁所設備系統的裝設與維修，我們將地板架高方便場地的自然排水，同時減少建築對土地的影響。我們使用輕鋼結構的模組設計，除了方便材料運輸與現場裝配與拆卸，也讓80釐米的預製輕鋼模具在4米寬的場地內，精確的協調1.6米寬的前台、廁所，與0.8米寬的設備間。設計在貫徹對流通風與自然採光的原則下，結合工業鋼版與輕盈的陽光板，與啟才學校回收的紅色疊瓦和廣場鋪地的磚石，讓生態廁所的外形，產生一種場地的傳統與現代，地方與區域的對話。

場地營造

我們期望廁所的前地能營造一種場所感，成為具有材料質地經由自然建造完成的場所。相對於當代營建對混凝土和水泥的依賴，我們向傳統營建的鋪地方法學習，利用自然材料如周邊海岸的紅色砂岩礫石、含石灰的蠔殼，以及村裡廢棄麻石和青磚碎瓦，以自然有機的材料和鋪地方式，讓鋪地後的土地能可持續的透水呼吸。我們在構思了鋪地的材質種類、尺度大小配比後，團隊策劃了多次《場所營造》的工作坊，邀請專業志願者和義工參與，經過取材、鬆土、放石的程序，結合動手營造的多元性，完成整體的設計調控。

生態廁所

廢墟花園：舊宅肌理的保育再生

老圍廢墟花園的保育設計，除了展示谷埔百年來多開間民居的空間變遷，也是建築牆體的材質肌理與樹根、風雨自然的對話，見證取之自然的物質文化回歸自然的過程。站在宋家廢墟宅院裡，面對院落的參天大樹與交錯的樹根老藤，以及枝葉縫隙透出的陽光和土牆上的移動光影，我們提出了幾個設計議題與想像：

-老宅的生命

如何保留院落裡的老牆與相互交錯的樹根，捕捉牆面的土石肌理與移動的光影？如何捕捉土木建築的生命變遷，讓物質隨時間優雅緩慢的回歸自然？如何讓斷瓦殘垣、雜草叢生的廢墟恢復生機，成為廊台亭閣與歷史記憶的交錯，訪客遊園尋夢的花園？

-遊園的庇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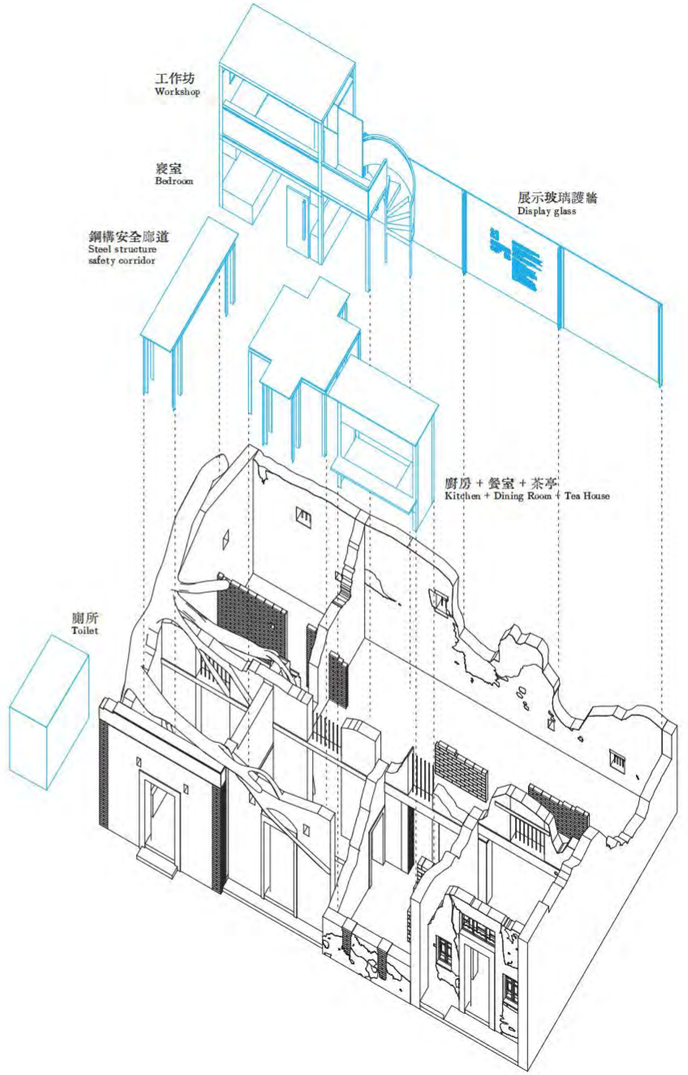
如何提供一條清晰的遊園廊道，保護遊人的安全無虞，同時維繫老宅的自然生命？如何讓土牆與樹根共生的有機體與可測算控制的現代鋼構玻璃，獨立分離而相互保護？如何讓遊人登高遠眺俯覽園景，開啟老圍與谷埔新舊共存的願景？

-自然的人居

如何讓廢墟成為花園的理想居所，提供訪客感受空間裡的光影移動，和小院裡陰晴雨雲的獨特的日常體驗？如何讓花園裡的鳥語花香蛙蟲共鳴，開啟人居環境與自然共存的生活想像，如何示範一個生態極簡的生活方式，寢憩梳洗茶果品嚐隨心所欲而不踰矩？

宅院空間類型發展

位於老圍最後一排的宋家3+1開間排屋，由宅基地的形制判斷，是清代興建的三開間合院加上緊臨單開間。香港新界的三合院源自廣府「三間兩廊」或客家「駁廊天井屋」的形制，立面三開間中間的內凹入口配上麻石的門框，是傳統民居的凹斗式格局。進門後是原來天井的明間，左右側間是對稱的兩廊，右邊側間作為廚房，有完整的磚砌灶台與煙囪。經過幾代的人丁繁衍與發展，靠老圍中央的單開間，很早就獨立成一戶單開間住宅，有單獨的內凹式入口。靠外側三開間之後分為兩戶：左側的單開間宅與右側的兩開間宅。最後，宋家的3+1開間排屋劃分為三個居住單元，都是前庭後廳室的形式。前庭加了向內傾斜排水的屋瓦，



廢墟花園設計方案

廢墟花園現狀空間

老牆肌理測繪記錄

安排了窄小的浴室、灶台，延續了天井的服務空間。雙坡頂的主屋被隔為前廳後室，加上夾層的睡鋪，成為一個30平米的單開間住宅，反映了清末民初谷埔人口成長的時期，老圍、新圍的高密度居住狀態。

廢墟宅院與大樹

谷埔有近半的傳統客家建築屋頂都已局部崩塌，其中更有不少的宅邸屋頂已經完全消失，只剩下宅基地周邊殘垣斷壁的磚土牆體，以及雜草樹木叢生的宅院。其實，多數的傳統建築都面臨年久失修、漏水潮濕的問題，特別是木構瓦頂的傳統民居。瓦頂久未修補開

始漏水後，木椽和木檩條逐漸被侵蝕腐爛。長期的腐蝕導致椽子檩條出現斷裂，屋頂出現局部的塌陷帶入更多的雨水，最終導致屋頂的完全崩塌。隨後，雨水開始侵蝕夯土和磚石牆體，鬆動的磚石和泥土逐漸掉落。受到牆體的防風保護，瓦片泥土磚石慢慢沉積墊高，成為樹木生長的理想土壤。牆基隔斷了外面植物的侵入繁衍，減少了與周邊林木競爭陽光的壓力，讓宅院內的植被得到更好的成長條件。除了宅院裡參天的大樹，土石牆體內飽和的水份也成為榕樹根攀沿生長的載體，這是常在廢墟老宅裡看到樹牆的原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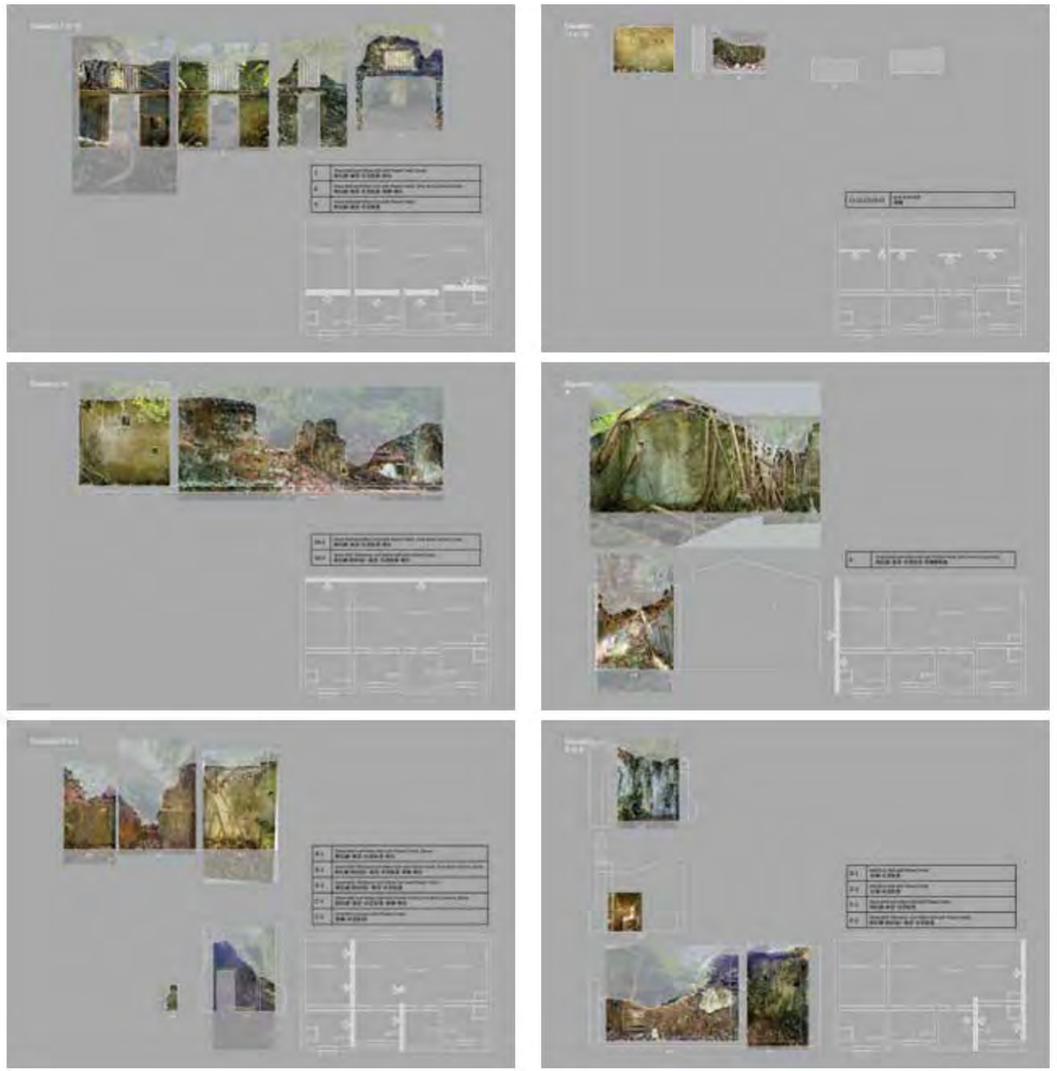
宋家宅院裡枝葉參天的榕樹，樹根依附在土牆上交錯延展，順著豎向和橫向的牆體生長。除了滿佈牆身的樹根，也有樹根獨立落地成為根柱，擋在左側大門後的院子裡。經過幾十年的發展，大榕樹和建築成為一個共同的生命體，側牆因為樹根的保護而更為堅固，在建築土石逐漸倒塌的過程中，成為最有韌性和完整的墻體。

探索場地

面對老圍宋宅廢墟的殘垣斷壁，第一個挑戰是如何披荊斬棘進入場地，在宅院裡找到一席之地。站在雜草叢生、大樹參天的土堆上，我們理解到，要進一步地測繪牆體、全面瞭解建築，需要有計劃地逐步清理場地：鋸開移除倒塌的樹幹、斬除荊棘雜草、搬開大石、理解起伏的地形、確認出牆基邊界與牆體輪廓。經過兩輪的清理，在一簍簍的礫石裡，我們看到夾雜的舊物器皿，意識到工人的搬運清理速度太快，必須即刻叫停，邀請義工參與施工前的清理挖掘[9]。如同考古學家一樣，我們在磚瓦礫石中，找出各式各樣的生活用品如瓦罐、雪櫃，在宅院外的空地上將石塊、磚瓦、器皿依序排列。在幾次的清理工作中，屋主和村民們和團隊一起在瓦礫間探索，回憶他們記憶中的舊宅和空間使用[10]。對我們而言，場地清理工作是了解場地建築、物質文化與場地空間歷史的重要過程。

老牆肌理測繪紀錄

宋家老宅的建築測量與圖面繪製，是一個瞭解老牆建築肌理的過程。在測繪了建築的平面後，除了復原建築的原有平面圖，我們更按照宅院裡的土堆的分佈在平面圖上加入等高線，紀錄土丘地形的變化。而面對建築內外樹根纏繞肌理豐富的立面，我們的挑戰是如何測繪這些殘破而質地豐富的牆體立面？利用局部攝影的拼貼，我們完整地紀錄每一個空間的每一面牆體，然後以線描繪製牆面細部：砌石磚土的肌理與大小樹根的分佈。面對四開間建築的五道豎向牆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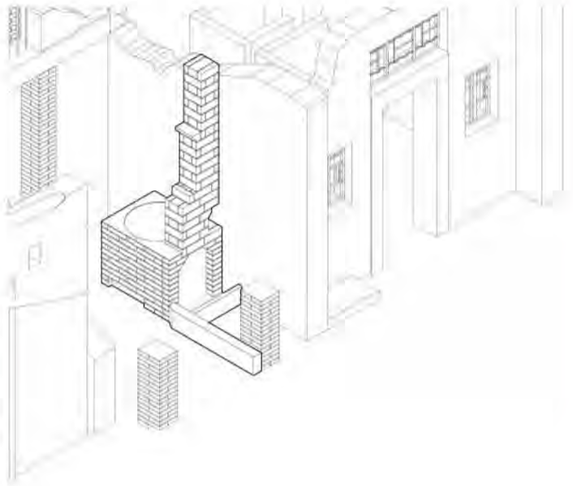


老牆肌理測繪記錄

廢墟花園測量與繪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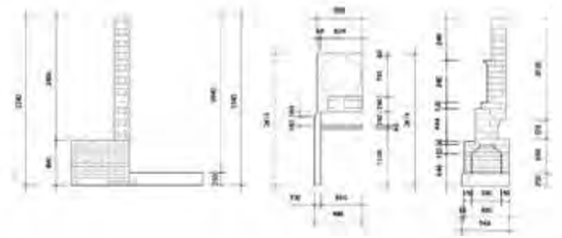
以及由外往內三進空間的四道橫向牆體，我們分別A-E、1-4的順序編號，將建築的22段牆面和照片重疊組合後加上材料描述，希望完成一套詳實的牆面紀錄，作為保育設計的施工圖依據[11]。

整體而言，宋家宅院的牆體基本上是400釐米厚的砌石牆，由粉砂岩、礫石、以及夯實的黃泥組合構成，牆面外覆灰泥批盪。作為主要牆體構成的粉砂岩來自谷埔海岸，體塊最大。砂岩之間夾雜著大小礫石，以及作為填充黏結的黃泥。就資源有效利用的角度看，宅邸除了大門周邊的青磚砌柱與條石門楣，以及四周牆角青磚與條石的交錯加固，其餘牆體均以就地取材的石塊和黃泥完成。



遮蔽結構：保護加固與保育

面對由砌石、青磚、夯土與樹根交織而成的，複雜而豐富的牆體肌理，我們意圖構思一個保育牆體的最佳方案。經過多方的探索嘗試，包括徵詢不同的保育專家與施工團隊，我們開始意識到以現代工程技術來保育這個有機複雜牆體的困境。首先，結構工程師無法測試與計算這些牆面的強度，也就難以提出加固牆體的方法。面對樹根與土石共生的有機牆體，砍掉樹根牆體必然倒塌，因為交錯的樹根已經成為土石的鋼筋，但我們卻無法計算它們的結構強度。部份保育施



廢墟花園原烟囪測繪圖紙

工團隊建議拆除重建，模仿原本老牆外貌並保證新牆的結構安全，而這當然是違反建築保育的原真性原則。

經過來回的思考評估，我們決定盡可能不碰觸隨時間與自然演變的樹根牆體，轉而建立獨立安全的遮蔽結構。在保護人身的同時，加固關鍵的門框與牆角。我們評估了牆體脆弱易塌的關鍵位置，包括門楹下方與獨立高牆。順著主要的空間體驗，我們設立兩段鋼結構玻璃頂的廊道頂住四道門框和院牆，同時在院宅兩端的高牆空間——廚房與居室，分別建構了兩個鋼構的遮蔽結構。這組兩廊、兩廳的四個結構物，提供了宅院四個保證人身安全的遮蔽結構，也以獨立的方式被動加固，以防止牆體的進一步倒塌。

設計任務書：遊園人居

我們發展了一條連續的廊道，串連這四個空間結構體，同時以架高的格柵和階梯，建立步道穿越高低起伏的山丘花園，逐步在結構安全與空間體驗之間，找到平衡，設計一個豐富的遊園空間體驗。我們也在廚房與居室的內外兩端，分別提供了茶歇的台座與吧台，以及居室和提供眺望的樓亭，讓宋家宅院成為遊園空間的同時，也是日常生活的人居空間。由此，我們發展的設計任務書包括了遊園與人居。

廢墟花園施工現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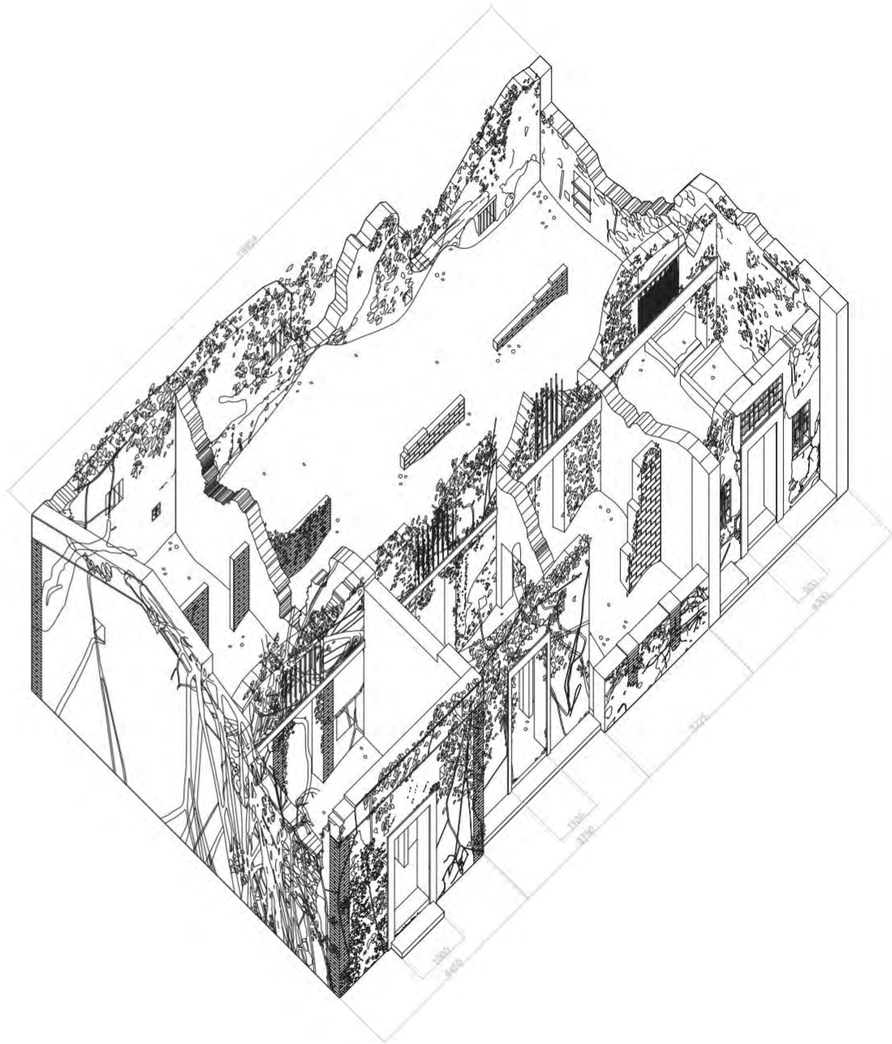
廢墟花園現狀

廢墟花園設計效果

- 遊園：繞園步道鋪地 + 鋼構安全廊道 + 展示玻璃護牆 + 亭閣登高遠眺
- 人居：寢室 + 作坊 + 茶亭 + 廚房 + 餐室 + 淋浴 + 廁所 + 花園

老圍後排的宋氏舊宅，保存了傳統四開間連排住宅的痕跡，老牆與樹根合為一體，成為綠樹遮蔭的生態花園。設計利用宅院的空間特色，結合了結構安全的現實，安排了亭台廊道的遊園空間，重建了簡單的生活空間，保育了建築的牆體肌理，以及建築與大樹共生，物質文化與自然生態的歷史痕跡。

我們無法避免老宅的牆體肌理隨着時間改變，我們的保育是延長老宅的生命，參與呵護老宅復原自然的過程，讓老宅更有尊嚴更有意義地回歸塵土，融入大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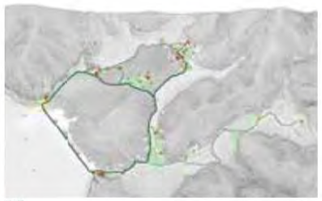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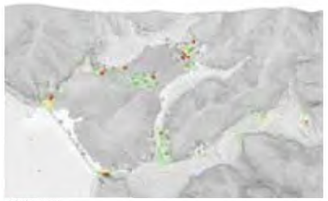
廢墟花園軸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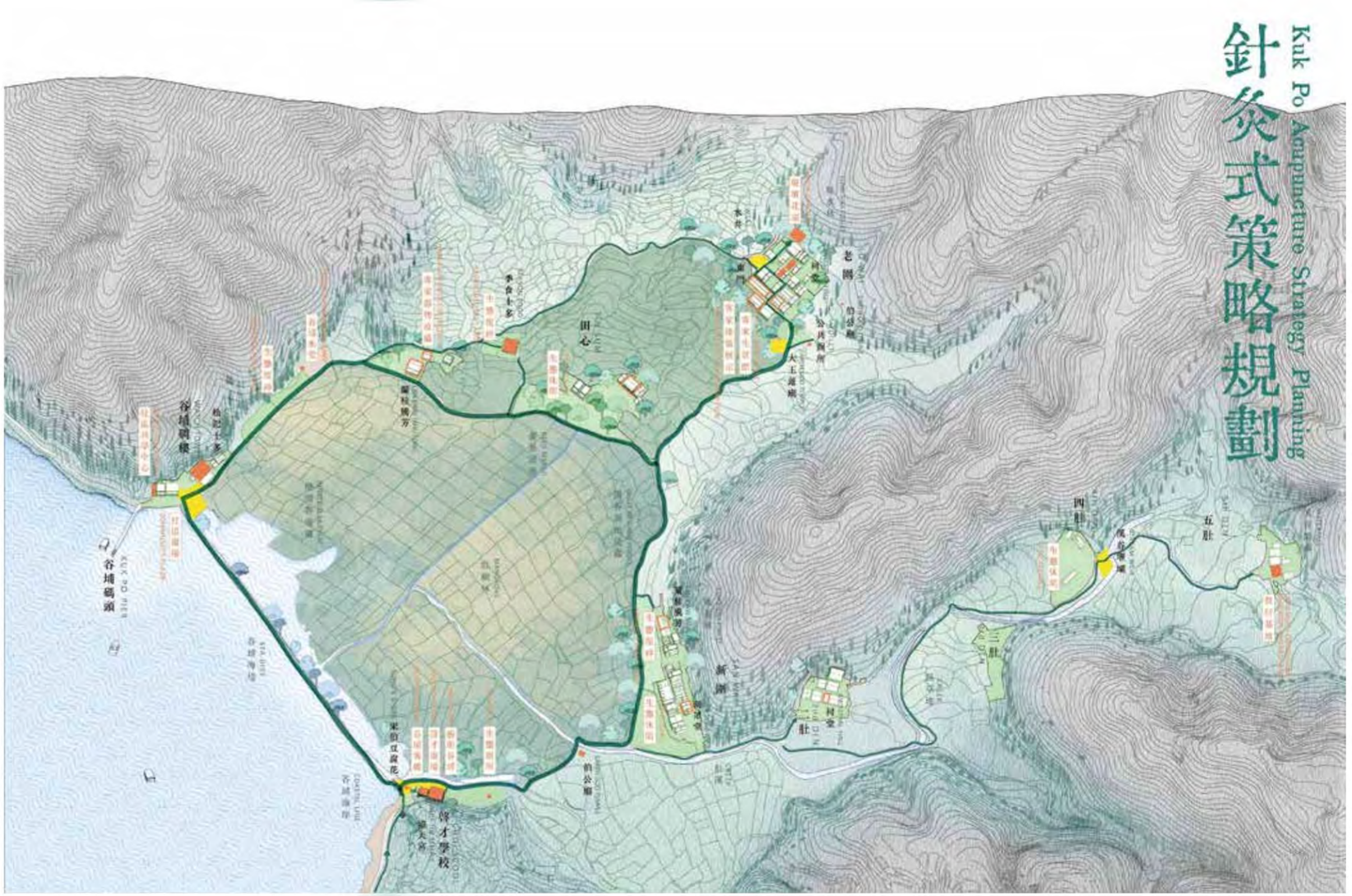
廢墟花園設計效果

三｜規劃：微更新與針灸策略

面對谷埔獨特人文建築遺產與自然生態景觀，我們希望的谷埔願景是一個有韌性而可持續的保育發展策略。有別於經由大型發展基金主導[12]，或單一發展商投資的村落改造，我們希望能協助谷埔，發展一種由點到線到微更新策略，形成一種由下而上、由小而大、循序漸進的保育發展模式[13]。在這個態度下，我們歸結了下面的幾個規劃的策略原則。







谷埔針灸式策略規劃

由小而大、由下而上、循序漸進

事實上，在鄉郊保育基金的資助下的谷埔願景計劃，已經決定了由小而大、由下而上、循序漸進的原則。第一，透過鄉郊保育基金的補助模式，必須有村民願意參與規劃或建築師合作，提出土地或建築參與計劃的提案，這已經一定程度的保證了由下而上的村民參與。第二，基金補助是以小型工程的額度為標準，間接地控制了這些項目的大小規模，也促成了村落「微更新」的發展模式。第三，基金的補助申請每年一次，對每個團隊同時間的項目數量限制，也間接地拉開不同項目的時間先後，成為循序漸進，而不是一次到位的模式。

由小而大、由下而上、循序漸進，這幾個原則是相互依托的關係。因為由點到線、由小而大、循序漸進的原則，規劃策略能因應外在條件的改變而調整，自然增加了項目的韌性。因為針灸式的設計改造，針對一個局部的問題解決，容易啟動周邊環境的觸媒效應，為社區帶出新的能量。因為是由下而上的微更新改造，每個改變都能帶動更多持份者，建立更寬廣的共識平台，強化了保育發展的可持續性。

由地圖開始：點 - 線 - 面的規劃

三年前開始的谷埔研究，我們繪製了一張「谷埔願景」的地圖冊頁，日後逐漸補充更新，這張地圖成為我們規劃策略的藍圖底稿。這張以旅客文化生態體驗為目的而繪製的導覽圖，鉅細靡遺地標註了谷埔的自然與人文資訊，自然就成為以現狀改善為基礎的規劃底圖。這些文化地景包括聚落、步道、景觀、河溪、棲息地，以及主要的建築與空間，絕大多數都是我們保育的對象和保育發展的基礎。在這個底圖的基礎上，我們也確立了谷埔基本的交通架構：對外交通聯繫的堤壩北側碼頭，與南側的沿海步道；對內交通環繞濕地一圈的主要步道；以及延伸老圍的步道，延伸到二肚五肚的溪谷步道。

在這個藍圖的基礎上，我們確認了幾個關鍵的公共空間作為建築改造起點：啟才學校旁的E課室和啟才學校的前廣場。緊接著，我們啟動了老圍廢墟花園的改造。第三年，配合碼頭松記餐館的提升、週末的谷埔渡輪計劃、以及田心李家的四季食堂，我們提出了田心楊家大屋、新圍新眾堂作為生態教育中心的整修計劃，期望逐步建立沿著谷埔濕地步道，由點到線的序列公共空間。配合老圍後側廢墟花園的完成，我們也提出了老圍前的宋家大宅和伯公廟廣場，作為谷埔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育站的提案，進一步建立老圍內部，以及老圍和濕地之間，由點到線而面的聯繫。

針灸與觸媒

針灸式的規劃策略，一方面是解決一個點位的急迫問題，同時也是透過局部問題解決，帶動周邊的其他點位的環境改變。針灸式的規劃也包括策略性的評估，權衡針對哪些點位或局部問題的改善，對整體環境的提升具有更關鍵的意義，能帶動更大的邊際效益？除了解決問題，更讓改善的建築環境成為觸媒空間，進一步的激發活化帶動周邊和整體的環境。

針灸式設計其實是一種比喻，相比於重新來過的全盤規劃，讓我們面對新老並存的城鄉問題時改變策略，在接受現狀的前提下尋找關鍵點突破，發展一種逐步改善現狀的整體策略。和針灸設計方法一體兩面的，是一種觸媒的設計效果，就是完成了一個設計產生的改變，會帶動下一個設計。一方面因為成功的設計讓大家看到了空間改變的力量，因此開啟下一個改造的可能。同時，也因為空間改變後形成新的社會或產業可能性，讓空間的改變成為了一種社會改變的觸媒[14]。

在谷埔，針對啟才學校旁邊E課室的修復，是對迫切點進行的針灸改善。E課室的修復，帶動了周邊啟才學校的前廣場改造，以及後續生態廁所的建造。緊接著修復後的谷埔客廳和啟才學校，成為谷埔入口區域的空間觸媒，啟動了藝術谷埔的藝術家駐村創作計劃。同樣的，我們希望老圍後側廢墟花園的微更新改造，可以帶動老圍前端另一個迫切點位的修復，讓宋家大宅和周邊的廣場成為谷埔物質文化遺產的保育站。我們更期望廢墟花園和前廣場這兩個改造，成為老圍的空間觸媒，帶動社區的村民與其他團體的投入，讓老圍成為由點連成線，進而成為面的保育活化。

溫和的創新

和微更新改造息息相關的，是對現有環境的尊重以及對創新的謹慎態度。創新是建築設計本質基因，然而面對文化遺產的保育和民居的傳統，在村落的改造對於設計創新，應該有一種不同的立場。鄉村建設有幾個假設：鄉村的美是建築與自然環境的高度契合，是建築個體之間的相似，與組合機制而形成的整體。鄉村的民居在穩定的地理氣候、技術材料與文化社會語境下，透過「模型加調整」的建造機制成為一種成熟的集體形式[15]。因此，鄉村的建築形式基本上是穩定的演化，而不是尋求視覺的差異的刺激，博取眼球的驚喜而成為網紅景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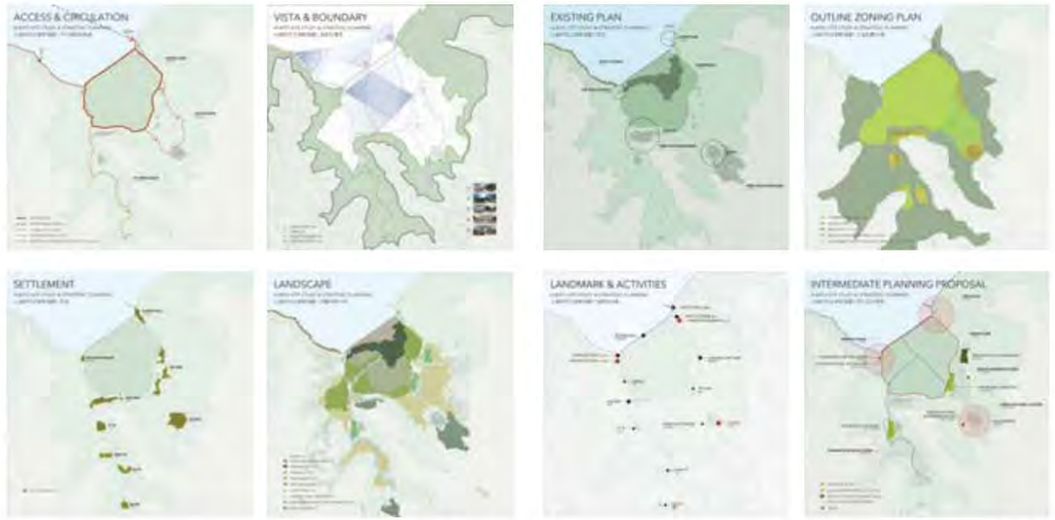
鄉村建設當然應該尊重村落的傳統風貌形式，然而除了古蹟紀念物的歷史保育之外，鄉村建築也不應該只限於傳統的形式延續。在現代建築文化的語境下，建築師面對傳統與民居建築的形式語境，應該如何的延續整體風格？建築師面對新的空間需求與材料條件，又應該如何的反映當代？鄉村建造的建築設計可以是形態學的，因為形態學的設計能充份理解既有的建造肌理與形態邏輯，在特定形式邏輯下產生的創新變化，保證了一定程度的構造邏輯、生活的功能關係與尺度，以及建築與建築之間的整體感[16]。

在這個前提下，我們期望的谷埔的建築設計與環境改造的創新是溫和的，是建構在對民居建構的理解下的改善與驚喜，而不是在傳統中植入差異的刺激，甚至在敏感的紅樹林裡加入五光十色的干預，成為嗑藥式的亢奮與形式解放。在鄉村環境的語境下形式的轉化多半是演化與漸進的，創新多半是溫和而敏銳的，類似自然過程的形式轉化，是一種輕微的空間材質的驚喜。

積極介入：拯救屋頂、疏通河溪

在高密度城市的香港，谷埔的保育價值在於大規模的紅樹林濕地，以及完整的客家傳統聚落與建築。當關鍵的保育與活化問題清楚的呈現之後，除了前面討論的四個規劃原則，由下而上的微更新的介入，也會需要一種由上而下積極介入的通盤策略，制度性的推進解決關鍵的問題。如果鄉村保育的政策是持續的，需要政府積極介入的除了村民關心的對外交通、公共廁所、堤壩漏水，還有河道淤塞對紅樹林生態的影響，以及傳統建築的快速破敗等，都迫切的需要由上而下的協調統籌。

面對谷埔多數傳統民居屋頂的年久失修與漏水，我們知道即將來臨下一步就是木椽檁條的腐爛與屋頂的倒塌。目前的鄉郊基金的補助機制，當然無法也不需要完成近百棟建築的修復改造，但如果我們發展一個簡易的方法，局部修補或換新損毀待修的屋頂，應該可以在短時間內，拯救十數棟或者數十棟具有歷史價值的客家傳統建築，免於因為屋頂的漏水腐爛，造成坍塌後的損壞成為廢墟。事實上，十年前類似的「拯救老屋計劃」就在浙江的松陽縣展開，十年內讓數千棟的傳統民居免於消失的命運。[17]如果我們認同谷埔完整的保留百年來客家民居的演變的價值，採用這種簡單的積極介入方法，可以即時拯救二、三十棟傳統客家民居免於屋頂坍塌的命運，保留谷埔作為客家建築展示的可能。



谷埔分析規劃

如果我們認同谷埔的紅樹林濕地的保育方向，面對谷埔日益嚴重的河溪堵塞與堤壩破裂，導致的海水倒灌與排水不良等水文問題，我們更需要由上而下積極的水文策略，在疏通溪流淤泥積沙的同時控制堤壩開裂，保證清澈水流能持續的注入濕地，維繫紅樹林健康的水文生態環境。類似的積極介入還包括交通與公共設施的改善，除了定期渡船的協調，更應該推進沿岸無障礙步道的拓寬，提供居民及遊客陸路的環保替代交通。我們更應該提早思考，如果谷埔聚落成功的吸引回流村民，未來如何面對更大規模與尺度的建築改造？除了體量與容積應該用什麼管控機制或設計準則，來調控建築改造的形式與材料，符合聚落文化生態的保育原則，而不是新一批過度發展的新界丁屋？

四｜建築、社會與場所

「谷埔願景」的期許，緣於第一次在啟才學校辦的展覽我們團隊提出主題。除了作為海報和網站的標題，「谷埔願景」更是一個目標和村民凝聚共識的期許。逐漸地，「谷埔願景」也成為我們一種探索中的規劃策略設計方法，以及團隊自我認同的標識。希望幾年後，「谷埔願景」留給谷埔的不只是一本研究報告，而是更多改造完成的建築、公共空間、景觀環境，以及具有共識的保育發展策略。

谷埔願景也探索一種建築的社會與建造過程（a Social and Making Process of Architecture)。建築人本的社會性與建造的物質性，是設計的核心價值，因為設計的空間形式，反映了建築所處的文化語境和技術條件。長期以來的香港建築面對大尺度的高速發展，在高度專業分工的體制下，設計的空間形式和社會文化以及建造過程是相對疏離的。鄉郊資金的支助模式提供了建築師，一個難得的機會打破這種疏離，從研究到參與、從場所到設計，以及從材料到建造。谷埔獨特的自然環境、文化遺產和社區的共識，更讓我們的設計成為一個豐富的社會過程，一種場所營造的探索。因為由小而大、由下而上、由點而線的微更新，我們期望規劃策略與建築改造，是具韌性而可持續的。我們更希望這個社會建築的谷埔探索，不只是一個設計規劃實驗，而是一個建築與環境保育與活化的開始。

註

1 對谷埔感到的熟悉，除了基於對新界錦田、屏山，或菜園村、大崗埔等村落的參與理解，更來自過去在華南、浙江村落，以及台灣澎湖等村落的田野調研與設計。

2 谷埔田心的年輕一代村民李雅婷在座談裡分享了她在推廣客家傳統飲食的計劃。

3 靈光（aura）是德國學者班雅明（Walter Benjamin）在〈機械複製時代的藝術作品〉文章中論述的概念，將靈光視為一種非機械重複生產的，藝術作品與創作者在特有的情境下獨特唯一的精神性，具有無法被取代的藝術價值。

4 場所營造的鋪地工作坊參與活動，由團隊成員邱潔詩、馬婕倫策劃協調，邀請李有威工程師等義工老師指導完成。

5 與《谷埔願景》合作安排谷埔導覽活動的，包括香港建築中心、美國建築師學會、國立新加坡大學建築系等。

6 《想像谷埔》為期三週的設計坊，由香港大學建築系王維仁、歐暉、平林美穗三位教授帶領建築設計碩士課程學生，分別於2021及2023年暑期舉辦。

7 廁所庭院的土地幾經協調，在宋煌貴司理多協助下村民宋女士慨然允諾承租三年。

8 生態廁所的設備包括了生物發酵罐、排氣、電控系統等。整體系統的選型與裝置由團隊成員蘇子茗協調完成。

9 見第六章第一節「參與社區」第三小節「從工作坊到場所營造」。

10 宋玉錢在老圍宋宅成長，年長後赴英國工作，多年來懷念在家鄉度過童年生活的老宅，也大力支持香港大學團隊進行廢墟花園保育工作。

11 廢墟花園的牆體測繪由團隊成員梁清柔負責完成，馬婕倫接手後續的圖紙調整。

12 沙頭角荔枝窩村的「匯豐永續鄉郊計劃」在匯豐銀行慈善基金的支持下，進行了十年的鄉村復育。

13 王維仁：〈不只是地域主義：鄉建自述四書十二貼〉，《建築學報》，2018.12:1-9。

14 同註13，頁7-80。

15 Amos Rapoport, *House Form and Culture*, Prentice Hall, 1969.

16 同註13，頁3。

17 松陽縣人民政府、浙江省古建築設計研究院：《拯救老屋行動松陽實踐》，團結出版社，2019。

藝術谷埔論壇

[主編] 王維仁
[執行編輯] 蘇子茗
[版面設計] 邱潔詩、梁清柔、馬婕倫

[書名] 谷埔願景 —— 一個香港村落的建築環境記述
[作者] 王維仁
[章節作者] 王維仁、田夢曉
[章節編輯] 蘇子茗、趙曉旭、朱睿吉
[圖紙] 梁清柔、馬婕倫、邱潔詩、熊雨辰、陳聿珊、朱開元、顏紫悅、鄭麗樺
[採訪] 王維仁、謝維、邱潔詩、馬婕倫、蘇子茗、梁清柔
[攝影] 田夢曉、徐翥、林澤佳、曾文馨、香港大學谷埔願景項目團隊

[出版] 三聯書店（香港）有限公司
香港北角英皇道四九九號北角工業大廈二十樓
Joint Publishing (H.K.) Co., Ltd.
20/F., North Point Industrial Building,
499 King's Road, North Point, Hong Kong
[香港發行] 香港聯合書刊物流有限公司
香港新界荃灣德士古道二二〇至二四八號十六樓
[印刷] 美雅印刷製本有限公司
香港九龍觀塘榮業街 6 號 4 樓 A 室
[版次] 2024 年 12 月香港第一版第一次印刷
[規格] 二十四開（210mm × 210mm）三七二面
[國際書號] ISBN 978-962-04-5606-0

©2024 Joint Publishing (H.K.) Co., Ltd.
Published in Hong Kong, China

免責聲明：
「在此刊物上／任何的項目活動內表達的任何意見、研究成果、結論或建議，並不一定反映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的觀點。」